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八輯
沈雲龍 主編

異

辭

錄

劉體智撰

文海出版社印行

異辭錄卷一

皖省科甲門第遜於江浙然於學問淵源則較為早江
慎修戴東原兩先生在雍乾時代頗開風氣之先咸同
之際文化漸於南服鄭子尹之流學問精湛足以媲美
前修子尹曾受業於程春海侍郎侍郎歙縣人也徽州
一府經學輩出舉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靈
皋劉海峯姚姬傳三先生以文章鳴歷城周書昌編修
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為極盛時代明東東樹稱
姚氏高足弟子再傳而得存莊名節足多後先暉映吳
摯翁就湘鄉曾氏求學於姚氏為私淑講學最久名重

東北為桐城人物之後勁云

都中士大夫口舌尖新喜為詩詞對句嘲弄當時之人
有某甲為陳子鶴許滇生兩尚書所取士陳尚書夫人
薨甲輓詞有喪師母如喪我母之語次年見許尚書尚
書言其夫人久病甲云門生婦當來服事尚書固辭未
幾其婦攜行李來及門許夫人扶病出謝阻弗使入時
人聯云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禍
通商之初士大夫恥言洋務甚或浮詞入奏生國事之
梗蒲城王文恪以尸諫遺疏力阻五口通商和議後人
揣測附會以為彈劾穆相國者非也張文毅是其門人

為之掩飾正理所宜文毅從此遂不理於眾論南昌一役雖江忠烈守禦之功然文毅於時為撫帥臨時招之使來兵餉悉率以聽克保危城楛柱東南半壁論勲業與張許之守睢陽何多讓焉相傳每日忠烈登陴守備暮歸倦甚而卧文毅輒至榻前與之叙語雅量殊不可及乃因一事以誤生平其後竟以微疵褫職當時闖涉洋務為害如此

先文莊幼學於同邑潘小安封翁翁之子琴軒中丞與之同學室文莊小試初不得志中丞早入洋聽穎異於常兒抱大志將為京都之游恐堂上有異言不敢以告

乏貨用文莊潛質衣與之既而幡然改計與之同走行
兩日先祖與潘翁追至稍給資斧訓以多語而別潘翁
贈文莊以言曰小試之文毋深思大力不然既至北京
不能再北潘翁蓋疑文莊慙慙其子出游猶不知中丞
之動議也至京先見李文忠之封翁愚荅侍御而請學
焉游揚於公卿間頗為孫蘭檢呂鶴田兩侍郎所激賞
孫侍郎曰學至於此應童子之試而猶不售難乎其為
廬州府學秀才矣文忠曰殆猶甚焉公知吾鄉應府縣
試者常三千餘人英才屈抑奚止此乎呂侍郎曰劉潘
兩生他日貴顯為吾鄉後起之秀時道光二十五年之

冬也文莊至京在文忠丁未會試之先既文忠成進士
李翁謂吾兒新貴可取資焉是後文字皆就文忠是正
矣

李文忠丁未會試之先辛苦用功只溫熟詩經一部觀
公闡作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二句四書文讀公朋僚
函稿時引毛詩流露於不自覺可以概見古人通經致
用非謂通羣經也苟能通一經用之綽有餘裕若徒誦
章句過而輒忘食古不化何益之有

先文莊與潘中丞初至京小住廬州會館既而移寓城
內東單牌樓觀音寺胡同觀音寺李翁之友湖北宜昌

府通判江陰沈耀鑿者嗣於洪楊之亂陷寇被害其子
即品蓮方伯也是時遣至京師就學李翁使之同居寺
中巢縣周沐三游學北方聞風而至蕭然古廟之中遂
有四友惟沐三為部郎一人之門人不為文忠下其後
亦未達餘則兼師其父子文忠貴後在北洋督署沐三
薦其幼子持函以往稱謂如舊友文忠大怒曰我舊友
中焉有此人其詞不無憾焉然終予以小差足見前輩
崖岸自高而心地自厚兩不相妨

先文莊與潘中丞皆冒順天大興籍應己酉北闈鄉試
中丞獲雋文莊落第二人皆未娶也中丞刻硃卷與肆

中人斷斷計較既畢肆主見其未娶調侃之曰如此精明不知誰家女郎得茲佳婿時先母程太夫人年已長先王父先外祖皆催歸完姻秋試後文莊乃與中丞同歸時道光二十九年當中丞未舉於鄉之先潘翁曾為之求婚於青陽司巡檢巡檢曰吾女不慣作炊弗許聞中丞中式而反求焉潘翁曰與我二百金者吾子與爾婚巡檢不得已而與之適同鄉京官謝夢漁侍御有女未字屬李翁為之相攸李翁曰新科舉人潘琴軒吾知其未娶今歸未知成婚否當函詢之侍御起謝者再及書至而中丞已以二百金嚮為富家贅婿矣相傳中丞

緣此不樂承歡於潘翁前者旬有餘日洪楊亂作蔓延日廣據有三河鎮中丞舉人也不能留於其中潘翁以車自送佳兒佳婦就其岳家於合肥巡檢留婿及女而遣潘翁去潘翁故里中名士豈屑與巡檢較量短長坦然徑歸自乘車之一邊而以一邊載行李復返三河鎮中途過戰區遇寇兵搜檢叱其下曰汝變妖邪潘翁怒曰變妖汝將若何遂遇害中丞因留合肥入團練為報仇計

湘軍之制不收烏合之眾其成軍也能選兵十人以上者為什長十人之選何難之有惟被選者須緩急可恃

之為當等而上之能得如是什長十人者為哨弁能得如是哨弁五人者為管帶營官等而下之為管帶營官者夾帶中必先有哨官五人為哨官者夾帶中必先有什長十人為什長者夾帶中必先有緩急可恃之兵十人其臨陣也什長陣亡其下兵之存者十人悉斬哨官陣亡其下什長存者十人悉斬管帶陣亡其下五哨官存者悉斬由此類推一營全沒則營官應斬一哨全沒則哨官應斬一棚全沒則什長應斬大綱本諸戚繼光兵法變通而行之淮軍因而效之中興後五十年勇營之制不外於此但執法者不若是整齊畫一耳

曾文正始辦團練尚倚武營弁勇塔忠武其餘出者也
以文員從軍臨陣蓋自羅忠節李忠武兄弟始忠武兄
弟先從忠節講學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者古有之矣
上馬殺賊下馬講學蓋未之前聞忠武歿於吾鄉三河
鎮相傳賊兵大至忠武聞之大悅曰愈多愈佳將聚而
殲之公於是役埋輪繫馬慷慨捐軀固足以使當時懦
夫立志然屢勝之餘掉以輕心有取敗之道焉

鴉片戰役之後國家軍力情見勢絀英法和議未定而
未嘗一日忘中國輒於海外作眈眈之虎視伺釁而動
國中徧地皆寇無一完善之區亡可計日而待其所以

轉危為安成中興之業者固由湘淮軍將多出儒臣不
欲更姓改物致起長久之內爭抑亦八旗將領猶有能
者故也塔忠武材武過人未嘗獨當方面僧王將蒙古
鐵騎馳逐中原可謂勇矣而計謀不定故無成功之望
其絕倫超羣者惟忠武公多隆阿自武昌九江而入皖
境百戰百勝之師卒以意見不協移軍陝西譬如驅虎
入穴而使之鬪何以能盡其才圍攻盤屋受傷身死惜
哉入城之日公卧不能起劉霞軒中丞往視公聞其至
移面向內而不與語未幾而卒

李文忠為編修時以文字自喜恒為呂文節草疏言事

時人弗之奇也洪楊得武昌順流而下沿江戒嚴安慶
續陷聞於朝文忠方在海王村書肆中遇同鄉某君謂
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務也文忠感念
桑梓之禍過文節憇憇上章文節即令其代製而允具
名焉文忠歸緝檢書籍審察時勢慘澹經營而得長篇
書成已深夜幸居距文節宅不遠使人持往不至誤翌
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過午當時京朝官不得見
本日朝報心念昨事駕車往見文節及門聞合家哭聲
如有喪者登堂文節自內跳而出曰君禍我上命我往
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是日文節召對上大哭文節亦伏

地哭其後文忠和何蓮舫詩中有追愴同胞烈士魂指
文節也又曰諫草商量扞吾圍伏蒲涕泣感君恩記是
事也

文忠從文節至皖等於徒手官軍見寇即走屢敗不振
鄉勇烏合不堪一試文節以客官更無能力應敵駐守
舒城聞寇將至議守禦文忠與馬封翁在廬州辦團練
老僕劉斗齋久役於封翁京廡中時隨至舒城見事日
急密引文忠至僻處告之曰若輩死耳無可避免公子
何為者獨不念老人倚閭而望乎文忠悚然問計劃斗
齋曰馬已備急馳去而免其後文忠有田百頃在英霍

之間命劉斗齋之子某甲為收私租十年無所得召往問之某甲呈簿不敷出須益以三千餘金出入乃能相抵文忠怒以足蹴之亦不之罪也

鴉片煙之役英艦入長江據鎮江時揚州為鹽商聚集之處因承平日久倏聞兵事驚懼異常有江甲者素與英軍中譯人相識獻巨款乞免英軍許之迎至揚州設宴款之而罷頗得眾譽有江善人之稱及洪楊南竄取金陵下鎮江鹽商狃於蒲騷之役復使甲往寇軍首領偽許諾甲如法接待筵席中伏甲盡起縛甲殺之遂踞揚州

戲劇最足移人而作偽亦易三國演義章回小說宋稗
之下來而賈豎牧子無不津津樂道則二簧西皮之力
也漢距今遠猶云無考有目前之事亂人耳目者莫如
張嘉祥娶親一節忠愍夫人桂林人忠愍少為盜一日
為村堡人所擒夫人亟馳至叔之以歸人無敢動者復
從至金陵江南大營未潰時忠愍遣歸屬鄉人參將李
某送之里中故無家以五千金付置第宅給衣食臨行
拔一齒授之為別曰予必戰死恐骨不能歸它日可以
是葬其語洵烈丈夫也夫人既自江南還築室於羊峽
與侍妾五人居會當受一品夫人封誥詔將至謂參將

曰諸妻與予同事今予受封極品彼不得沾恐快快多不懽若讀詔可口增某氏某氏也新興高明等縣有嘉應客民屢與土人鬪避難者多入羚羊峽道饑相望夫人常貸金散之忠愍殉國尸覓不獲夫人以所拔齒葬觀此則忠愍夫人少年結髮曾與共患難忠愍故後能盡死葬之禮如戲劇所云豈非杜撰

旗人於朋友之際親如家人骨肉平時往還主人主婦同出見子女侍側遇有吉禮雖非親屬而與叔伯兄弟舅甥無異凶禮則人人白服適合古人同爨總之禮桃花聖解盦日記譏官文恭在武昌其妻之死官吏皆白

服送喪因舉拜經文集為妾服總議謂在阮文達兩廣督幕時文達有愛妾死而以此獻媚按同爨尚總妾於何有是不知滿俗且未能盡通古禮也且官文恭鎮武昌與胡文忠為契友在其籠絡之中相傳文忠太夫人撫官妾為義女每在撫署太夫人待之真如己出妾視文忠不啻手足因是文恭遇事推崇督撫若為一體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果建殊勲而平大難此又文忠經權互用之宜非腐儒所得能揣測也

胡文忠之才為中興諸賢之冠曾忠襄率軍東下知兵之士多慮後路之孤文忠勗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

兄不談陰陽弟多迷信頻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時日頗以為苦思效其兄以自疎放不擇日徑出果遇黑然神於途責其不循故轍弟曰吾從吾兄奈何獨當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陰陽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違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舉事往矣行見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撫任與官丈恭交惡李文忠聞之輒舉前言以為笑樂曰是太懵懂矣

科第時代重師生之誼李文忠公出福元修中丞門下洪楊亂中文忠免於舒城之難歸鄉隨封翁治園練事出創舉不免募捐鄉人為之揭帖云翰林變作綠林未

幾李翁以憂卒或云自殺李翁體肥會當夏令輒痛飲且露宿於外無疾而終故云然文忠和何蓮舫詩有句云錦囊未敢忘三矢蓋篋何曾有一錢蓋記實也是時文忠益不得志福中丞時為皖撫乃往依之中丞惟倚總兵秦定三鄭魁士兩軍以互相猜忌而敗中丞錫級去文忠入曾軍乃得大用其後中丞任烏里雅蘇臺將軍失地奪職文忠為叙前勞還原銜文忠治軍不使諸將和睦預防其協謀為主帥害似傳中丞衣鉢文忠常述中丞之言曰時時以不肖之心待人似此口吻足以知當時治軍之法我軍之終以不振胥由於此然武人

之不能攬權亦由於此未可厚非之也文忠末年居京中丞如夫人猶在每歲首文忠親往叩拜如禮猶不忘本鄭魁士卒文忠為之請卹重舊日同寅之誼也

先文莊以孫省齋方伯之薦入張文毅公幕中一見以國士相推許庚申之前一歲特令入京辦報銷兼應會試期以大用於世文莊生平於文毅舊誼始終不忘云公先以言事失職僑寓紹興未幾有辦理徽池軍務之命是時皖南之寇築蕪湖石壘為巢蔓衍池郡而江右廣饒之寇方熾勢欲相連徽郡適當其衝嶺隘重疊村落殷富故受兵尤亟浙江大吏以皖南為浙省藩籬徽

寧為入浙門戶故不分畛域遣兵濟餉力保徽寧先後
令徐觀察榮石觀察景芬晏廉訪端書至徽經畫軍事
猶恐未盡善最後乃奏用公公以五年五月十日至徽
時寇據休寧郡城危急公輕騎由昱嶺闕馳至指揮各
軍復休寧黟縣驅寇出羊棧嶺復嶺外之石埭公以為
守徽惟當守嶺嶺防既固民自乂安故令周天受築壘
守之於是招集流亡和輯將弁訓練士卒撫卹瘡痍誅
勑姦惡護持善良設立釐卡勸諭捐輸數月而人心大
和軍實漸振兵屢出而不擾財樂輸而無怨實始於此
公善用人而重籌餉先由浙江供給改撥江西又不時

至惟以忠義激勵將士人咸樂為之用常有事瀕於危以調遣得宜而轉為安者四焉六年三月江右之寇分為兩路由祁門婺源進逼郡城公倉卒率親軍出城安營收集前軍潰卒兩日之間軍聲大振禦寇潛口敗之九月寇大股由黟休寧入公列營七里亭督江周兩軍大戰五日寇敗遁七年五月景德鎮之寇由祁門休寧間道至公調集諸將擊走之十年二月池郡之寇由涇旌太以陷績溪直逼郡東公出城督江鎮軍乘大雨塵戰兩日擊退徽郡四面受敵嶺路分歧不能禁寇之不至至而有以待之不能保城之不失失而旋即復之不

能必戰之不敗敗而有以持之四境之內農商不失業
庠序不廢學留心民事用人各盡所長部下江長貴周
天受輩由偏裨而為大將吳曰富不理於鄉特為滄被
張奉忠唐仁廉自拔來歸任以將領咸著忠節而建功
名鄰境有事均視如己事無異先是江右廣信之寇由
衢州趨金華已急令王恩榮往援又使江長貴周天受
繼往浙省獲全晏中丞奏云保浙之功推為第一非溢
美也十年間所部勁旅悉調赴浙江僅留楚軍蕭輔臣
及新降韋志俊之軍其勤於王事不分畛域如此戎事
之暇培植士林已未思科特為奏請借浙闈鄉試學使

邵公亦得舉行院試皖南士人至今頌之公守徽始終
五載有餘支持危局不遺餘力十年春江南大營潰敗
蘇常淪陷浙撫欲招至浙共辦浙事公以未奉朝廷命
弗肯行及秋有言官劾其不職公即叙摺自劾奉旨內
召時曾文正已任兩江總督兼辦四省軍務以徽事交
李元度接辦八月二十日公去徽越五日徽郡陷周天
受及皖南道福咸知府顏培文宣城令王乃晉皆死之
徽郡之遭禍酷矣以張文毅之綢繆五年而卒不終受
其庇殆有以取之先文莊在戎幕身親其事時楊濠叟
亦在幕中文莊會試房師濱石先生咸豐壬子一甲二

名進士官太常寺少卿久直南書房與濠叟為兄弟行在會榜之前不之知也然同寮極相得濠叟之言曰徽郡之禍未有艾也郡人喜傾陷尚財利其言利也雖父子兄弟間必析及毫芒自謂不苟且餉捐之數雖多皆迫於勢而國家之官階庠序之學額紳董之優叙猶足以相抵未見有慨舍其資不責報而為德於鄉里者宿師數萬先後六年軍營成市籍之為利者甚厚軍中所領之餉仍靡之於徽故徽郡名為匱於捐輸實則增其居積蘊利生孽一朝潰決將不可止未幾果有庚申八月二十五日之事濠叟之言驗矣

花鼓會賭錢戲也今上海盛行謂之花會害人至死不可勝計實出自徽土人疾之謂之花燈盞與閩粵之花會畧同得萬者以一贏三十愚人以為失僅一而得則三十也爭趨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難之勢也業此者欲人財之聚也偶露其倪時令獲中故忻羨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於績而盛於歙山村水竭設壇場聚游手隱屏而為之報信者謂之走水交馳於道數十里內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鄉民靡不染其習婦女在深閨憑走水代射或暮夜乞靈於淫昏之鬼富者喪貲於無形婦女迷惘失志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親戚朋

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風俗大壞其最著者曰吳老銘
即吳曰富績人也自名豪健不吝於財棍猾附之窮困
之士亦從之惟紳富之慳鄙不能飭其子弟婦女者疾
之如讐揚言其謀逆於是郡守達秀擒而置之獄至粵
寇逼嶺議募勇集團徽人恇怯且吝嗇莫可與計事者
有潘學陶者以全家具保請於郡守而出之紳富恟恟
騰謗而寇已破祁門至黟邑吳出獄即號召其人數千
成軍出禦驅寇出羊棧嶺有功謗稍戢然花鼓會不能
禁也至咸豐乙卯春浙江所遣之徐觀察榮禦寇死難
都司江長貴受重傷吳老銘之勇敗散而郡城失守郡

人程葆以新授廣東肇慶知府道經浙江浙撫奏令回籍辦團吳老銘之散勇暫歸之迨張文毅至一郡人疾吳如疾寇恐其復用文毅面諭之曰爾之子弟婦女何不自教飭而怨他人乎吾聞吳尚能率勇禦寇不若鉅富之惟以饋獻為事也郡人語塞乃復錄用之令其部下禁絕花鎗蠱吳雖粗材頗義俠財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謹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卒不擾民殺賊奮勇紳富漸與相安不復騰謗而花鎗蠱亦遊息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己擢副將死之日惟一故妻守喪子幼家無餘財

徽郡四面嶺隘嶺內山路崎嶇百道歧出善防之外兵無由入實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門之大洪嶺邑令唐治賢吏也忠義奮發繕守禦得士心祁邑向不修城修城於西鄉不利寇逼嶺外議築城以守紳士洪小蒙等集其事鄉頑程獅者執不築城之說與官紳為難率眾毀洪小蒙家拆城牆二級唐令怒擒而誅之獅妻哀麻赴安慶泣訴於寇帥請兵遂導之入嶺於咸豐五年二月破祁門唐治及巡檢鍾善塘死之

粵寇據安慶又據太平府築蕪湖石壘而守之游弋於池州諸屬其剽徽州之富饒久矣顧限於嶺隘不知路

徑不敢遽入既徇程獅妻請入祁門又至黟境為吳曰
富即老銘之勇逐出益知嶺內路徑虛實黟人平日素
賈於省城寇據省城黟人之賈如故與寇甚習導寇入
黟之羊棧嶺而為之居間黟富集鉅貲以饋獻斬免淫
擄已而寇受饋獻仍淫擄遂破休甯入郡城皆不免於
饋獻實無救於事也及張文毅初莅徽令助餉勸捐者
猶以此為藉口富戶始有所愧懾而不敢抗商賈嗜利
不恤其鄉紳富戀財乞憐於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
而死者信矣

石詠齋觀察景芬以御史簡知府丁憂起復過浙時上

海奸民倡亂戕官據城逼近浙境巡撫黃宗漢知觀察之能即令率兵會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之師復滬城咸豐五年二月粵寇陷徽州浙中大驚蘇撫何桂清急遣觀察率滬上得勝之師取徽州授金華府知府四月寇復入徽連陷休婺黟祁浙撫又遣觀察赴援並奏請張文毅督剿連復各縣驅寇出嶺時侍郎沈兆霖奏請暫設皖南巡撫部議改安徽寧池太廣道為皖南道增設皖南鎮總兵得會銜專摺奏事文宗嘉觀察屢著戰功特授為皖南道以江長貴為總兵同駐池太之間與張文毅協力防剿圍攻蕪湖石壘以斷寇江上往來之路

攻青山失利方謀再舉何桂清遽劾罷之觀察為人彊
直自遂好文愛士待若子弟遇時俗之士則嚴肅峻冷
不稍假辭色見上官直言不遜人多惡之是以被劾張
文毅初至徽練勇五百人以杜時升為之長左右無他
將才也觀察慮兵單文毅并所練勇與之愛護如此竟
不能用盡其長文毅惜之及觀察既劾去鄧介槎觀察
瀛繼為皖南道勸率士民同心禦賊任用能吏袁青雲
為宣城令近與留防之鄧紹良和衷共濟而遠聯徽防
與文毅互相聯絡浙撫晏端書其會房所取士也深知
徽甯為浙省西南蔽障故取求必應故七八兩年強寇

壓境卒能自守民困稍蘇自胡興仁為浙撫以為浙中
自謀不暇弗為鄰境調兵籌餉浙吏又視甯臺為利藪
候補道許垠營得之而餉不時至主客交訐時鄧紹良
已戰歿代者鄭魁士魁士尚氣以餉之不繼恨甚參奏
浙撫所用非人得旨鄧觀察解任許垠撤糧臺差交總
督何桂清質訊旋以福成任皖南道浙省以孫省齋觀
察代許垠併請罷鄭魁士而代以周天受未幾浙撫胡
興仁去職楚藩羅遵殿代之屢經更張事益棘手不可
為矣先文莊在徽營久見鄧觀察所致文毅手書月必
數至爾雅懇摯計畫多中事情藹然仁者文毅心折焉

每得書必歎其忠恨不與共晨夕旋起旋躓固屬不幸然奸詐庸劣之徒亦未有幸免焉者死生成敗固時與命為之也

李新塘太守純由進士授編修陟卿貳為奉天學政以言事降調出守九江迴避為徽州府與林君廷選對調四年春粵寇擾徽太守適至崎嶇軍旅間郡城空虛鄉勇恣橫花會盛行為害歛休績三邑最甚餉無所出捐無可集紳富袖手士民騰謗太守以清華之質處此境地如墮塵網悄然不樂張文毅至徽太守為翰林前輩求謝府任他事惟命文毅乃與要若能任糧臺者富為

請於督撫乃得開缺而林廷選復任云太守之解職也
人咸目為畏憚不嫻吏治太守但聽之及至專任糧臺
厲精為之黎明即起率屬綜核庶務竭力奉公發付各
營調劑緩急均平和協無不悅服其治文書雖冗繁雜
選一覽不再視而曲折洞然過時能誦莫不驚服私財
用之不吝一涉公歛無絲毫苟且洞察物情下不敢欺
治事二年餘積勞成脾洩病七年秋卒於徽州所任用
者沈鳳才沈起鶚程亦陶等皆著能名

沈鳳才字五樓富塗人以貢生為績溪訓導敏練多能
洵保直隸州知府銜文毅離徽鳳才即入都謁選選甘

肅階州知州履任後適粵寇啟逆川寇蔡二順同時竄
陝路過城陷殉難沈起鶚字薦廷石埭人以浙江縣丞
隨晏中丞來徽留派糧臺練達誠篤同列倚之補浙江
海鹽縣知縣程亦陶後官浙江知縣先文莊在徽營自
太守以下諸君皆與共事故知其詳

張文毅再起先至廬營見福元修中丞往臨淮見袁午
橋統軍袁故親家也途中見統軍所張告示而美之知
出顏博洲培文手遂乞於統軍延入幕府文毅倉卒受
事左右無多人惟先文莊與楊濠叟顏博洲王慶三等
諸人慶三司雜事濠叟司文案其軍務則惟文莊與博

洲任之行至昌化招勇五百人博洲坐昱嶺關口執冊
點之而入至徽郡駐新安衛署時文莊與濠叟博洲同
住廳事旁事無巨細無不聞知文毅於清晨起治事見
屬官紳士諮諏籌度送客出即入廳旁令辦所言事有
時同客入謀議盡善屬稿畫諾發行不踰晷刻也濠叟
通說文善篆書學問為一時儕輩之冠博洲於事敏捷
詳練策窳郡餉事條舉一歲之出至纖至悉上之文毅
請函告皖南道鄧公商之濠叟笑謂博洲曰吾輩行與
君別矣博洲愕然濠叟曰此函去鄧公有不傲君為助
者乎既而果然博洲握篆未久窳郡失守未幾克復仍

署府事久之即真十年八月寧郡再陷死之博洲在郡
任用能吏袁青雲為宣城令上承鄧公之教粵寇逼境
悍將鴟張君調和其間支撐數年民兵相處不致決裂
其心力良苦卒無救於城陷則時勢為之也

孫鏡潭太守成鑑以吏員升補貴池縣知縣當道光年
大江南北縣令之所倚者曰南漕北賑浮收之弊猶取
民之餘賑則攘民之不足捏報災數領款抵虧以救百
千萬饑民之資救一吏之家上下視為固然此亂前之
積習也皖省之池屬於前歲困於水太守令貴池遇水
將成災先至各鄉遍查戶口分上中下造冊核定賑數

白大府請賑賑銀既至以銀數曉示境內按災冊所列各鄉饑戶分銀喚鎔工鑿銀分包標明發某鄉某董分賑隨將饑口名數賑銀兩數某董名姓限某日發完書榜給各鄉張貼十日而事畢凡因賑事所用置冊登記開銷即申報撫藩大吏嘉其速為發續賑銀三千兩因其實惠及民也至粵寇擾江介池州府陳源亮在廬州殉難大守以貴池令兼攝府篆張文毅時在徽來謁且以一冊呈覽視之則池郡紳士之賢否商民之貧富宿棍之出沒并與粵寇相通民間隱事無不畢載其盡心民事如此

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講學之友也李翁故後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軍觀文正手書日記視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賤日無殊乎眾固不足異祁門之役張文毅投劾去文正將之徽州受代幕府諸人咸尼其行而今次青方伯往未幾果敗文正疏請治罪眾爭之力不可乃以去就爭文忠辭曾營而就其兄勤恪公於江西某知縣任所途過益陽胡文忠軍見之且告之故益陽曰君必貴然願勿離滌生君非滌生曷以進身對曰吾始以公為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歸廩束裝將行益陽之使適至挽之回不

許強而後可留飲數日絕口不談前事盡歡而別文忠
在江西簡福建遺缺道阻兵進退維谷聞文正克安慶
馳書往賀文正報書云足下行踪亦頗突兀昔祁門危
而君去今安慶甚安而不來何也前輩口傳如此與今
本曾集微異文忠得復遂回曹營文正特加青睞於政
治軍務悉心訓誥曲盡其薰陶之能事時先文莊至皖
見文正文正稱為皖北人才著之求闕齋日記曰氣象
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見文忠文忠曰吾從師多矣
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
雖尋常贈遺之物使幕府皆得見之且詢其意是時或

言辭或言受或言辭少而受多或言辭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於彼眾人言畢老翁皆無所取而獨抒己見果勝於眾然後心悅而誠服受化於無形焉未幾文正薦文忠為蘇撫飛皇騰達盛極一時勲業幾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繼文正督直新舊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談笑極樂文正謂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賴汝繼汝才勝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為我所薦也祁門之別益陽來書云李某終有以自見不若引之前進猶足以張吾軍今思其言驗矣觀此可想見曾公之雅量胡公之遠見李公之奇氣而三公遇合之跡亦可畧尋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縣署中一日遇九華衲子於友人所善相法見勤恪曰貴人也不十年當任方面繼見文忠曰貴不可言令兄之貴胥由於公歸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贈以貲再詢其詳則已行矣及文忠入閣辦事居賢良寺九華某寺僧至京請藏經余家僕媪輩多為九華舊香客素與寺僧習賣緣而至文忠所為之求書公呼寺僧至問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諛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薩化身也文忠樂甚親為灑翰且命賢良寺主持僧為之上下闕說得早領經以去左文襄勦業以幕客時為始文襄在軍距曾軍數十里

程間日跨馬而來文正輒盛設饌食以待謂大烹以養
聖賢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談入座則杯盤狼藉遇
大塊用手擘開恣意笑樂議論風生旁若無人偶與辯
勝張目而視若將搏噬之狀稱人必以其名惟於文正
則敬之稱字一日言事有異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鳴
高與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對曰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
有何曾以名對字偶一呼名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也李文忠時在文正幕輒不相下曾軍湘人為多值彭
剛直來謁譏評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剛直尊人久任合
肥青陽司巡檢文忠反脣相稽剛直遂用老拳文忠亦

施毒手二公互毆相扭撲地座客兩解之乃已文忠與
文襄剛直始終不協今文忠朋僚函稿於捨事言及逆
首張總愚執云太冲非其對手於西事頗責其誤國甚
於崇厚喪地文襄家書詆淮軍等於捨匪讀者殊以為
己甚不知二公時宣於口較之筆諸書者為更甚而覲
面之辭則其尤也蓋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為道
湘軍自講學而起修道為教不免有許多勉強之處至
於道之大原則一也

虛報戰功為隨營刀筆之慣技匪特不肖者為然也雖
賢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議函稿電稿之屬當

時抄錄早自分類所謂吳軾翁編者特已然之蹟耳而事後刪潤之處頗有端緒可尋同治間邱抄文忠疏稱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豈小故也哉當文忠未至蘇時曾文正置於乃弟忠襄軍中一載練習軍事嗣後文忠謂人曰吾以為湘軍有異術也今而知其術之無他惟聞寇至而站牆子耳蓋時時設備乃湘淮立軍基礎固異於文忠初辦團練時專以浪戰為能也及陳報軍情軍中幕客令文忠秉筆一揮而就時主稿者為半通之學子閱之不以為然大加刪改文忠貴日輒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謂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蓋文

忠之文素有奇氣難免有鋪張之處不通文法者或反以為近於虛報致成笑柄耳

道光末年時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後好為大言訾北人之無學某君得高第輒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輩冒籍者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約中式之後不為出結會試潘中丞應道光庚戌科會試文已入選因詞氣勃發為房官某所指摘疑非冀土人士手筆乃黜中丞自是憤不應考次年先文莊納粟入監讀書登辛亥科北闈鄉榜嗣參張文毅公幕於徽州粵匪事起以道途阻隔屢誤會試之期而不往至庚申始成進士時中

承方領鄉團與賊戰聞之不覺淚下當時重科舉學者於進身之階猶知慎之如此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先文莊庚申會榜同年生久館故尚書肅順家待之厚庚申殿試肅順方握大權素愛才以大令為國士必欲得為狀元試前密詢之曰子書素捷何時可畢大令曰申酉間其可至日屬託監試王大臣於五句鐘悉收卷以工書者必遲未訖則違例列榜末大令可必得第一然事出意料之外未滿卷者多至百餘人概置三甲大令竟在其中而仁和鍾雨人學士素不以書名竟擢一甲第一名大令先以己未會試

中式覆試出韻置四等停殿試一科至是朝考又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其出韻皆在十三元湖南王湘綺嘲以詩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說者以為有時運焉先文莊不重楷法會試中式以後前輩見其卷楷勻整輒許曰可望二甲故事殿試前十名原卷進呈御覽傳臚之日必親往聽命或幸而移前不然以違例論亦置三甲末劇中言有陰德者始或屈辱已得第而猶未覺忽聞報到舉室生輝故作驚人之筆以為快然其次第輒言皇榜第八名以一甲第一至二甲第七之前十名不能追後始知也演劇雖戲事編者點綴成真苟出乎

例外則近於兒戲無人信之矣庚申臚唱之日因文莊自揣不在前列偕友出游西山歸而往詢正二甲第八僅差一間免至三甲末亦云幸矣

勝保頗有戰績然擁兵養寇為自固之計與漢唐季世將帥同一惡習幸當中興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輩出又皆儒臣統兵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營之劣而無以逞其奸遂為士夫所不齒尤其罪狀昭著者業經建問治罪之時仍以疏請垂簾自居擁戴之功膽敢上章自訴為嘗試之計給事中趙樹吉請速誅之御史吳台壽乃其黨也為之申辯甚力御史劉其年旋劾台壽欺罔並

及其兄山東候補道吳台朗黃緣肆惡同治二年四月
俱奉旨褫職軍政為之一肅劉侍御疏為南皮張文襄
少年手筆是歲文襄舉進士廷試第三名始露頭角
湘淮軍外豫尚有宋忠勤之毅軍張勤果之嵩武軍皖
則自鄆以下矣英果敏部下如史繩之中丞程從周軍
門牛師韓總鎮皆著稱於時論其功績尚在若有若無
之間軍營習氣賊去則虛報戰事果敏所當者捻匪行
踪飄忽無定其擊走與自走本無分別幸未逢勁敵得
以功名終亦云幸矣

英果敏任合肥縣時倚鄉紳解某渾名解五狗子者治

官團同時李米臣方伯率西鄉諸圩治民團實為淮軍之先導官民分兩黨各不相下李部健將其後有銘盛樹鼎四軍隸李文忠公麾下同時鄉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從泊先文莊出為將始招至軍其著者曰解先措曰解向華皆戰死曰黃桂榮以傷廢曰吳武壯仕至廣東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廣東高州鎮總兵曰葉志超仕至直隸提督功業盛衰則有幸有不幸焉

張靖達與弟勇烈居於鄉粵寇過境鄉人咸築圩練兵自衛寇眾大至悉眾入堡以死堅守賊不能久留於小

邑往往為所拒退寇去追殺每獲輜重俘殿兵以論功
邀賞有名於時同時有周剛敏武壯昆仲及劉壯肅之
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軒中丞為贅婿於青陽司巡檢
署隨至廬州府行無所歸因從李采臣方伯辦民團所
謂吃大鍋飯者也

淮軍自團勇起寇至則相助寇去則相攻視為故常葉
曙青軍門時為解家將每戰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
羨甚解慰之曰汝戰若再提吾為汝致此乃奪而與之
既而知女與張靖達昆仲為中表妹公然不懼惟不通
往來而已軍門既通顯復為姻婭如初

援蘇之師早有動議是時鎮江上海兩處一省中較為完善之區未決何途之從主將人選亦不能定先是益陽胡文忠為曾文正謀曰用李氏兄弟中一人為兩淮運使以攬鹽利益陽意中猶惑於馮子材之言重在鎮江也及李文忠虹橋之捷文正聞之喜可知也復文忠書曰昔見君行楷以為必貴胡文忠以許負相人法亦謂君必貴今果然

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來歸妻子皆為寇殺京戲中鐵公雞隱指是事而以張忠愍當之忠烈反正之後戰功雖著當是時湘軍之鋒甚銳雞犬皆有昇天之望客籍

混入其中頗難出人頭地適李文忠率淮軍東下求將才於文正忠烈為桐城籍乃以其軍隸焉且勗之曰江南人愛降將張國樑不置汝往又一張國樑也湘潭郭武壯為忠襄愛將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長頗有謗言李文忠常戲曰某與某爭功歟抑爭風也旋請於文正以之自隨華陽楊忠勤不得志於寔軍鮑忠壯與李文忠同以羈旅在湘軍互相引重交誼頗篤援蘇軍起薦忠勤往文正又以親軍二營佐之當時所謂贈嫁之資者是也其後程軍獨樹一幟郭楊二將先從文忠介弟季奎觀察為裨將既而與淮將銘盛樹鼎四軍

合力排觀察去諸軍皆自立不相統屬論者常哂之曰
銘盛樹鼎猶鳥也而無翼今得郭揚以為之翼於是乎
飛矣湘淮蟬蛻之形始此

泗涇之役寇眾倍蓰於我程忠烈之軍困於中敵圍之
數重未幾援軍四面大至內外夾擊大捷四江口之役
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為稍異兩役士卒曾陷於
圍中者厥數無多其所以能支持許久以待救兵者未
始非鄭國魁之功國魁故為梟蘇梟皆廬州籍是時多
從寇與之相習本無決鬪之志寇將渺視我軍之微薄
可不勞而獲督戰亦不力古人所云一可以敵十十可

以敵百百可以敵千千可以敵萬萬者胥有所以然之故
非盡一與一相當不兩立之情也

李文忠與先文莊舊為師弟文忠奏調至軍疏曰劉某
沈毅明決器識宏深與臣為道義交十有餘年深知結
實可靠該員去冬由安慶經過督臣曾國藩一見大加
器許謂為皖北人才臣今統軍來蘇曾國藩允為奏調
臣營學練軍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請可否飭赴臣營
酌量委任上許之觀此可見平素之好然觀文莊在淮
軍與文忠意見殊不能相愜曾左二公反時露招致之
意江浙肅清後文正擬令統老湘營東捻平後文襄擬

奏保為晉撫皆辭勿就文莊常曰老湘軍已成之局晉省偏西之地是時無重要軍事不能舍易取難云

淮軍與寇先戰於上海三戰皆大捷威聲甚振進規蘇州程忠烈率開字營向崑山一路李李荃觀察率大軍與周氏昆仲盛字營向太倉一路銘鼎樹三軍人數無多駐浦東防浙寇備後路先文莊募軍征浙西方集兵力未任戰事是冬常熟寇將駱國忠國孝兄弟皖籍也以常熟福山降李秀成集江浙兩省寇眾圍攻常熟不下別遣兵自江陰復陷福山絕其通水之路文忠以常勝軍配先文莊載以輪船三艘溯江往援當是時華爾

已去戈登未來統帶未得其人叫囂不聽今歲終中道而還文忠患之適潘琴軒中丞及劉壯肅張勇烈三人至滬賀新歲文忠令各分兵千人趣救使黃武靖率淮陽水師翼之以前進文莊仍護之行登陸集眾議攻取壯肅曰賊脆弱不經戰直前搏擊擒捕鼠輩耳中丞曰取福山守兵易禦常熟援寇難不若翻牆子之為便翻牆子者先築一壘守之再前築一壘移後壘之兵於前更調兵守後壘如是者迴環不已直向敵壘而進立於不敗之地古所云步步為營者是也壯肅曰吾當援寇中丞曰公戰不勝吾屬危矣壯肅曰吾不克援寇而能

歸見公耶乃戰常熟援寇果大至壯肅敗退寇出鼎樹
兩軍後沿湜漫野而來兩軍屢經大敵雖腹背受攻殊
不懼怯勇烈奮身出戰肘中流矢督兵益力禦文莊自
與潘中丞並馬率健兒數十騎由敵兵密集處衝出方
離敵營中丞一僮墜馬大呼中丞畧駐馬足迴顧叱曰
上馬乃挾之還遇壯肅於途作蹲地喘息狀文莊哂曰
省三胡不打壯肅曰打一箇鳥此合肥土語也鼎樹兩
軍皆自圍中拔出故死傷獨夥寇多相識亦調自浦東
防地與官兵遇輒唾曰奈何復遇於此未幾戈登率礮
隊至轟福山城傾一角寇驚懼遁我師追之至謝家橋

福山常熟相距四十里此其中道也寇忽築營牆我軍
畧頓亦自為壘夜使人探則牆僅一面作新月式為掩
蔽逃歸之用寇已盡走探至常熟止則數萬之眾一時
皆走寇眾微自江浙各地時左文襄在浙連克各城寇
不得不還自救觀此乃知曹文正督辦四省軍務以左
文襄援浙李文忠援蘇沈文肅撫贛同時並舉使寇首
尾不能相應乃善策也是役諸將同里閩皆能同仇師
克在和故能以少擊眾而獲成功

張勇烈以勇著靖遠善謀相得益彰當團練時常隨官
軍追寇於太湖寇忽反攻為所乘勇烈大呼曰吾兄若

弟吾輩將束手就縛乎從吾者來乃馳入寇軍決死以
鬪寇走避乃反敗為勝福山之役劉壯肅以斷寇援兵
自任既而不能我軍半陷圍中勇烈大呼如前未幾中
流彈是時先文莊盡護諸軍而行文忠奏報中皆言據
編修劉某函稱當倉卒之中漏未之及勇烈終身以為
憾云

李季荃觀察軍至太倉寇將蔡元隆降居間者為吾鄉
黃某元隆要索另編成軍給都守千把等職且切詢事
上之道黃某以拜門勸元隆曰拜門奈何黃某曰汝有
物則獻之汝有財則與之元隆曰如是焉爾黃某曰諾

次日官軍以賞賚之冠服往使黃某齎至寇營見甲寇戲以頂戴強加於乙寇之首乙寇棄之於地會丙寇經過觀之又擬起欲試諸丁寇丁寇逃走不受其餘之寇競取冠服互相戲謔畧無誠意黃某貪利忘害自鳴得意歸弗以告至受降日觀察整隊出迎至一箭之遠聞敵隊中有人遙謂之曰但患汝逃耳始知其異而敵已殺至措手不及大敗奔還寇自後尾追士卒死者七八觀察左右之童子軍皆幼弱未成年從不給餉是役死傷略盡器物遺失無算文忠聞報調開字營軍往援令先文莊監戰文莊馳抵太倉程忠烈甫至促之進擊忠

烈曰李觀察已不能軍我隊伍未齊集不敷分布且宜
有待文莊曰李觀察雖失利自將弁以下恥為賊所賣
急於一試足當一路願公勿疑忠烈許之翌日攻城寇
甫接戰即遁遂克太倉先是程忠烈致李文忠書言李
觀察軍死亡四五千人文忠見文莊而問焉文莊笑曰
殆有千百文忠調侃其弟曰或言四五千或言千百是
大敗也不可諱飾觀察退謂文莊曰吾未向公乞燒埋
銀兩何誣至此文莊曰如其為誣則言四五千者大誣
也言千百者小誣也吾今小巫見大巫矣吾家與李氏
世有交誼文莊與觀察少同學於李封翁一日觀察襲

抄舊文為封翁所知呼之前至將扑責之文莊亦隨至而為之請會封翁有客來乃免之觀察與文莊夙相好戲狎無忌故問答如此

太倉捷書至文忠讀之喜謂文莊曰殺寇數萬人可以償吾將士之命矣文莊未答文忠復問之文莊曰吾方思所見吾於南門坡下見一寇逃未出死於途他無所知不敢誑報文忠笑置之蓋軍營報告本不足憑敗後鋪張勝事為免罪圖功之計尤為憤技亦文忠所明知也其後湖州之役文莊身當前敵不肯輕戰俟後路軍隊布置齊備無隙可乘始進兵攻城寇先棄城遁李質

堂提軍尤之曰公若早發一礮即可報捷於此可見當時習氣

八降王既誅寇黨驚擾與官軍混戰奈渠魁已死如蛇無首不行乃應手而滅士卒乘勢劫掠滿城大亂文忠呼程忠烈字責之曰方忠汝自謂紀律佳今若何忠烈騎馬出門游行街市欲以定眾遇其部下營官行於橋上左右手各携一婦忠烈愧極下馬憑橋欄呼曰吾投水死矣營官急挽之且長跪謝罪乃已

蘇城劫後古書舊本悉歸丁雨生中丞持靜齋而以殿板十三經廿四史九通佩文韻府淵鑑類函駢字類編

全唐詩文之屬悉輦至李文忠處中有碑單張四篋或告文忠言文字多泐薦某甲善於描補終日為之整治識者見之毋不匿笑謂文忠與中丞相提並論有雅俗之殊焉然文忠於賞鑑非其所長縱有誤解亦君子之過不足為盛德之累中丞收藏頗有言其取之非其道者即以藏書一端言之固不宜與文忠相提並論也中丞以知縣失地褫職投効蘇營不數年荐陞方面蘇人以其熟於洋務也俗謂外人為洋鬼遂稱為丁鬼劉壯肅將游惠山是時大亂初平女尼極盛之時也中丞聞之正色曰公以提鎮大員乃有此行毋乃為人所哂

壯肅怒且笑呼其字曰雨生汝胡忽作此言汝初至軍時日以西洋春冊贈吾偏裨獵取保業而忘之耶胡忽作此言當時軍中傳為笑談

中丞洋務進身購置軍中器械尤為炫人之具當時風氣未開信為難能而可貴淮軍初習陸軍操法先文莊曾手訂成書附圖一卷所部親慶軍中奉為秘籍輾轉而為中丞所得刊布於外軍中知其剽竊然以為無足重輕之故莫與爭也未幾神機營改用新法徵求是類之書於李文忠中丞裝潢以獻文忠夙知此事笑而謝之中丞變幻僅止於此久而其技不售宦途中殊不得

志復獻策移江南製造局於江西湖口希為贛撫一日
執邸抄於手讀之見先文莊簡江西布政使自知無望
歎而棄置不觀未幾遂卒

漢書韓信傳信擊魏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陽夏以
木罌渡河服虔曰以木桺縛罌缶以渡韋昭曰以木為
器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
也按服韋二說皆是也以木作桶如罌缶形入水能浮
用木為桺約而繫之蓋之以板則如筏矣常熟之役李
文忠親在行間介弟李奎觀察為主將郭武壯當前敵
寇因蘇州之殺降誓死以守環攻不下戈登率常勝軍

至以巨礮轟擊城西北角陷一罅城濠深不能渡戈登
令工程隊出大鉛筒如枕之形長丈許圍約二三尺加
板於上廣如其筒之長如是數十具兩邊各有鈎環先
推一片入水繼以一片鈎搭相連鉛筒入水有浮力推
之轉動如轆轤直達彼岸為止以當浮橋之用郭武壯
率師將入守寇殊死戰我軍敗回城中以土石塞缺口
備禦益堅適先文莊至聞之謂觀察曰吾為公懸賞先
登者得勇號黃馬褂可乎觀察歎曰孰無是二者而誰
肯盡力耶入見文忠文忠曰得人者興失人者衰程方
忠死而士氣餒甚英文莊曰是何言與公自能軍傳一

令下明日必克孰敢不從文忠召程忠烈部下劉士奇
王永勝至前問曰而以程方忠死而不力戰與皆對曰
未奉命故也其敢不從翼日二將各執一旂上書不怕
死三字隨常勝軍浮橋而上遂克常州擒陳坤書方事
之殷也赫德自上海往見文忠引至戰帳甫坐股栗不
止文忠笑遣之而時向人言及曰謂西國人人能戰者
非通論也觀此而知古人所云人各有能有不能之說
益信

浙西之師先文莊與忠烈各當一路文莊率師自松江
行即今之滬杭鐵路線也連克楓涇西塘至張涇滙值

巨港兵不得渡自往陣前視之中流彈將士奮往卒克
濟師嘉善平湖已在掌中平湖寇將號陳翹鬍子乞降
文莊自率軍與鼎軍往受之嘉善寇將號陳三木匠降
於程軍部下之華字營遂至嘉興軍城東南程軍西北
忠烈與文莊約晨取要隘日午攻城文莊先得要隘按
兵未動至日昃忠烈軍始近郭城寇憚其礮火之猛悉
力拒戰文莊乘虛而進前鋒黃桂榮相視城磚微迤之
處斜步直上諸軍繼之後至者梯而登乃皆入我軍有
淮揚水師水陸並進城河深者令之渡師先一日水師
舳艫相接以待忠烈戰不利咎其不便於行水軍主將

李質堂軍門變陣容船首行列如平地程軍欲前城上
投槍彈矢石甚盛仍不得進及東南陷寇奔出忠烈大
喜衣黃馬褂督隊將往疑城未破恐中奸計軍壘之上
本留一孔常以規敵因立其間以視之寇未及去者羣
見而射擊中其顛未幾傷重遂卒是役雖戰勝失一大
將如忠勇公多隆阿之於盤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焉

果報之說中於人心往往於疑似之間示人以神妙之
迹程忠烈之殺八降王也軍士來之而大劫李文忠答
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於此及克嘉興微有不慊

於文忠傷重嚙語曰君亦降人也因自決其創口而死
當時之人咸謂降王索命也

吳武壯初從解練入淮軍隸先文莊部下先文莊素識
其封翁倚為腹心緩急可恃軍中輒予以重任升階較
速而最早甫克嘉湖二府保案擢副將李文忠哂曰君
部下庸者亦得戴紅頂耶武壯終身以為恨淮軍將領
無不倚文忠為重惟武壯獨立異結交朝貴以為攀
援羅致文人以通聲氣然終不能至方面當日文武異
途固為一大原因究竟黜陟進退之途於人心天理之
公其時尚有得半之道故同治而後猶稱中興焉

受降如受敵降人力屈不奮鬪以求生路而俯首歸命
當時必有以說動之者既而所欲不遂心懷怨望不善
處之則變生肘腋而不可測平湖寇將陳殿選歸順文
莊部下親慶軍及潘中丞琴軒所部鼎軍實往受降吳
武壯先帥兩營以進錢榮山總鎮王興時為寇目密告
文莊曰殿選降後輒有怨言常自語曰孰為翰林學士
孰為道台勿謂吾及不利也文莊以語中丞中丞曰彼
部下將有變待吾一言為輕重尚不知彼及利與抑我
及利也次日降部大闕於城內殺殿選官軍營於城外
嚴為之備而坐視不動俄而王興率諸寇目來謁獻殿

選首級文莊與中丞坐帳下見之其喜可知中丞佯怒其擅殺責斥甚久旋經文莊解說始免赦其罪遂入城檢視府庫尚餘六十餘萬金以訓欽先伯暫護縣令撫慰遺黎旬日乃安玉興自此後從文莊軍曰潘公責人無已我願事公其後積功補四川重慶鎮總兵署四川提督聞文莊每道及此輒曰權術可用也而不可多用也

金陵圍攻不下時蘇州已克朝旨令淮軍助戰李文忠遷延不行顯然讓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場迎於下關文正前執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賴于全矣

方詔之日促也銘盛諸將咸躍躍欲試或曰湘軍百戰之績垂成之功豈甘為人奪若往鮑軍過於東壩必戰劉壯肅曰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當我巨礮文忠存心忠厚終不許將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然金陵克後首功李忠壯臣典未及受封而卒於軍相傳忠壯少年恃壯一日夜御十八女事雖無據然近人紀傳多隱約言之曾文正公報捷奏稱我軍殺敵十餘萬人則子女玉帛悉為所有可想而見國變之後北軍南下僅大劫三日輿論指摘不遺餘力可謂人苦不知足時勢使然非令人賢於古也當時功次

於忠武者蕭壯肅及劉南雲閣學解甲家居遂不復用
雖琉球越南緬甸相繼失喪外患日深鼓擊聲急朝廷
曾未憶及之可見金陵之役從軍之士滿載而歸必有
不慊於上心者矣

湘軍於金陵紅旗報捷江浙軍務底定之後文正奏請
盡發欠餉遣散歸農偉哉大臣謀國之道善用所長善
藏所短非他人所能企及也已淮軍自始至終每年皆
發餉七關有半而南北設糧臺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
款不到而致欠餉既到不以發餉遂積成巨款李文忠
直隸總督任內淮軍銀錢所專司其事歷王文勤榮文

忠兩公洎文忠復任猶存五百餘萬兩文忠逝世項城用以擴充新軍至六鎮之多南北風行皆練新軍遂屋清社

曾文正遣散湘軍惟留老湘營又知先文莊與淮軍將領氣味不投終不相合欲以老湘營隸於文莊領之常駐江甯為防軍致書請於李文忠曰將使之淬厲湘軍暮氣我亦得日以老生常談勗之俾成棟梁之器云黃昌岐提軍持書謁文忠於蘇州文忠不置可否私謂文莊曰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於方面重任時文忠家居拙政園設宴待提軍值春初山茶盛放文忠曰花如此

麗雖僕婢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究無損焉提軍退而備行具文莊問何若是之速提軍曰昨日之言公不聞與已示意不欲公往尚待言耶

中興功臣多有古大臣風金陵克後洪福已逃出沈文肅遣軍追擊獲之奏報擒斬逋寇而不言其為首逆之子亦不鋪張功績劉忠誠督粵代理海關是時監督為旗員著名優缺歲入無算忠誠悉捨弗取並未專摺上聞僅於京報中見數月之中收數增至十餘萬而已至丁文誠之斬安得海彰彰在人耳目內幕之中尚有人主使較此猶遜一籌

世祖親政則奪攝政王爵聖祖年長則罪四輔仁宗繼業則斬和坤文宗即位則退穆相兩太后垂簾則誅三奸醇王攝政則逐頊城一朝天子一朝臣幾為向例恭忠親王為議政王不及四載至同治四年三月五日編修蔡壽祺疏劾王攬權納賄請逮治兩宮召見商城良峯兩相朱桐軒萬青藜兩尚書吳竹如王小山兩侍郎桑柏齋殷譜經兩閣學議治王罪兩宮言王目無君上妄自尊大且云惇王在熱河曾言王欲叛又出於壽祺參本之外更有背景時值同治中興之後諸臣守正不敢唯阿上怒稍霽商城請查實據許之越二日倭相等

會議於內閣召壽祺質正摺中挾重資而內膺重任善
黃緣而外任封疆二語壽祺指出薛煥劉容二人供稱
聞之給事中謝增及質訊增增言本無所聞且弗曾與
人言及壽祺俯首無詞薛煥猶追問不肯息事諸臣勸
解始已未幾容明白回奏言起自草茅未趨朝闕親貴
之臣不識一面樞密之地未達一緘請嚴究誣枉根由
壽祺以是降級其後終身不用恭王雖受裁抑無復議
政名目然仍值樞府屢躓復起克保令終較之前朝重
臣則有幸有不幸矣先文莊於散館授職後奉旨往江
蘇軍營壽祺昏瞶於朝報亦未之悉其條陳軍營濫保

疏中波及是事言庶常投效軍營保舉留館實為取巧
當時以事實不符均不措意及至文莊贛撫入覲過壽
祺於江西公宴調之曰某散館授職後即奉命出征在
本衙門日淺於諸前輩多未奉教嚮慕不置壽祺時已
衰邁落托無復人形唯唯而已

陳石銘中丞治鄉團禦粵寇嗣在京為殉節者請卹義
冢一州多至三千人劉忠誠撫贛雖知其粉飾以中丞
當時清望無如之何也中丞洵升府道軍中保業無足
深論清史稿稱其走湖南參易佩紳戎幕拒走石達開
之江西為席寶田畫策殲洪福是以保業為功業中丞

有知諒不樂於有此虛譽

李季荃觀察在淮軍與曾忠襄之在湘軍皆以統帥介弟之親將兵獨眾忠襄猶能成功其後在鄂雖小有波折亦克自振觀察竟不能終始其事固由於淮軍之團結力不若湘軍致遭排擠抑亦觀察池毅之性不如忠襄遇有艱阻不能堅持故也

曾忠襄處事堅決有過人之處固已其將才勇畧學識操守未見出於李季荃觀察之上而勲業各相迥殊者更有遭際不同之故軍中鹵獲自古所不能免將門之後因以致富以晉之石崇為最知名餘可類推淮軍所

得俘物以充軍實按諸奏報較湘軍為多湘軍將領富有貲產頗流露於湘軍志文字之間然淮人各晉染商賈之習頗用以營運與民爭利不似湘人僅供浪用如蔣湘南方伯一夕而盡喪其歷年所有無損於人也曾李二介弟高下之分固有地理風俗關係存焉

文忠至蘇魯白陽管淮軍糧臺使其弟求見於先文莊述其兄之意曰頃見李撫帥撫帥曰糧臺何難於應付惟李觀察劉學士不得罪焉可耳今李公座營八公座營六皆發足餉可乎李觀察謂李荃觀察劉學士即謂文莊也文莊曰不可如我座營得足餉餘營皆不得則

不為我用是自損軍力十之七也請從眾東捻平後文
莊乞解兵柄求其餉於文忠爭持累日乃得三關半時
欠餉經年累月文莊無已悉移交於繼統是軍之吳武
壯歸潔其身而已矣當時風俗醇厚軍士罷役回籍待
餉不得即去而之他值軍務未平儘有去處尚不生事
粵捻兩役肅清潘中丞頓軍徐州猶染舊習遷延不予
軍中將擁營弁鮑某為亂地距親慶軍不遠吳武壯馳
騎曉諭大率同府縣城之人非親即故薄給以貲悉散
去其後鮑某潦倒已甚遇武壯尤之曰非汝則我黃袍
加身久矣

魯白陽久不得志知左文襄與文忠意見不協乃悉以
淮軍糧臺帳簿輦送於彼文襄曰吾屬皆軍人奚肯以
此中傷同類時人皆服文襄之度白陽後需次於直隸
文忠銜之甚深屏弗接納白陽朝夕站班使文忠均見
之如是者年餘文忠怒罵曰趣行毋溷乃公給以省外
一差而遣之時人更欽文忠之量後十餘年白陽賄得
上海道未幾事發解職落拓不能自活雙足攣腫復不
能行又如是者數年適值文忠至京議和上書不答翌
日白陽以兩役掖之行至文忠所文忠怒罵兩役驚懼
走遺白陽於地號咷乞恩此亦官場之異聞也

郭善臣軍門出身於陳國瑞部下卒伍以事觸其怒縛而懸之於門外時金學亭軍門亦在其軍令立而守之自飲酒畢倚胡床而卧郭體肥不勝其苦歎曰俟彼醒而釋我吾死久矣金憐之曰縱汝去則我應代死曷若偕行我無家途中呼汝為父汝呼我為子免人疑問何如郭欣然允諾逃至鳳陽見郭母郭母曰恩人也汝輩年相若何得稱為父子曷結為兄弟皆為我子於是改姓郭名運昌從兄復入伍積功至提督乃復姓金氏李世忠陳國瑞詹啟綸落職後橫行不法無復顧忌中興之世良為罕見世忠故為匪類國瑞從僧王久啟綸

用兵在淮徐一帶多與旗兵相處放恣之性不知法紀
為何物抑習染使然其後世忠啟綸皆得罪以死國瑞
達戍不返乃其宜也

曾文正為欽差大臣剿擒匪先文莊為襄辦獻守運河
之策作長牆於岸限止馬足使不得度圍之於一隅李
文忠署江督力爭不可手致文莊書云古有萬里長城
今有萬里長牆不意秦始皇於千餘年後遇公等為知
音文莊將萬人渡河得文忠牘言餉缺不得增兵事事
干涉諸如此類且時上章條陳軍務文正弗善也及師
久無功文忠繼為帥文正愧弗忍去自請留營効力文

忠至軍亟取欽差關防於文正所文正曰關防重物也將帥受代大事也彼弗自重亟索以去無如之何然吾弗去也文忠遣客百端說之回任弗許或為調停曾李計言乾隆時西征之師以大學士管糧臺位與欽差大臣相埒文正故作不解曰何謂也耶文莊曰今回兩江之任即大學士管糧臺之職也文忠又私告曰以公之望雖違旨勿行可也九帥之師屢失利不懼朝廷譴責歟文正遂東歸自是絕口不談剿擒軍事文忠代為帥亦無以改文正扼河而守之策大功告成文忠疏請加恩從前領兵大臣文正得加一世襲輕車都尉聞之大

怒謂江甯府涂朗軒太守曰異日李宮保至吾當為之
下令非昔比矣

白口之敗郭武壯為賊擒全軍覆沒陷俘虜中賊不知
其為統將也有降卒縱之出乃得免旋乞病歸次歲再
出招集舊部聲勢復振克以功名終綜其生平戰績皆
與李文忠俱也

寔軍多容游勇平時僅給之食有額則補為正兵戰時
常令游勇當先勝則大軍繼之不勝賊與游勇混鬪已
久紀律必亂乘以銳師往往克捷尹潞河之役縱銘軍
先戰以當游勇謔而虐矣壯肅棄冠而走鮑忠壯得之

牒於文忠曰省三殉矣省三得躡品頂戴穿珊瑚細珠
為帽結以示異於眾今獲於賊手其殆死乎文忠與忠
壯皆以異籍處湘軍互相友好忠壯出征文忠在文正
幕中輒為之內主暨是役之後文忠與忠壯不無遺憾
朋僚函稿中語多微辭殆有由也

先文莊率師進捻於鄂豫之交逢鮑忠壯當時各軍遇
於某所主帥固宜知之他日見曾文正文正問曰見鮑
春霆歟曰然文正曰穿黃馬褂耶曰否文正詫曰何歟
曰客先問主人有黃馬褂子也無因知其無而易着他
服不以其所有形其所無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曰叙

戰功歟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見將謙讓之不遑豈復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大笑觀此可知馭將之道雖在小節亦不可不知之審而問之詳也

樹軍在江蘇每戰克捷靖達勇烈昆仲意見漸不合靖達乃就徐州道任解兵柄專屬勇烈移軍征擒曾與周剛敏一軍同時奉命屬先文莊相度調遣潘中丞謂文莊曰淮軍二海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吾為子慮之既而兩軍皆避道而行無從指麾當時游擊之師亦無處捉摸也白口敗後諸軍聞擒蹤在鄂羣趨往援救文莊與

樹盛兩軍遇賊於漢黃之間剛敏先見曰往日賊逢我軍走避之不暇今入鄂境彼連戰皆捷乃敢直前決鬪必有以懲之而後可約次日合軍迎擊而去至定昏剛敏遣人來言賊與樹軍一遇即走海柯未回營中文莊不知何謂時兩營相距約十里程率兩騎執燭往就詢之曰海柯未回營曷故剛敏曰陣亡矣軍中諱言之故云然翌日馳往視喪其地土名曰倒樹灣事有先兆理或然歟勇烈部衆三營追賊中伏勇烈以一營當先一營當後而自居中策應以千五百之步卒當數萬人之騎兵如卵擊石誠非戰之罪勇烈就義時外著軍服內

觀湖縴短襖身受兩傷一矛刺腰際一刀斷喉意揣中
矛墜馬賊見衷服知為將領因而害之勇烈遺骸入殮
面色如生其後有人疑其為衣冠葬者聞文莊時為詳
述如此勇烈字海柯剛敏字海矜故潘中丞言二海云
曾文正剿擒未奏速效捨入鄂時曾忠襄為鄂撫遣將
禦之賊騎飄忽非粵匪憑城據守之比湘軍初逢勁敵
屢戰失利李文忠聞之不免譏刺時文正疏中有云臣
不敢以一戰之功遂自忘其醜陋疑有所指他日文莊
見文忠而告之文忠瞿然曰有是哉文莊曰是則然矣
命取邸鈔視之果也是後文忠談鄂事亦稍稍慎之矣

擒匪自初起以迄於亡均以抄掠為生不與官兵戰追之急則擇一平原之地面有深河以為之蔽背倚於高阜以為陷阱賊匿阜側先以殘兵羸馬誘官軍渡河既渡軍稍亂乃縱騎出擊馳逐過河迫之於平原蹂之以馬足雖有猛將精兵罔不挫敗白口麒麟凹尹濇河之敗胥由於此先文莊率所部親慶軍至鄂與楊忠勤之勦軍追賊於小河溪入鎮無鎮焉者忠勤曰去遠矣速追勿失錢玉興總鎮時為探路員諫曰竈突尚煖賊離未久宜慎之弗聽未幾勦軍中伏總兵張遵道等皆歿軍士死傷強半賊挾潰卒且著其冠服洶湧而下兵匪

莫辨時文莊在鎮中聞之使親軍哨弁吳建昭配以銳卒百人橫截之矛揭其草帽見長髮大呼曰賊也刺而殺之慶軍分統吳長慶以槍隊描準射擊每發悉中賊多殪驚退返隊勦軍餘衆乃得歸時惡氛漸逼一末弁請曰望中有堡宜據之而戰鬥文莊曰望之近行至其處不易是逃耳速斬以徇凡言退者視此鎮外樹林枝幹尚密文莊命工夫植椿於外移營據守軍中過山炮四尊悉置前方滿裝子彈令曰待旗舉而後發時賊伏小山後出沒坡下江南大營舊將況文榜時為後軍分統請曰賊山狡可誘而致許之遂率所部馳往搜索往

返二三合奔而回曰賊至矣文莊嚴陣以待令曰賊百步告我及賊近百步又令曰再二十步告我須臾令旗一舉彈子橫飛如雨雹驟下賊萬馬密集長矛齊舉望之如春筍經礮火一震而全倒悉駭遁文莊率師凡與武夫俱者不自主稿軌任彼軍書記為之是役也勦軍報捷適親慶軍吏亦至糧臺領餉見李文忠文忠曰諱敗言勝者醜醜軍吏曰醜者醜矣美者自美文忠不責也其後文莊見曾文正文正曰白口麒麟四尹濛河三役賊勝而驕極矣小河溪一戰將使彼知其我軍之有人

李文忠繼曾文正為欽差大臣擒賊撲過河至山東文忠變通而用扼河之策反守運河圍賊於山東境內不
得出銘軍部卒有為擒所得者任柱縱之還曰幸為我
傳語劉公吾子年十歲騎不純熟來歲方為越河而西
之計今茲未也壯肅亦縱所俘賊仍予酒食遣去以報
之贛榆之戰銘軍先失利走匿溝內適值秋季正青紗
障時也任柱奮勇直前追殺我兵匿溝內者潛伏狙擊
忽聞賊大擾亂言大王中彈未幾前所縱俘名潘貴者
奔告任柱受傷身死銘軍乘勢進擊遂獲大勝

吳伯華香畹觀察昆仲以鄉團從李文忠援蘇隸程忠

烈部下稱華字營戰比有功從征浙西受嘉善之降時
杭寇乞撫李文忠將受之左文襄爭曰越境剿賊則可
越境受降則不可文忠於是乎止先文莊率師過張涇
滙連戰皆捷嘉善已在掌握華字營遽受寇降書文莊
不悅嘉興既克兩軍偶有鬪毆細故華字營不勝未幾
伯華觀察以事見隨從多人因而尋釁門者以告不免
言之過甚及入見文莊以軍法杖責之觀察頗忿上書
於李文忠言本朝二百餘年從無鞭撻道員之理文忠
曰汝讀書尚不知身在軍中當從軍法耶時同袍者皆
鄉人事過勸解和好如初既而徐州道缺出文忠問於

文莊曰孰為宜文莊曰似無若伯華者文忠笑諾觀察
辭弗受未幾辭歸文忠猶未忍於其去也偶遇其部下
問曰主將有書來與對曰然出於衣袖中書曰李宮保
不可與處汝等趣歸耳李宮保者當時軍中於文忠之
稱也文忠怒遂與之絕相曉觀察代統其眾駐揚州捻
賊敗於山東跳而免奔過六塘河浙軍守汎文莊使馬
隊官葉志超楊歧珍追之臨行請命曰捻行有二路一
之蒙亳尋老巢一過揚州投李世忠為求降計將若之
何文莊曰捻若歸皖羽類眾多十萬人一呼立集吾求
解兵柄於東捻肅清之後早有成議不能久俟爾行勿

出蘇境若入運河則吾賀汝繫賴文光歸耳時賊衆尚
不下二萬與我軍戰於淮城東大破之擒斬幾盡志超
歧珍知文光在逃留俘獲於清江浦而率兵窮追文光
僅餘數騎遇聞輒呼曰吾官軍也為賊所敗速去板賊
至矣及我軍追及幾經解釋而後得過遂落賊後文光
先至揚州舟渡中小卒跪進金帶稱大王為華字營兵
所見擒以獻翌日文莊至揚語觀察曰從此兵草息矣
談笑甚歡後三日而郭武壯至爭曰吾輩耕之君食之
所觀察引見文莊而解之乃已觀察得以道員記名簡
放久而未即真除文莊簡贛藩入覲過津遇之與文忠

談及問曰香畹活捉賴文光胡弗得賞文忠曰朝廷忘之久矣文莊曰公昔為帥而今居相位何可弗言歸寓而觀察來遜謝至再知文忠左右必有為之傾視者也古人常有言吾活多人子孫必有興者此為無罪者言之也若寬縱惡人不啻養虎烏得謂之陰德即論王氏之事後遂生莽以覆其宗奚足為福葉志超楊歧珍追賴文光於淮城東大敗之獲數千人留於清江浦時錢調甫中丞駐此轉運糧餉悉為之薙髮而釋之曾文正曰至此時尚從不去皆多年巨憨人人宜誅者其後中丞以頭疽死求福者未必得福古書當善讀未可盡信

也

曾文正回兩江總督任李文忠代為欽差大臣先文莊
屢求解兵柄文忠約俟軍務之畢及賴文先就獲再請
文忠不許且百端譬解曰古人捧檄而喜豈有親在而
可以高蹈耶軍務以來候補藩臬無簡缺者今以學士
任方面上下屬望之殷而可愬然視之乎文莊奮然曰
公謂我於區區一藩司之職萬餘人之眾而患失之乎
文忠不可留乃作調侃詞曰儒者讀書貴能下人吾昔
治團練從官軍戰為敵所來而失其壘道逢和禹門吾
下馬向之行旗人半跪禮禹門欣然下馬答禮是役也

不特未受厥咎且獲保贄善銜吾固翰林院編修曾謂
清望不若公與又曰吾輩文人臨戰非武夫比吾昔兵
敗求死卧於富道以阻潰兵之路皆左右越而去是其
明驗也時幼荃太常在座僂言曰吾輩部下士氣奮發
豈公昔日部下之可比也文莊笑文忠曰何笑文莊曰
吾輩部下非公部下之比斯言盡之矣文忠曰吾不若
君輩運亨將兵多故至於此耳文莊曰然今吾輩亦不
若公運亨將兵多此其所為公下也

文忠幼弟幼荃太常曾文正劄掄奏調至營謂有諸兄
風太常風度灑然出塵在軍手不釋卷尤極好學深思

之致文正師行無功先文莊以襄辦軍務猶蒙其咎東
捻平後求解兵柄至再至三至於四五乃幸得去太常
自將五千人益以善慶溫德勒克馬隊八十人自成一
軍原不為少惟賊踪飄忽追之過急則蓄其全力而悉
衆六萬騎設筭以待稍涉持重即終歲不見一賊弗易
奏效太常由後之說不為主帥所喜所部旋改隸別軍
賴文先就擒之日太常雖踵至已徒手無衛矣僅論前
勲以運使候補是時軍中保案動輒萬餘人武職獎札
多棄弗取賤視可知文職中以兩司候補者從不獲簡
至運使三數之缺太常尤鮮幾希之望軍務底定文忠

復避嫌不為推轂於是入官則無實授之期改途又乏
出身之路益鬱鬱不得志譔者至勸其復應鄉試太常
意動已而覺其不倫而止其後至津省兄鬱鬱病瘵遂
不起卒前數日文忠往視太常移面向內而不與語蓋
先知多忠武於劉霞軒中丞之事云庸菴筆記載其夢
見冥王事文忠曾述與文莊言冥王迎出太常入拜冥
王亦拜皆額至地然則冥間行禮隨陽世為轉移耶
先文莊之解兵柄也並開山西布政使之缺左文襄示
意將請於朝俾署晉撫率所部往當西北路文莊辭謝
之而止及捻平西事日亟朝廷將遣鼎軍入關往助琴

軒中丞通書於文襄文襄復書並不拒却惟亟言關中非缺兵之為因而缺餉之為困書末明言山頭廷尉請君自擇云云中丞不敢前往而止觀此兩事可見遇合之不同

文忠季弟季荃觀察為諸將排去於常州克復之後其幼弟幼荃太常旋自行引退於東捻肅清之時文忠部下於其昆仲不免寡情未幾並主帥而欲去之履霜至於堅冰由來已久易象為周公所作宜其通于政事也張總愚突犯畿輔詔徵各省援兵淮軍諸將悉辭不往文忠以是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詔至天方黎明

文忠讀而復卧置之枕側晨起聞諸將咸集切切私議
出視郭松林曰會兵北上先取京都耳言洩於外朝廷
益疑軍中有異志殷譜經侍郎以條陳蘇省漕糧之事
大受文忠復奏之擲掄與之有隙至是昌言李氏兄弟
大購田地毗近者悉為所有幾於強取宜令皖撫抄其
貲產文忠知之尤為駭悚時先文莊已解兵柄未去密
告文忠曰諸將謀去公顯而易見惟琴軒究竟讀書人
可激以義又謂潘中丞曰吾輩道義之交緩急顧不可
恃耶翌日文忠召中丞至謂之曰見詔書耶曰然文忠
曰不為我懼乎曰何懼之有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也

子則予怒則奪抑奚以異時趙子方觀察在滿室文忠大笑曰子方如琴軒言直風流罪過耳琴軒其速勤王中丞乃率軍行他日文忠曰吾見插羽驛遞於道急呼問其人將往何所曰致李宮保吾心惴惴以為緹騎至折視讀寄諭潘軍已過河去京不遠私心乃安

西捻之平潘中丞實為功首是時鼎軍已增至萬餘人先文莊解兵柄所部親慶軍吳武壯繼為統帥數亦萬餘人中丞從軍於合肥西鄉團練與淮軍諸將領素所習處故能得羣策羣力而竟此功劉壯肅先以勤王遲緩被譴責托病不出屢詔徵至甫蒞軍而收其成湘軍

志已有微言天下事有幸有不幸固如是也中丞臨機
應變善戰好謀有古名將風法越之役身當前敵料其
終局歸於和議故不以兵事為意致誤軍機一蹶遂不
復起識者惜之中丞罷官時輓某烈婦殉夫聯云你看
他末路英雄大半偷生旦夕天許爾多情夫婦再結來
世姻緣不啻自己寫照矣文莊常言琴軒最聰明處即
其最不聰明處於斯聯亦云

李文忠與左文襄皆命世之英賤日相遇各不相下久
之遂生意見寇捻兩役適戰地接近益形敵對淮軍平
西捻張總愚投水死文忠奏報時朝廷懸一大學士缺

隱然以為實格文忠因此得相位尤觸文襄之忌公然
疏言張總愚未死伏有隱患是後彼此遂不通訊文襄
征回久未得手文忠忽奉詔西行助戰笑曰我軍未至
潼關季高必有手書先到既而果然書中先自言其軍
事辦理之不善次言增兵之必要末引詩曰印須我友
實獲我心云云文忠以教案回津從此音問又絕至回
匪平始更修書焉

楊忠勤卒於西捻未平前數日未預論功之典自曾文
正任欽差大臣先文莊為襄辦諸將故等夷弗樂為所
屬常引避莫肯從戰此李文忠離間眾軍之效得於福

元修中丞者也惟忠勤心懷坦白始終相隨小河溪之役勦軍遇伏不至全師覆沒者足徵左右提挈之功當文莊於東捻平後乞退忠勤曰吾不能進退與公俱他日當辭實以見同袍之誼至是果應其言然是役也自李文忠以下皆給都尉世職而已諸軍馳逐多年僅得區區之名義朝廷酬庸亦孔薄矣

忠勤故後一子一女子聘郭武壯之女女字劉壯肅之子皆口允而未行文定之禮郭武壯立悔前議劉壯肅曰吾不以生死易交仍踐婚約且為其家買田築室於合肥西鄉使安居樂業焉人多厚劉而薄郭郭忠武輒

自解曰少銘不乏貲財吾與六麻子易地而處若是者
吾優為之獨是其子失怙無所庇蔭不知流於何等吾
女終身之事不敢不慎耳六麻子者壯肅少年鄉間混
號也當日軍中之友無所諱憚稱之多如此

清史載聖祖見西洋人與之握手為禮蓋本於實錄曾
不之諱譯本乾隆英使覲見記載高宗見印度總督馬
夏尼令行拜跪禮不可乃從彼俗大哉容人之量懷遠
之德為不可企及也已流俗相傳乾隆朝英使來朝請
行一足跪禮許之及入見不覺兩足俱跪無稽之談猶
曰代遠無徵也同治十一年六月戊申朔越四日上御

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桃花聖解盒日記云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辭跣敬而出自此不敢復覲天顏此輩犬羊君臣脫畧雖跳梁日久目未覩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再三開喻始允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可復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神靈震懾有以致之云按英法兵入京之後西人渺視中土久矣此事為理所絕無然記當日情形又衆目昭彰之地胡忽有斯說人亦胡以能信以為真誠百思而弗得其故文文忠為一代英賢是時上下不知敵情李文忠勲業

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務之一途猶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計使邪言不致侵正眾口不至鑠金者惟文文忠是賴庸詎如市井交易與外使爭較三鞠躬五鞠躬之數非徒無益而且為彼所笑傳之天下後世豈不誣我文公斯固不得不為之辨者矣

異辭錄卷二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穆宗龍馭上賓年僅十九歲
前十日已屢瀕危殆宮中議立皇嗣而文宗無他裔宣
宗諸王孫皆少無生兒者貝勒載治宣宗長男隱志郡
王之繼嗣也有二子幼者曰溥侃生甫八月召入未及
立儲而上已晏駕乃止宮庭隔絕莫能詳也次日兩宮
召見內廷行走御前軍機內務府王公大臣弘德殿行
走南書房行走諸臣與馬慈禧皇太后問曰皇帝賓天
天下不可無君孰為宜皆伏泣不知所對慈禧皇太后
目視恭邸而言曰弈訢其為之恭邸悲痛絕於地慈禧

皇太后復徐言曰汝不欲任天下之重耶其令奕讓之
子入嗣醇邸亦昏絕於地惇邸進言曰然則今上不為
立後耶兩宮如弗聞焉而入內二王仍昏路不與內監
扶置板上昇以出其後榮文忠語人曰醇邸誠長者聞
其子立為帝中途輒欲自起余掣其衣方已恭王罷政
醇邸隱執朝綱果以榮文忠事已不如事其兄心滋不
悅外放為陝西西安將軍久而始歸旗人居京者專事
修飾衣冠齊楚視為重要之務迨出都門無可講習放
弛日久歸時行裝不免減色矣文忠服飾脩短合度容
儀之美冠乎等輩西征之役雖留滯數載及返都門仍

遷舊觀在當時頗以為一絕

惇王如生於乾嘉承平之日亦賢王也文宗勤於政事萬幾之暇頗耽逸樂王心弗善焉及洪秀全之亂蔓延不可收拾朝野咸懼王悅曰非此一震選色徵歌未知伊於胡底殷憂啟聖正斯時矣文宗崩於熱河恭邸獻計兩宮謀誅三奸皆重臣也王斥其非及恭邸得罪王力為調護穆宗無祿謀繼統者兩宮諭立醇邸之子王獨陳正義時論尤以此多之王性慤直而治事不若恭醇兩邸之敏故同一懿親重臣未獲參預密勿子端王弗克員荷助匪釀亂王遂斬祀惜哉

同治末有某伶者相傳曾為上所幸伶生於二月初旬而死於三月中或輓之云生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消魂

同治賓天有一聯云弘德殿廣德樓德行何居慣唱曲兒鈔曲本獻春方進春冊春光能幾可憐天子出天花指王慶祺也慶祺召入弘德殿傳言在廣德樓飯莊唱曲遇穆宗微行識之因之與從行內監交結遂得供奉常以恭楷寫西皮二黃劇本朝夕進御至春方春冊事本無考吾國人喜以曖昧之事誣人名節其後張樵野侍郎康長素主政得罪當時亦有是說未足為憑也穆

宗不豫人無不歸咎慶祺此對盛傳一時言路聞之至
入彈章亦足見人言之可畏矣

左文襄暮年老態人盡知之曾文正剽捻時亦露衰象
乃人所未及察者文正飯後有棋一局謂之養心棋時
錢子密侍郎在幕中謂先文莊曰人皆讓路是終日與
不如己者處也焉得不愈趨愈下或偶一截之則沉思
稍頃必得佳著於是可見其精氣時捻氛甚惡有言及
者輒拱而正色曰且看他國運何如相傳龔定庵應試
人預賀其得第曾以此言為答文正在京習知其事故
效其所為以博一笑閱小河溪戰報問文莊曰聞賊騎

不過三四萬耳文莊曰不止於此曰何以知之文莊曰以田中所踐禾稼行數遠近精密計算殆不下六萬文正回江督任文莊亦乞病歸同治十一年薨於任所先一月致書文莊約至金陵且云願送東山之雲出沛敷天之雨及見言及李文忠出巨擘曰奈何與此公相背今上甚從其言也文莊退而告梅小巖方伯方伯笑曰公真衰矣乃以巨擘指門生翌日方伯又謂文莊曰聞衛士言公與中口誦論語吾日三省一章殆指公乎文莊曰吾始從公剽拾馳驅數省頗形困頓告公公曰何不默誦書既而學為古文辭以就正於公曰此默誦書

之所得也公曰要默誦經書公事事引人入勝此殆默
識之功與適李文忠亦有書勸出仕是時恭王當國頗
受饋遺文莊至津屬北洋大臣行轅中偶談言之文忠
不顧而言他次日天津府知府馬松浦太守來見曰奉
傅相命隨公乘船觀大沽礮臺文莊於舟中以昨日之
語告之太守慨然引為己任其實不過千金之數而已
文莊將出京向王辭行王送將至門僕屬耳有所言王
謂文莊曰馬松浦還費心當日受賂甚微猶不苟如此
於斯益見文正之守經文忠之從權然其雄才大畧信
足以長駕遠馭後之人不可企及也已

先文莊贛藩前任為文友石方伯與恭王有姻性愚闇不明政務幕友門丁為政頗有簞簞不飭之名劉忠誠偶有諮詢輒對云俟歸問王師爺忠誠忿之甚輒謂人云他日吾命戈什以繩繫王師爺來方伯亦云彼如命戈什繩繫王師爺吾將使轎班鍵鎖高師爺忠誠竟無術處之忠誠每歲年終密考加以貶辭而無如之何時江督為曾文正又於密考中貶之而仍無如之何文正詫曰文友石誠大有力吾兩考之而不動其後三年大計以疲軟不謹四字注之乃得開缺

先文莊簡贛藩未出京之先時江西京官正以地方州

縣浮收漕糧為詞與本省撫藩互相辨論因公宴文莊
且請紓民困文莊諾焉過津見李文忠而告之文忠曰
公失詞夫欵項至於十餘萬絕無乾沒之理意者外銷
必有須於此者乎及履任查出用途以學政棚費為大
宗其他零星外銷雜費不可勝計乃知文忠言果不謬
據情詳請覆奏未幾江西京官由胡小遠總憲領銜再
上一疏愈唱愈高謂提學使者有養廉何可濫取之民
且責問江西豈無一廉吏耶忠誠雖以生員出身行伍
然彼時生員非末流之比文筆正自不弱方擬稿言總
憲任貴州學政途中有受賄情事此時在查辦中豈有

不取棚規之理君上之前不可欺飾也語意頗憤憤幕
客高杏村云似此措辭近於互訐無益也不知胡公之
田賦納也未問之新建縣知縣對曰十七年矣只納一
年於是由杏村主稿參奏其中警句云以五百畝之多
豈無一隅膏壤以十七年之久豈無一歲豐穰前輩口
述如此今觀忠誠奏議字句稍有不同似後人增飾之
當時忠誠曾云彼曾納一年不慮其自訴耶杏村曰彼
惡敢然奏入總憲受處分降三級同時以黔紫處分降
四級至正五品旋補卿缺久不升遷遂致仕
李芋仙大令為曾文正公弟子嗣需次江右文正為說

項於劉忠誠者屢矣甚或為之解曰聞公買書欲有語
詢之處芋仙其人也忠誠不重文人卒不遂所請及先
文莊任贛藩大令來見談及文正亟出布包於懷側身
尋檢良久出文正所與批牘中有獎勵之詞若不勝榮
幸者文莊曰已矣勿復言須後命既而以告忠誠俾署
臨川縣事忠誠有難色文莊曰彼一愚駭書生姑令得
貲以去耳忠誠乃許之往甫及一年虧空近兩萬當時
因文莊定新例知縣交代不清不允到省大令及門門
者弗與通大令力撲之憤於地上而自登客堂僕人曰
主人歸臥室大令大言曰吾從入臥室如何文莊聞之

命呼首縣未幾首縣進見引之客堂中文莊出厲色嚴詞責李大令申斥備至曰汝欠官欵違省例而強橫若此豈反叛乎汝在撫州府知府幕客室中吸鴉片煙行為己極不法反漫罵知府為龜豎天下焉有無賴龜豎之知縣如爾者乎叱出大令長跪乞宥不許命首縣先行者管當治以應得之罪革職查抄監追既而或為之緩頰文莊曰吾責其交代而已豈有他哉大令聞案情稍弛復作態曰是曾罵我文莊笑且怒曰國法長官罵屬下必面見耳聞證據確鑿者得降級留任以下處分我視官如敬屣惟區區者欲與我相角不值一角耳未

幾詔下曰可會河南省有應監追而逃走者吏部定例以後首縣親視入監李大令捧書不語俯首飲泣既而事經年餘矣文莊已權撫篆屢得李文忠函為之闢說文莊命緩之遜逸至滬嗣文忠書中又言及之曰茅仙在申他日申報對公譏刺之詞必不已矣文莊復書曰夜行於鄉野遇犬吠明知其有噬之使然者然不至毀衣傷膚任之而已大庭廣眾忽逢優伶扮小旦來前頌揚功德辱斯為甚流俗毀譽何足為憑然終大令之世申報中不載詆毀文莊之文天瘦閣詩半在此時期並無怨語自前至後均未言及罷官事且全書中絕未見

疑似之間有譏刺之處於此可見舊日文人尚知自治
大令故後多年此一段公案屢見報章後幅瑣記於大
令當日之事諸多掩蓋而將實情露出一二並非全出
偽託使人不能不信以為真料想大令在滬不敢著之
於書文人狡獪口舌之間喜占便宜不免粉飾以與人
言輾轉相傳承訛襲謬時或不免茲紀其大畧如此
招商局創辦之始攬各省海運武進盛杏蓀觀察至南
昌以李相書為介新甯劉忠誠公開府江右先文莊任
布政使為之上詳忠誠命司道會議多以為難行文莊
以李相故石觀察輒言其利便反復申述同官中候補

道廖正汀哂曰中丞所不許者也文莊曰既中丞之意
曷不早告奚用多言為乃已及至文莊撫浙觀察來見
已得所請復以海運例有保案乞以獎勵商局職員而
令照籌餉例納其貲之半數文莊曰是二折賣捐耳笑
謝之然終愛其才不之忘也觀察以南皮薦授京堂修
鐵路名滿天下常云苟有見我者吾能令之賞識徐蔭
軒相國永拒不見無如之何矣

李文忠在曾軍時頗受湘人排擠畢生心中不免有芥
蒂致先文莊書於左文襄則曰湘人胸有鱗甲於彭剛
直則曰老彭有許多把戲把戲二字即歐美政客手段

猶惜剛直生於彼時且生平未辦外交不曾精研而一試之論其本指直道而行尚是湘軍初起講學宗風查復劉忠誠被參多妾吸鴉片煙一摺言多妾因無子吸鴉片煙因治病忠誠見之愠曰是代我認罪矣剛直與忠誠鄉誼友誼兼而有之而猶如此何況其他乎

庸庵筆記盛稱勞文毅在粵鎮定之功越縵堂日記於咸豐甲寅文毅移督雲貴詔下注云聞從英人之請署黔撫韓超罷任以張亮基兼署不見明諭亦出英人意也二書記載不同新寧劉忠誠由贛撫移節兩粵先文莊以贛藩繼任於其行也餞之於百花洲酒酣同官各

有頌詞忠誠起謝已而曰聞前任在羊城每日作烏龜
一次此真難乎為繼耳時文毅諸公子中有需次江西
者且適在座同官為之大窘

劉忠誠簡粵督先文莊繼為贛撫臨行時問以舊令尹
之政忠誠密告曰吾聞諸沈文肅南昌本無教堂教士
偶然一至每出則有某把總潛率所屬衣便服隨其所
往而蹤跡之行不多程土人未知所以往觀者眾必露
擾亂之狀內地居民少見多怪乍遇碧眼虬髯之客譏
笑詈罵不一其態因之無識兒童拋擲瓦石所不能免
市井無賴來間竊發有羣起而攻之勢外人不通言語

初不之覺既而微知情節則己身入重地必形驚懼把總及其下便衣兵卒暗加保護而導之以至縣署乃正告之令其速離自文肅至此撫臣兩任皆以是術抵制外人入境云觀此可見六十五年前之外交政策把總受秘密任務頗著能名長官垂青常有優差調劑益覺志得神暢惟小人慾壑終無滿足之理一日忽往見文莊求退職文莊召入便室一見問曰久不見汝而竟衰敝不復能任事耶把總以為未解其意許其解職惶遽不知所對詞文莊徐言及他有頃曰吾以汝為老邁不堪矣今與語精神如故材力猶可用也往矣勉盡爾職

寧謂此寥寥者不足於汝求進之路乎把總既退文莊
嘗曰吾不善用權術對於此輩則不能不稍改常度矣
英人馬嘉理由滇往緬甸道經騰越執有護照沿途所
在照約應為護送比其反也被害於途地方諉為未經
知會而其從人得官兵號衣作證以為官民合計謀殺
英使威妥瑪與譯署議不協下旗歸國道出天津見李
文忠督撫衙署體制由門役達號房由號房達門房由
門房達簽押房非有貴客各處未必一見即行常有阻
滯於是門外之客不免久候時值夏令威妥瑪曰不能
殺我殆將賜死我耶怒而行遂往滬使其參贊某稍留

復約會晤談及滇案誣罪於官雖岑襄勤亦遭波及李文忠意輕參贊詞意不甚恭敬謂其情節未必確實而合肥土音此老一生不變曰汝謊譯者以辭害意遽責其欺西俗以謊語應墮地獄參贊怒曰公奈何歛口詛祝亦負氣去未幾譯署使赫德尾追而至跟踪至滬威妥瑪不欲回津李相不允赴滬乃折中而有烟臺之約賓主一堂相聚前嫌頓釋威妥瑪約文忠登英兵輪觀操其時吾人於外情尚未深悉且先有葉名琛登輪一去不返之鑑深入人心從者咸請辭謝文忠毅然前往不稍游移臨別威妥瑪執其手曰吾令服英文忠此舉

固有定識而隨員中有丹徒馬眉叔通達中外情勢頗有翊贊之功云

李文忠生平以洋務受謗固由於吾國人之昧於大勢抑亦西人不知內情過於崇奉之故也伊犁之役戈登達至文忠欣逢舊雨欲舉閩外以相屬戈登許諾俄人抗議之登願脫英軍籍而外交政策無如之何出觀隊伍喜盛軍曰率此以往足以禦敵矣戈登者客將也先引至譯署將加重用當時王大臣十餘人莫有所主惟視恭王言動為進止王一啟口則羣聲相應無一語得其要領戈登怒歸謂文忠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

側再議西征於是不歡而去穆宗賓天以無嗣子聞於外法使熱福理曰不如李某為帝雖屬空談不免流露其後八國聯軍至京深恨吾國攻擊使館之不道有言立曲阜衍聖公為主者有言立明後者究以不當事情而旋止瓦德西至見吾國無釁可乘使德瑾琳謂文忠曰各國軍艦百餘艘擁公為帝可乎文忠笑謝之而罷以此言之匪特吾人不知敵形也敵人欲知吾國虛實殆亦不易惟文忠為能知之故任何笑罵不失英雄本色不然使人耳而目之曰此欲為帝者也其將何以自容哉

葛畢氏案發先文莊時為贛撫居南昌前撫劉忠誠在任彭剛直出巡每至湖口必繞道之省一行及是復至曰南昌非吾汎地也往日因訪峴莊來今當公任過而不入公其以吾為簡矣乎文莊留之飲剛直居杭久築室西子湖與俞曲園為姻知時事甚悉談及葛畢氏曰葛畢氏人盡夫也非楊乃武一人葛品蓮任其所為本無取死之道然乃武雖不殺品蓮品蓮實因乃武而死蓋有由焉先是乃武狎葛畢氏往來甚頻杭人多樓居而臨衢一日乃武與葛畢氏坐樓上適錢塘縣夫人出與從甚都乃武戲謂葛畢氏曰是奚足奇待我得鄉舉

揀選知縣汝殺而夫從我履任汝即肩輿中人也未幾
乃武果中式榜後填親供見師門酬賀客打抽豐終日
碌碌尚未與情婦相見葛畢氏惟記前言而樂之極竟
不及待而致品蓮於死地杭人以品蓮死為有異且無
不知葛畢氏通於乃武之事以乃武為主謀知其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問官以此定案不幸品蓮受醜之日
正當乃武會課之時獄詞稍有罅漏一經部駁無從掩
飾全案皆翻都中士夫言事多偏於理而未審天下事
出於理外者正自不少適丁文誠入覲頗持正論終不
能解鑠金之衆口此則自宋以來之通病而毋容諱言

之也

彭剛直談葛畢氏案任筱沅中丞時為江西提刑按察使適同在座先文莊曰葛品蓮覆驗無毒苟酖死而使無迹之法有諸中丞曰有之吾為縣令時遇一謀害親夫案查無實據既判無罪行將釋之矣夫弟上訴不已省署發縣復鞫吾百思無術乃呼犯婦入內室屏人令夫人密語之曰茲縣令與汝為同舟之人矣果得其情汝判罪縣令隨之落職汝曷以實告俾共圖之汝夫為汝與姦夫毒死確乎犯婦良久乃曰確也姦夫市砒八兩令每日於食物中下一分不及半年而毒發藥性由

漸而入故驗之不得云中丞又曰至此吾亦無如之何不得不為之秘密矣文莊曰然則夫弟不將反坐乎中丞曰定例死罪反坐減輕坐客皆嗟嘆不已

同時江西有謀死親夫之案與此相類有與婦通而醜其夫者其致死之處在死者之家劉忠誠公任內姦婦判不與聞定案先文莊覆審謂殺人於其家使婦人不問謀何從著手疑姦夫自知將死為情婦開一生路早有預定之計問官不加細察據以錄供質諸發審局一再推敲果然時文莊欲為更正局員云如此則前任有應得處分以忠誠方履粵督新任同官固不肯為此也

文莊問局員曰然則奈何對曰如犯婦本不知情而夫死之後仍與續姦者亦得死罪已而婦人自認知情不認續姦竟無如之何未幾大赦釋出此則誤解經書罪疑惟輕四字之弊也

鞠獄處分失出五案以上臬司降一級調用督撫降一級留任准抵失入一案臬司降二級調用督撫降二級留任均不准抵故有救生不救死之說然盜案則特重僅下於逆案一等十人為盜劫一人家十人皆死罪欲減輕其一必先為之開脫言僅把風而未入門亦不免烟瘴充軍州縣親民之職苟境內出盜案限中未能緝

獲則展期半年為再限三限至四限為止過此四限則開缺候緝謂之四參案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較之貪賊革職為尤甚草職能另案開復此惟有捕務之一途舍是則萬劫不復矣故官聞盜則窮治役聞盜則急追人家匪盜則立往自首恐為富家所牽累途中遇盜則羣起而攻否則望鄰見證亦難免禍也以中國幅員至廣之域人民良莠不齊之眾承平之際時無論日夕地無論遠近一人獨行而不憂其不至一人獨居而不慮其有他非治盜之重典曷克臻此末流之弊州縣四參之例不及四屆皆輟轉請託力求調任而視朝章如具

文一也隣近州縣偶破一案則事無論若干起賊無論若干人期無論若干久悉令自承而不問情真罪當二也南京三牌樓殺人案業將曲學如僧紹宗認為兇手誣服論抵處決而真殺人之周五沈鮑洪在他處就擒供出前節遂與大獄斯由於承審官洪琴西都轉非刑案老手輕易起稿未曾豫為之地先死之曲學如僧紹宗本屬無賴不問斬決杖斃痰死均非冤獄宜定為主要罪人而以餘犯待查為虛下之筆則他日縱有正犯另造口供認為幫兇俾無罅漏則可以自圓前說不致矛盾為人受過矣都轉以能吏為時所稱陳臬開藩皆

指顧間事不幸因此落職一蹶不能復起光緒癸未先
文莊簡浙撫過津將航海往李文忠專船送行時招商
局方製新艦曰海晏乘至上海與都轉同舟途中頗羨
西湖之勝景文莊因其案情之重畏清議未敢延納也
都轉往粵未幾病故張文襄為請開復甚費躊躇見于
晦若侍郎手書李文忠函稿於此猶足徵盛時恤刑之
意云

薄罪代杖重犯頂兇極平常事也明中山王故宅抄沒
歸公當鼎革之時謂屬賜第取諸國帑無人能為之辨
既而宅改提刑署一犯因加杖而呼問之則宅裔徐青

代人受刑言定杖數錢數不虞承審官之增重也王孫末路無足深論類此者徧處皆是無可諱言已頂兇每出於械鬪本有死罪以一死免衆人之死而許贍其妻子或同罪而因其貧或非貧而抱惡疾案件雖多案情大率如此河南斬犯胡體安臨刑呼冤一事殆兼茲二者而有之王樹汶劫案要犯本應處決差役得胡體安賄縱之去而令樹汶兼承兩罪不意當場舉發反得減等可謂狡已光緒初年三大案誤也非冤也主持平反者後皆失意歷歷可數云

紹興刑幕師弟相傳為業初學必自大幕始年滿之後

隨事勤習師以為可則薦往州縣由道府過司至督撫署年事既到則資望隨升格式盡通則操縱在握無他長也夏嗛甫大令以知縣需次豫章值先文莊開藩江右嚴定州縣追欠章程欲清軍興以後積習大令來乞見文莊責其交代大令曰能交代與不能交代之故無他缺有肥瘠之殊而已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奈之何文莊曰啟口引書知子為學人矣天下書汗牛充棟有教人賴債者耶何況庫歛時視學使者許恭慎也為大令緩頰求補過失文莊曰令將有缺出彼欠交代弗能與也公告其速繳恭慎以語大令大令思稍頃曰缺

耶其玉山乎妙之至矣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旋
還前欠往玉山任更虧巨萬倍舊數未及受代而逝世
沈文肅是時督兩江函勸勿登白簡將以入先賢祠廟
文莊命將大令所著明通鑑板歸江西書局折其欠數
其家不可乃復文肅書曰我彈劾而公開復各行其是
焉耳矣大令在官有一事為流俗所稱許者為杖斃教
民十八名一案大令呈文洋洋數千言以為緝邪崇正
除暴安良之計莫便於是者文莊曰奏入教士譟於朝
汝落職朝廷盱食矣大令懼而退謀諸撫幕高杏村改
為械鬪致死並造口供以實之由縣而司會詳以上幸

而免咎則刑幕依法成讞之功也後十有餘年文莊移督四川未及到任而有重慶教案教紳羅元義以亂民將攻教堂僱眾拒鬪殺傷踏斃十餘命欲加以重罪而毋詞謀諸督幕臧吟樵胡山農曰吾欲梟羅元義以徇於眾俾知所戒其可乎對曰案有由其可哉乃共定讞詞曰死由於踏踏由於追罪坐所由比以械鬪為首之例尚覺情浮於法應擬斬梟疏入報可會電線方展之渝立電就地正法法使為之請固已無及刑幕功用較之律師似無不及

湘軍志言子世忠落職閑居後朝中尚疑其有異志曾

文正在江督任中密使偵察至其家則已竹籬茅舍種
花蒔竹不復與聞外事矣湘綺老人此章紀載不知何
據世忠居安慶省城揮霍如故久之難以自給開設鴉
片烟館以為生計窩藏匪類自不能免會有斯文敗類
因欠烟資為其所辱糾眾復仇世忠野性豈堪受此強
制亦號召徒黨械鬪兩方頗有傷夷時裕祿為皖撫裕
庚在幕中聞之召至撫署言將有所戒飭世忠敝衣破
履從容而來殊不經意入門遂禁勿出疏請處之重典
制曰可詔書至皖裕祿先勒兵嚴為之備中夜取世忠
出行刑世忠見燈火滿前兵刃夾道知不能免夷然曰

我昔居魏位若有詔賜死當先謝恩令人取冠服來裕
祿不許遂誅之世忠本劇盜綜其所行所為一死不足
蔽辜然臨刑數語猶有磊落之象裕祿用法以事論事
則失之過甚湘綺老人湘軍志一書評者多訾其不實
吾於此亦云庚子拳亂裕祿任直督不之問反與匪魁
張德成曹福田分庭亢禮致釀大禍若以輪迴報應之
說定之張曹定為世忠後身裕庚寅緣至出使大臣歸
而沾染洋風至譯署置冠於地袁爽秋太常入而訝曰
冠胡能近履裕庚曰西俗如此太常云俗自西而人自
東雖學之竟似無益也少德菱供奉內庭著英文清宮

二年記於禁中事言之頗詳

雲南報銷案周瑞清等入刑部獄費至三千金龍繼棟等羈關帝廟費至二千金瑞清得小室三間繼棟止一間可自携僕作食且通家人賓客往來否則僅一小土坑以兩獄卒敝衣穢垢者夾持之飲食皆草具不許一物納入矣望溪獄中雜記有老監現監板屋之分貧者繫手足入老監有資得脫械居板屋費數十金至光緒初至百倍以上可畏也望溪言韓城張公廷樞靜海勵公廷儀悉草具弊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傳文忠尊人愚荃侍御為提牢廳時加惠於獄囚云然世縱有三

公復生僅片時之蘇息獄卒窟穴其中一或疏忽則故態復萌根株不能盡絕也

左文襄幼年自負幾不可以一世人稱之為小諸葛公
有時遊戲筆墨致友人書自稱老亮頓首其後豐功偉
業媲美武鄉可稱佳話常謂後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
擬古武侯所當曹操司馬懿對手較為勁敵然文襄勲
績南平閩越西定河湟過於六出祁山遠矣

左文襄西征之後才智已竭所謂鞠躬盡瘁者是也入
贊綸扉參預密勿乃醇邸用南城輿論以為左勝於李
及見其衰憊不免爽然若失舊例軍機大臣惟領班一

人上奏其餘則不問不敢對文襄越次而為王德榜求缺蒙恩許諾及下值議令德榜謝恩恭邸徐諷之曰且俟詔下乃已李文忠奏報永定河隄防一摺樞臣以文襄為外任熟於其事引與計議文襄曰宜先往觀欲即行恭邸訝曰不待奏准而遽出京若上問及將何辭以答文襄曰然則舉動必待奏准耶恭邸曰內廷中是則然矣

以下僭上惟君臣之禮宜嚴師弟則稍殺矣聖門之中有尊卑之別不可稍踰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

夫子隱然有天澤之分焉劉焉劉璋父子相繼為益州牧劉表譏其有西河之似可謂罕譬而喻庚子議和之役李文忠居賢良寺別宅建德周玉山制府時以直隸布政使為隨員寓寺東院有時乘肩輿而出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于晦若侍郎譏之曰如劉璋之在蜀此制府一時任意侍郎亦一時戲言耳實有其事者惟文忠丁憂之時張靖達護理直督庶乎近之其奏調豐潤張幼橋學士幫辦水師有參四道八鎮之說斯時學士直聲振中外挾以自隨實為示威屬下之意詔責其冒昧弗許相傳公子騫卿部郎清流黨人也與之為

友先得其同意而後奏入學士語人曰事誠有之而未
之允疏已遽上誠為憾事是日考差余適有小功之服
未之前往不知者以為避考待旨尤為誤會未幾靖達
至京遇學士謂之曰吾嘗讀四書文矣冒昧足以僨事
冒昧亦足以濟事學士一笑置之然靖達遂以是得罪
南城輿論直至移督兩粵開缺從軍眾口雌黃猶未已
也

朝鮮之役以國王本生父大院君與閔妃爭權王外迫
於所生內逼於所愛處置不善致啟內憂而興外患人
人知之不待言矣大院君朝鮮守舊黨也心嚮吾國為

息事寧人之本朝鮮國家大計固莫便於此閔妃喜新法少年急進之徒誘以自強之說而不自度德量力實為亂階變作朝廷遣將出師吳武壯率兵以往即先文莊部下之親慶軍於檢平之後留駐北省拱衛京畿者也武壯軍人不諳外交時張靖達署直督使丹徒馬眉叔同行入其國知其情欲去禍源有投鼠忌器之勢當時之上策縱亂卒戕害閔妃誠一勞而永逸其後日本定朝鮮之亂即行此計武壯見未及此知弗能治閔妃之罪更無詞可使出境必不得已攜大院君還譬如二人互鬪其過在甲因有他故不能使甲離其地而強乙

以去亦不失為中策使吾國於大院君之來優加禮貌
使之樂而忘返未始非息爭之一道乃視若俘虜待如
囚犯安置於保定府屬國忠誠之士反在羈禁之中人
心不平藩邦缺望莫甚於此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富國
視大院君為同類本乎一人之私不顧國家大患又無
故而縱之反使大院君一黨服事我者既已灰心閔妃
一黨謀叛我者更生異志不及十年東學黨再起而世
事不可問矣

母弟輔政周公猶有疑焉況下者乎一誤再誤雖宋太
宗未免於僭餘可知已惇恭醇三王猶有皇王氣概非

宣統間親貴之比也咸豐朝咸不見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見頗得養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賢是尚不分滿漢皆肅順匡輔之功秋獮熱河以軍符予曾文正實開中興之業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滅恭邸當國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李文忠尤其倚賴凡所措置足奠邦基直至宣統末年宮禁並無失德頗足彰明一朝盛治德宗嗣位初年醇邸欲以左易李既知不可任之益專文忠坐鎮津門朝廷大事悉咨而後行北洋章奏所請無不予也淮軍將校果有能者無不用也臣下彈章如黃澂蘭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譴責不能動也較之

他日疆吏賄買富國者殆有異焉文忠安內攘外聲望
極一時之盛富賢王倚畀之日正外邦傾服之時然地
位愈高益自隱晦威福之柄殊不自居張文襄督粵使
王雪澄觀察觀察政於北洋往見文忠文忠知其習滇事
語諷甚備而無暇及於新政觀察歸至滬見諭旨擢用
岑襄勤一切設施悉如所言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細而
當局之言聽計從也曾惠敏歸自歐洲文忠以文正之
嗣親近異乎尋常惠敏年富氣盛略示欲得兩江之意
文忠曰以子之才地勲勞且承先德何不可者江南地
大不易治先試諸陝甘何如惠敏怒曰雖死固不願往

既而醇邸屢以惠敏位置為問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
惠敏困於譯署鬱鬱而卒病中頗憇文忠負義時人方
知文忠遂執朝政云又有一事足以與此互相印證者
張靄青觀察南城謂之清流靴子譏其比之於腿猶隔
一層也又謂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達為誥封清流以
善與諸名士交而有是稱觀察才識文忠固所夙知先
文莊以姻婭故益加青睞需次入蜀立予鹽差旋補建
昌道缺致書文忠薦為按察使文忠復書曰朝廷黜陟
從不與聞再請則曰道員陞臬鯉魚躍龍門談何容易
其諱言權勢而慎重名器如此

李文忠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
主在漢臣中權勢為最鉅生平持盈保泰從不敢擅作
威福雖參預密勿惟恐人知素與先文莊交善令觀所
遺書牘一再表明其志可見時人誤為宋之賈似道明
之嚴嵩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禍令人劾
文忠者充其極至御史回原衙門而已猶可藉此得美
名博取人間富若貴亦何憚而不為哉推原其故文忠
雖無不滿於人意之處然李氏族大人眾良莠不齊與
民爭利倚勢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與
先文莊丁憂起復入京過天津寓文忠行轅與趙子方

觀察居一院子方密告傅相疏薦旋見而言謝文忠笑曰子方洩我幾事矣內意將簡東撫以法越生釁浙省海疆事急陳雋丞求調因移雋丞於東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其後醕邸閱海雋丞中丞不諳諸王儀制為備行館於烟臺用黃緞繡龍鋪墊醇邸行時唯恐太后見疑特請李蓮英自隨名為優禮親藩以內廷宮監齎送往來出於體恤之誠隱寓監察之意聞地方供給越出禮外訖詞不復登岸張勤果從辦海軍勲勞甚著隨節出巡遇事輔相頗為邸所激賞未幾黃河決口雋丞中丞去官勤果即繼其任清史稿採取斷爛朝報似未貫

串

清史而立貨殖傳則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巖杭之仁和人江南大營圍寇於金陵江浙徧處不安道路阻滯光墉於其間採奇贏使銀價旦夕輕重遂以致富

王壯愍自蘇藩至浙撫皆倚之辦餉接濟大營毋匱左文襄至浙初聞謗言欲加以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則借外債尤非光墉弗克舉迭經保案賞頭品銜翎三代封典儼然顯宦特旨賞布政司銜賞黃馬褂尤為異數矣

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錢肆其子店徧於南北富

名震乎內外僉以為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貨財動輒鉅萬尤足壯其聲勢江浙絲繭向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墉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操縱農民咸利賴之國庫支絀有時常通有無頗恃以為緩急之計

先文莊撫浙之初藩庫欠光墉資二十萬尚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光墉見稱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為誰問之乃相陰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產聞先是關外軍需咸經光墉之肆頻年外洋然市不振光墉雖多智在同光時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譯者每昧外情且

海陸運輸利權久失彼能來我不能往財貨山積一有朽腐盡喪其貲於是不得已而賤售西語謂之拍賣遊露窘狀上海道邵小村觀察本有應繳西餉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

光墉有銀號一典二十有九田地萬畝其他財貨稱是上海杭州各營大宅其杭宅尤為富麗皆規禁節仿西法屢毀屢造中蓄姬妾輩十餘人先一日光墉由滬而杭盡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鍵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歸取物有懷挾者任之光墉選豔惟愛幼孀

身商金
以為淫佚恣意之便本無一人崇尚名節故一聞而散
毋稍留戀

次日光墉將其業產簿據獻於文莊不稍隱匿在落魄
之中氣概光明曾未少貶抑文莊為設局清理令候補
州縣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踧踖莫知所對語文莊謂
此二十九人者曰諸君學古入官獨不思他日積貲致
富設典肆以謀生乎收典猶開典也不外驗貲查帳而
已

文協揆存款三十五萬疏請捐出十萬報效公帑其餘
求追以胡慶餘堂藥肆之半予之孫子授侍郎乃文莊

庚申同年也有萬金在其銀肆內張幼樵學士來書云
子授得失尚覺坦然而家人皇遽慮無以為生計乞為
援手亦諾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債之書積之可以丈尺
計則一時闌闌中擾亂情形可想見已

前一歲有僧以貲五百元存於杭城典肆肆夥以為方
外書名不便拒而不納僧以木魚敲於門外三日三夜
光墉偶過其處問故許之及是僧至取款不與則敲木
魚不止肆夥笑謂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
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
以婦人衣褲折價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誠不知

死所矣揮淚而去其流毒類如是

是時賈商販豎挾胡氏物出售者其類不可勝數罔不顯其奢麗其屋上雕鏤室中几案園內樹石每易一主輒遷移以去至於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幾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壽筵不足一歲杭人謔之曰使母早三月逝當備極榮哀之禮此老婦人真以壽為戚矣

海上花列傳中黎篆鴻即光墉也語焉未詳傳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無考然光墉有後嗣慶餘堂之半仍為彼有營業至今不衰云

台匪黃金滿逸盜也盜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溼山陬無
不可以容身雖欲緝獲無尅期必得之理當時大亂初
平人心未靜不逞之徒輒假之為標幟江浙兩省每遇
盜賊之案均用影射甚至蘇州文廟以金滿名易入神
位尤為駭人聽聞先文莊任浙撫詔旨督捕甚嚴復使
彭剛直往浙專治其事而渺不可得會舊部文員中徐
春榮杭人也與天台縣廩生謝夢蘭習令夢蘭入其穴
招之來降問以近日江浙兩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
榮引之入見乃一委瑣不堪之賊也文莊謂曰為盜而
梟首於吾轅下者不知凡幾爾犯罪纍纍而許以不死

何其幸也金滿作向前勢曰撫臺命我前進幾步即上前幾步又作向後勢曰撫臺命我退後幾步即退後幾步文莊曰如此良佳及剛直入粵督師携金滿往且為之娶至粵來書曰金滿又納妾從此不思為賊矣同時清議頗不以招降為然文莊於始早為之計令台紳請於剛直剛直許可乃會閩督何小宋制府銜入奏而言路彈章仍復不免一日文莊至幕客文芸閣孝廉室見一簡為盛伯義祭酒書論及金滿案言一劾不許必再再劾不已必三云及時過境遷皆知金滿無貳甲午之役將用以拒敵皆曰彭剛直招降之功也吾國士大夫

毀譽大率類此

東晉焚石勒幣壯哉自此以後莫能幾矣然宋以歲幣奉敵猶能言和延祚百餘年而後亡推原其故國家尚有斷制之力不為士夫所劫持至明末欲和而不敢和可和而無以和則莊烈之朝綱不如真仁高孝遠甚而南宋道學方盛之時尚有正氣又非東林諸人比也道光朝海禁大開夷務為第一要政於是挾一罅之見者哆口張目發為快論以隆虛譽而謀私利置國家安危生民禍福於不問甚謂寧可覆國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紀程云不意宋明諸儒議論流傳為害之

烈一至於斯足為流俗箴砭而遠大計畫木之及也以
弱遇強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
珠玉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足成霸王之業
滔滔者何足語此

天下事皆有兩端一端以款為罪則自命清流之列者
也當時諸名士為首者稱四大金剛負敢諫之名為朝
廷所重一疏上聞四方傳誦平時諫草輒於嵩雲草堂
為文酒之讌商榷字句有張某為之奔走傳觀者呼為
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則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謂較之
於腿猶有間也因而有貲者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

為誥封清流由是互相標榜以躋顯貴既有捷徑則人莫不趨徒黨之眾固其宜矣於是一端以款為主恃洋務二字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敗惟憲齋依北洋獲以保全己酉之歲日本游士竹添靜一者移書通商衙門欲見吳江殷譜經侍郎及南皮張香濤太史主者以聞上知其人屢加不次之擢南皮遂由編修得司業躋閣學授晉撫先以外力致貴得志後不忘其本用人行政惟以洋務為重於李文忠則亦步亦趨尤極其揣摩之工非餘子所能望其肩背及憲齋敗於遼西清流之中惟餘南皮一人如碩果僅存銳意新政

實得文忠心傳再傳而武進項城南海新會同時並出
遂屋清社

周武壯於軍務平後駐防小站以西法練兵每日往校
場親自督率當時北洋淮軍平日不忘武備者以盛軍
為冠髮捻兩役舊將存者亦惟武壯一人甲申之歲丁
憂回籍旋即病故淮軍命運于以終焉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督兩江特召入覲人人心目
中以為忠襄久於行間嫻習營務應變之才或非所長
也及見張幼樞副憲論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滿是懼
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師七八萬皆百勝

之卒先打捻子後打回子再打鬼子寧待今日見周小
棠通政有舊稍作深談曰我師今與西師戰有十六字
秘訣曰先去先敗後去後敗同去同敗不去不敗值邊
情日急副憲通憲常相見述及訝曰奈何於彼此之不
同也翌日會於譯署恭邸問曰事將奈何時副憲通憲
及諸大臣皆在側頗覺答語措詞之難忠襄曰吾猶礮
耳諸公猶礮手全權在握諸公命勿動礮之為物靜物
也待命則已諸公一撥機括則彈丸立出當時聞者四
面均有照應及去僉服其應答之妙忠襄既復任先將
南洋兵輪大者三艘遣出也室法艦追逐至鎮海攻擊

月餘弗克而吳淞反不被兵江南防務詔使閩縣陳伯潛學士為之佐閩縣素好言事忠襄輒不列銜使獨具名會軍務不利各省多受嚴旨詰問閩縣去而忠襄身名俱泰同時將帥善處功名之際毋若此翁者也

先文莊初至浙籌畫防務查問庫欵時糧道庫尚存銀二十萬兩藩庫欠阜康銀號銀二十萬兩相抵無餘空如洗矣推求其故則日供西餉之不給時德曉峯中丞為布政使召問之曰前任楊石泉中丞何以含己而去人方伯曰聞諸幕中雖竭所有以與之左公責言猶無已時問楊中丞之官祿何自而來區區者反靳而不與

文莊曰此言私也非公也其自今日止勿解西餉為海防計此浙省海疆兵事之始未幾甘督譚文勤公果有書趣方伯協款方伯以自備無力辭文勤來書詰問浙省何備之足云方伯以告文莊令以法釁將起婉復之先是左文襄西征事急文莊時撫江西承平無事常盡力以給其用及告終養歸西征軍罷文襄疏請嘉獎各省接濟者文莊曾膺上賞頭品頂戴至是甘浙以協款而有違言文襄因舊誼馳書致文勤言浙之助財非定例所有毋執成見過於爭競其事遂解文莊與岑襄勤之交亦以江西協餉之故襄勤謝書今猶在篋獨在浙

撫任內不與甘餉者時地之不同也

先文莊於東捻平後乞病歸知軍力單薄不足當捻衆也請以所部一軍予潘琴仙方伯俾合衆擊賊時李文忠代曾文正為帥不允使本軍中資望稍深者吳武壯領之且曰吾終當留此軍與子及浙防漸急吳武壯率師在朝鮮文莊函致文忠索之文忠游移其詞未幾豐潤張幼樵副憲來書云筱軒久駐朝鮮其雅歌投壺之概尚足愚朝鮮人耳目若移而之浙文人無行者必將趨之若鶩截曠之餉不足以供其揮霍云文莊得書笑曰傳相示意也此軍終不予我矣其後軍分為二留江

南者曹德慶班廣勝領之駐吳淞在冀北者黃仕林張
光前領之駐旅順將領四散獨樹一幟位至直隸提督
者葉志超久從文莊在浙授福建水師提督者楊岐珍
終守鎮海者吳杰從至四川授重慶鎮者錢玉興授川
北鎮調直隸宣化鎮者何來鰲官廣東提督者蔡壽亭
隨張文襄領軍曰凱字營者吳元凱皆久於征戰官位
較崇其餘無實職者未及顯貴而戰死者雖屬部下而
非親隨者不在此列

先文莊部下以吳武壯為讀書種子視之最重東捻平
後求解兵柄即以眾授之李文忠殊不謂然文莊曰筱

軒不我棄也當時追寇常距糧臺數十里外所得寇食常輦以從遇餉銀前後不屬之時用以贍軍瀕行悉與武壯有領字收據久存吾家至彼若何支銷亦不之問也同治壬申文莊由陸道入覲武壯時駐軍揚州送至清江浦始返骨肉之親殆不啻焉武壯故後為請建祠於嘉興未幾長君子恒往謁祠遂至杭州館於撫署文莊以故人之子畜之子恒性豪邁不守矩度文莊弗善也一日謂子恒曰尊公入祠之日吾恨未往默祝一言以詢之子恒曰死者已矣何詢為文莊曰吾問何術以止其乃郎之誕也子恒無愧色亦終不悛及文莊督蜀

請假回無為州宅吳王夫人率其次子彥復來見寓於
余家文莊視彼事如家事責善難免過甚偶問彥復經
句聲色俱厲彥復時年十六急自辯曰五經素未熟讀
文莊謂吳王夫人曰嘻筱軒日與文士游其子未習五
經辱莫大焉又勗彥復曰勉之速求學未為晚後生小
子每不知先代之事遂愈遠而愈疏非惟在公為然也
雖在私亦有之

法艦至閩豐潤以浙為閩督轄境電調浙江超武建威
兩艦艦長未奉巡撫之命不敢駛往豐潤恐其違命奏
請逮治先文莊怒擬疏彈劾豐潤玩寇之咎已將驛遞

幕客汪小彭曰公勿爾不日行見豐潤敗矣公何所圖而取怨於友事遂中止未幾豐潤書來借艦云浙僅兩艦無能對法如移而之閩閩足以禦法而閩日固閩足以衛浙而浙不孤於以見蘇李合從之計足破孟明鄙遠之師郵至馬江已敗船械俱燼矣及文莊移督四川超武拖船送至漢口乃還

法攻鎮海之役先文莊為戰備命吳吉人副將杰守海口招寶山礮臺舊部中楊西園提軍岐珍錢榮山提軍玉興馬聘三總鎮朝選均守要隘未幾法師船果至攻招寶山弗克杰功居多提督歐陽利見湘人曾文正之

妻黨遠族也。剽掠軍中，曾獻策令軍士各持竹筒一敵，至擲之以羈絆馬足，傳為笑柄。因文莊素輕其人，弗予增兵，亦弗重用。及文莊移督四川，利見謂副將居心險詐，函請閩浙總督奏參革職。時寧紹台道薛福成新簡，英使抗疏力爭朝廷，以諮文莊副將得昭雪，留川防邊。及日本師起，浙撫廖毅似中丞疊電調用，皆辭不往。中丞取朝旨促之，而後行守鎮海，歷任巡撫，仍之至死，乃易人諺曰：國亂思良將，惜乎承平之時。凡事未之豫也。中法之戰，湘淮舊將猶有人焉。馮勇毅、王孝祺鏖戰於越南，劉壯肅、孫壯武措拄於臺北，皆有令名。鎮海之役

李文忠電稿載上海電報提音薛叔耘副都浙東籌防紀畧胡為中外交涉後初次增光之事先文莊身親其役當時繪有戰圖進呈御覽其副本尚存余家戰最烈者為吳杰守威遠靖遠鎮遠三臺當礮火之衝奮擊甚力功最鉅者為錢玉興潛伏清泉嶺下置過山礮擊毀法船自是法艦不敢近甯波海口總其成者為楊西園尚書皆文莊親慶軍舊部也清史稿求其案卷不得乃以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當之茲將光緒十五年六月文莊昭雪吳杰原奏摺片錄下

吳杰係儘先參將責任鎮海營守備管理鎮口招寶

山礮臺已歷多年臣前在浙江巡撫任內因籌辦海防親往查看見其隊伍整齊礮具精潔演放靈便頗諳西法訪諸輿論平日撫馭礮兵威惠兼施能得其死力心竊器之光緒十一年正月法艦將犯鎮口所有南洋援閩之三輪避入鎮口人心惶懼浙江提督歐陽利見惟怯無謀倉皇失措倡為徒礮拆臺退守之議將欲徒招寶後堂大礮經吳杰極言不可流涕力爭歐陽利見志在必行謂違則即行正法臣聞此信嚴電飭止乃定守口之計及法船多隻來攻招寶礮臺數百磅長彈紛落如雨鎮海甯波一帶人民遷

徒一空前鎮海營參將鄭鴻章所部兵丁竟有翻穿
號衣潛逃者吳杰手開鉅礮與南洋退回之輪船彼
此齊發各中兩礮洞穿法船兩隻敵始敗退越日又
來猛攻復擊退之法船尚於我礮不及之處攻打旬
餘竇賴吳杰穩守招寶一臺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
海洋人登諸畫報中外傳為美談事平之後法提督
李士卑士固求登臺履者訝其布守之堅固歐陽利
見因羞成怒竇陰仇之臣會同調任閩浙督臣楊昌
濬將鄭鴻章奏參降補即委吳杰署理鎮海營參將
查鄭鴻章貪庸恇怯歐陽利見所與沆瀣一氣者也

劾其所愛用其所憎歐陽利見益痛恨之大抵義烈之士敢於赴湯蹈火不懼營私獻媚聲望愈美怨毒愈深加以標營將弁侵餉是其故智欲去吳杰而奪其礮臺差使自便私圖亦以浸潤之見迎合歐陽利見之意於是乘閩浙總督卞寶第到任未久不知底蘊朦朧請參革浙東官紳士庶多抱不平臣閱邸鈔正深詫歎頃奉諭旨欽感交併乃知公道尚在人心是非難逃聖鑒竊思海防為目前第一要務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將遭貪庸提督之進讒誤被參劾深恐內寒將士之心外為敵人所笑夫以專閫提督吹毛求

疵於一守備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遠隔二千里到任未久之總督據提督來函參一守備亦祇是循例辦理臣何能越俎為之昭雪惟欽奉諭旨垂詢三端臣在浙有年聞見較確吳杰才具實足備干城之選平日辦事實屬可靠至擊退法船之功尤赫赫在人耳目者臣與卞寶第係兒女姻親此次誤參自未悉吳杰立功之底蘊查海防獲勝係臣在浙江巡撫任內之事見聞最真吳杰之才衛榮光必知其可用而吳杰鎮口之功或不如臣親見之詳事關海防現奉特旨着即據實覆奏臣具有天良何敢引嫌避怨姑

負天恩理應披瀝直陳固無庸為下贊第迴護尤不敢為歐陽利見曲徇也

鎮海擊沈法艦薛副都時任甯紹台道謂先文莊奏報全憑諸將領告捷文書不善描寫未免將捍海奇勲湮沒不彰乃援乾嘉年間新疆回疆之例繪成戰圖附說茲摘鈔如下

浙省至甯波郡城向有電報由甯波至鎮海四十里乘潮往返文報稽延法越事起撫臣擬親蒞甯郡就近調度薛福成以巡撫出省則調兵籌餉轉多隔閡因請由甯至鎮添設電線一切機宜電飭營務處薛

福成杜冠英傳諭各營雖相距數百里而號令迅捷
如在一室十年冬法船遊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
後與法船相持數月電報往來日十數起軍機無誤
則設立電線之效也

鎮海海口散漫南岸育王嶺布陣嶺孔峙嶺清泉嶺
沙蠡嶺北岸蠡浦灣塘沙頭堰等處均登岸要區招
寶山至梅墟關繫尤重撫臣飭楊岐珍錢玉興將南
北營壘布置後各率所部修築隄卡故聲勢聯接脈
絡貫通焉

鎮海口自小金雞山至招寶山寬約二百丈馬江告

警後撫臣以南北兩岸雖有礮臺僅二百磅子大礮一尊若不於海口設立攔阻船路之物恐敵以一二兵船羈絆礮臺餘船直駛入口兩岸營勇力無所施檄飭營務處薛福成督同杜冠英與甯波府宗源瀚購買椿木用機器排釘海口或七八十枝為一叢或四五十枝為一叢或二三十枝為一叢自南至北橫立二十二叢自內至外直列十叢經營數月始告竣海口定議釘椿撫臣慮椿密則水道壅滯椿疏則罅漏較多復飭薛福成督率杜冠英宗源瀚買海船三四十艘飭令兩岸防勇滿裝石塊排沈椿縫之內中

間仍留口門二十丈以便商船出入另購大船五艘
三槓網三重並借甯商寶順輪船一二以備有事時
封塞口門厥後五船雖沈寶順尚留未用商旅仍通
餉源不匱而甯鎮居民安堵如故蓋恃樁船之力也
海口設防撫臣咨請北洋大臣飭派水電匠目四名
到杭州設局製造並購置水旱電線飭楊岐珍於營
勇礮兵中選擇精細伶俐者令其習沈埋演放之法
岐珍與杜冠英督率吳杰於海口沈船排樁之外沈
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縱橫相距十丈許共沈四十
八雷又於小港瀕海巖要之處埋伏地雷六十枚其

他如布陣嶺孔峙嶺清泉嶺沙蠟嶺蚶子嶺等處長
牆卡門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敵知有備始不敢
登岸

法船在馬江開戰寧波紳民指目教堂昏言法人藏
匿大礮將為內變薛福成照會英國領事官固威林
俾轉告法國主教趙保祿速遷往江北岸居住趙保
祿請飭查教堂果有大礮與否薛福成謂此說本非
確實但眾怒難犯如不速遷日後斷難保護郡城團
練夜過教堂或以矛撞其門爭詈法人法教士不自
安乃率男女徒居江北岸薛福成允撥兵代守教堂

亦隱以稽察奸宄俄而定海訛言又起定海民入教者二千人教堂內日糾二百人操演槍聲與定海鎮操兵聲相溷也薛福成謂徒其教士則教民無所附麗適奉撫臣嚴檄督促致書定海守將密商機要而明告法教士以不能保護往返駁辯甚堅趙保祿語多恫喝薛福成嚴折之一日教堂中闐然則教士已盡室遷回甯波江北岸矣薛福成乃稟調衛軍右哨及派衛安勇五十人駐紮江北岸名為保護教士實拘守之教士亦悚服聽命又令新關稽查洋船凡法國商民教士但准出口不准進口以清間諜故海口

鏖戰而內地晏然

法事日棘撫臣函飭薛福成遵照北洋大臣電傳密諭設法暗阻敵船引水甯波尚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師密士二人領新關執照駕小船在鎮海口外受雇領港薛福成與約月給厚費俾飲船入口交杜冠英差用是時師密士適接法兵船密信雇為引水薛福成使拒絕法人且另給重資以酬之既又函會稅務司葛顯理派洋人隨同杜冠英撤去新關向設之七里嶼虎蹲山等處塔燈標桿浮筒以迷敵輪之路迨開戰後薛福成偵知孤拔在上海募英人赫爾德人

貝倫為入浙嚮導各許萬金如傷亡則十倍給其家屬因亟電商江海關道邵友濂派員禁阻聲言將撤銷其執照永不許在中國引水乃議定各酬以千金福成復告各國領事如有洋人為法船引水寧郡民情強悍必相率而攻燬洋房此以一無業之莠民累及合埠安分之富商也且難保非法人詭計欲故壞各國聲名諸領事以為然密致書駐滬領事禁約洋人後聞孤拔欲募引水以攻鎮海懸價六萬金而莫之應云

法船四艘駛入蛟門撫臣得報飛飭各營要約賞罰

並嚴飭南洋三輪合力協助電飭杜冠英傳諭各礮臺鎮靜以待正月十五日未刻法將孤拔來一小輪親入虎蹲山北測量水道我臺開礮擊之幾中乃遁去旋一大黑船名紐回利撲攻招寶山礮臺杜冠英飭礮目周茂訓開礮迎擊一發中其船頭敵勢惶迫掉頭用排礮轟擊又被我礮臺彈折頭桅我礮臺亦被敵擊中數十彈彈重二三百磅陷入三合土內後一彈著我礮洞門楣鐵炸入洞擊傷周茂訓右脛杜冠英令吳杰親自開礮楊岐珍亦至礮臺全勵弁兵又彈中敵船尾南洋兵輪亦兩礮擊中敵船隨後三

法船羣開排礮我兩岸亦開排礮禦之自未至申轟聲不絕法船連受五礮傷亡頗多我礮兵勇丁祇陣亡三人耳

正月十五日之戰法輪敗退泊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添兩船已刻復以一大黑船駛入虎嶼山之北攻我招寶山礮臺楊岐珍杜冠英督率吳杰開礮敵船甫近即被我彈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橫木下墜壓傷兵頭及護從多人南洋兵船復從旁擊中二礮法船創甚收旗轉輪僅獲出險遁去厥後閩浙總督楊昌濬接探員電報有法船運到一兵頭之柩葬於馬

祖澳送葬者數百人據傳即將軍迷祿正月十七日
在鎮海傷亡者也

法船再敗之後不敢再近招寶山口門十八日夜乘
風雨晦冥將用小船潛登南岸圍襲我港口之礮臺
我師水陸弁勇每夜輪流放哨副將費金組督見小
船戒營勇屏息以待及其漸近突發槍礮盡力截擊
沈其兩舸餘悉驚遁

小港礮臺舊置礮位五尊內光膛生鐵礮三尊未能
及遠鋼礮擊遠兩尊彈僅重四十磅早經移置沙嶺
嶺烏龍崗但留空臺為疑敵之計正月二十七日法

船遂對小港開六七十礮著礮臺十數彈陷入三合土內二十八日又來轟擊連開數十礮未中復將礮車吊桅頂意在憑高易中乃甫扯登桅繩忽中斷礮墜艙面壓斃多人自此遂不來攻其為計窮力竭已可概見

法船屢挫之後退泊金塘唯以一船向前拋泊倚游山為屏障錢玉興以乘夜襲擊可以得志適當薛福成在鎮海勞軍相與密商定計二月初四夜錢玉興親督副將王立堂選敢死士潛運後膛車輪礮八尊伏南岸清泉嶺下四更後突擊之礮船連受五礮傷

人頗多傳聞孤拔亦受傷云法船開礮回擊彈落水
曰我軍一無所損旋即收隊

法越戰役中張文襄授山西巡撫閩縣會辦江防豐潤
會辦福建船政以詞臣而任軍役皆異數也文襄受命
上書謝恩有身為疆吏猶是依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
敢忘經營八表之畧文襄既去其兄文達相國偶取視
時辰表笑謂客曰余只一耳其七在舍弟所及越事急
移督兩廣力主潘仕釗之說弛閩姓之禁頗為時論所
訾時各省軍務多不利閩縣單銜條陳時務觸上怒錫
級去侯官與閩縣同城實為一地豐潤敗於馬江船械

身 卷之二
四 卷之四
盡失疏請卹馬江死事諸人疏有云李長庚死事於閩
洋而其部將邱良功等卒平海盜曾國藩初覆師於湖
口而其後遂為中興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復
抑亦天心之卓殊艱貞措詞之妙不可言喻都人為之
聯云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菸廣東開賭三邊會辦
請先者侯官降級豐潤論功

醜邸隱握朝綱禮過文士以要時譽開當時詞臣言事
清流結黨之風洎法越兵興輅車四出率一試而敗惟
南皮聲名俱泰粵督張靖達制府桂撫潘琴軒中丞以
軍事失利相繼罷南皮繼任適我軍先敗後勝克復失

地當時戰將馮子材蘇元春悉前任疏薦至軍王孝祺本樹軍舊部以靖達弟勇烈倒樹灣與捻戰敗死坐失主將貶職至是起用南皮以文人為帥激勵將士坐收成功虞允文米石之提不能專美於前矣

闈姓者廣東賭局之最大者也頭家為富商大賈主其事開科之年設局賣票令人入錢豫擬榜中每姓幾人以千萬為一決俟揭曉按中否以定輸贏其始僅行之童子試繼行之鄉試後漸行之會試其大力者至為所擬之姓廣通關節以冀必勝於是姓愈僻者愈為奇貨可居房官及提調監試各官皆陰行賄賂轉相販鬻督

撫收其稅以為利名曰罰款故行者益縱士之應試者
多托贖商賈自稱門生大為風俗之累

法越之役左文襄視師福建將率師以帆船渡臺屬下
知其耄昏日送之登舟行夜回舟載之返數日不得達
託言風逆舟不得近乃復登岸彭剛直視師粵東出示
諭眾有食肉寢皮之語為西人所見詫為野番黑蠻所
為朝廷亟詔止之乃止英雄末路誠不免露出暮氣然
何至如是之甚誠以二公少壯至老身在行間無日休
息心力交瘁久矣剛直疏中又云古來臣子往往初年
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錯繆由其才庸亦其精氣

竭也讀之能無慨然

倭文端忌洋文則命管理同文館李文正忌洋務則派為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二公終身不往朝旨亦不催促在政府諸公之意但使知難而退可矣不必強之上道反為外交之梗也鄧鐵香侍御以強項名派至譯署以折之侍御非文端文正二公比不敢不往雖疏請改武官軍營効力以為嘗試不獲所請而仍就任繼之以談邊務而使往勘越南邊界大窘而返類此之舉近於惡作劇取快一時有礙大體若在康熙乾隆之時固必有以處之不若是之狹也豐潤之閩侯官往蘇吳縣至津

不問軍旅之事曾學與否凡主戰者即使往戰地尤近滑稽

英主迭出無取乎貴彊之相從未見有大臣匡君之過者御史章奏不避忌諱容或有之均置之無足重輕之別不足深論先緒初惟閻文介可謂大臣直樞廷兼縮度支承髮捻亂後制國之用量入為出深合理財之法時醇邸阿太后旨修復頤和園須用鉅款輒為公所靳醇邸憾焉會議錢法以微過革職留任未幾復職遂乞休越五年薨邸怒猶不息擬不予謚查本朝大學士卹典無此例內閣擬字園出文介在上意為非佳名

故予之然公之耿直雖百年猶一日也

甲申之沒都中對語最盛之時也譏張豐潤何子義云
堂堂乎張也張張乎何之譏閻文介張文達烏少雲孫
萊山云丹青不知老將至雲山况是客中過又譏閻文
介云辭小官受大官自畫供招王介甫全戰局附和局
毫無把握秦會之辭小官二語乃文介疏中語也又譏
張豐潤云三錢鴉片死有餘辜半個豚蹄別來無恙謂
未戰之先聞彼常時言三錢鴉片殉難及敗携豚蹄途
中食之

豐潤赦歸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時人又有三聯一云養

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
不是東西以豐潤賜環先就蓮花書院館席既而入贅
也二云後先判若兩人南海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
半子朱家無婿張氏無兒言豐潤先娶仁和朱修伯京
卿女次娶邊寶泉中丞女後娶文忠女三云中堂愛婿
張豐潤外國忠臣李合肥當時浮議更遷怒於文忠然
觀文忠尺牘蓋於豐潤再斷絃後與有婚約而不虞其
戰敗受譴之至於斯也豐潤敗後自稱賤子乃用杜甫
賤子因陣敗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簣齋學書未學戰戰
敗逍遙走洞房抑何可笑

邊帥圖利愈達而愈無忌憚楊玉科在岑襄勤部下為
健將全滇底定功列一等法越之役慷慨捐生充足令
懦夫失色惟生性過於豪放是其一短曾游滬瀆涉足
花叢任情揮霍殊不自檢遂令東南人士致疑於滇池
之地為珍寶蓄聚之所可望而不可即古人所云債帥
者非耶

各省司道及學政向由本省督撫於年終出具密考以
備朝廷酌量黜陟其有治績平常或人地不宜則內調
候簡每年二三月大批人員更動且有令督撫另具切
實考語者皆密考作用而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其

重之如此浙江德曉峯方伯在先文莊巡撫任內欲予
某甲署缺未得許可而先受賄某甲人財兩空執刀立
撫署官廳側言俟其出與之併命首縣某慙人也遽入
告曰某甲將行刺遂交首縣看管羈之客室後有井溺
焉文莊憇之以其女為禮邸側福晉知有繫援且懲於
文友石之屢擊不中也欲使去浙年終密考括以四字
曰堪任封疆未幾方伯簡贛撫四川松錫侯方伯在文
莊總督任內頗具幹略文莊愛其才而疑其心年終密
考予以十六字美詞次年召入陛見送之曰吾以堪任
封疆四字而曉峯得任方面今以十六字頌子行矣勉

之未幾方伯簡滇撫閩文介出樞府其門人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兩方伯同時以密考左遷文介上疏辨論謂為贛撫德馨陝撫葉伯英私見奉旨詰責然二李雖狷介一流不免君子之過究勝德馨後之讀史者自能明辨德馨即曉峯名

寶竹坡侍郎癸酉典浙試歸買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鞵頭船娘也入都時別行水程由運河至通州及侍郎由京以車親逐之則人船俱杳傳為笑談壬午典閩試由錢塘江往與江山船妓狎妓面有痘癩侍郎短視不之覺也歸途娶為妾鑒於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

袁浦縣令詰其偽欲留質之侍郎大懼以平時風骨頗結怨於人恐疆吏發其覆遂於道中上疏請罪部議褫職報可侍郎曾以蒲圻賀雲甫尚書認市僧李春山妻為義女劾之去京人為詩嘲之曰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閩壤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曹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娼吃白茶為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婿漁家

于晦若侍郎文芸閣學士梁星海京卿少時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與其面皆不相同雖圓顧方趾而大小各別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無不合人情無不妬

三人中惟學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稱天閻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盡以恣學士一人之淫樂而無悔及得交志伯愚將軍益稱莫逆將軍非惟嗜好與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謂奇事聞學士曾得一房中藥方治暗疾有奇驗以與將軍一試而獲同等之效再試則不驗矣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終身居學士家蓋三人者皆文學侍從之臣禮教非為吾輩設也

先文莊督川第三年實為光緒十四年英人滅哲孟雄部耀兵藏界西藏葛布倫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率兵一萬五千禦之戰於捻都納山下藏兵敗而奔英人追擊

至咱利亞又敗三敗至東朗熱藏兵大奔適江攷守備
蕭占先奉文莊命往止藏番無妄動聞敗立江攷汎幟
於道英兵見之乃止不攻占先與英將薩海會於仁進
岡占先曰奈何涉吾境薩海曰藏番來攻追之及此占
先曰藏番吾屬也亂番可誅良番何罪受此屠戮君獨
不念中英兩國之誼乎薩海曰惟然故入境無所犯天
氣漸寒今歸耳乃退師知府松志文從駐藏大臣升奏
入藏歸述如此川人聞傳蕭守備與英戰大捷若得江
浙文人點綴是又一黑旗軍臺南獨立矣
英據哲孟雄之歲先四其部長西金王於葛倫綳王母

及子暨親族頭目避入藏屬春丕山英將薩海追藏兵
至春丕山坐尋其母子不獲戰事既畢王母率親族訴
於駐藏大臣升泰且求救升泰懼於英弗許王送衣物
至邊且言伺釁將逃歸升泰不納英人益無忌

咸同之際旗籍大臣中倭文瑞以理學著稱一時風化
頗為之轉移吾鄉吳竹如侍郎與之志同道合蔚然為
一代名臣費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為先文莊朝殿之
師每見敬禮有加稱譽不容於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
太平之象雖恭王當國皆公贊襄之功及卒李文忠歎
曰旗人中麟鳳也傾服如此宗室岐子惠將軍出鎮成

都與文莊曾通蘭語而見解不合文莊不以加旗餉為然主張以歷年八旗欠餉准其移獎實官俾克轉售得資以濟窮困將軍曰轉售必有折扣是虧在旗民宜待國家財政寬裕仍取之官成都旗營兵有為盜者照章應先銷旗檔旗籍而後加刑華陽縣知縣張濟於報案公文不載其旗籍而錄於口供文莊閱案已畢未覽供詞遽批就地正法將軍問知其故即請將張濟解職參辦文莊曰治盜嚴而加之罪民其謂我何願公寬之將軍固執不允因之大閱既而交好如初其堅忍之性真旗人之健者也

舊制景祖以上宗支稱覺羅景祖以下子孫為宗室而格格額駙則無限制乾隆三十六年宗人議准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孫所生女照例視爵封授格格額駙給與俸祿其餘王公之女給虛銜推恩至四世以下同治二年詔自高宗純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女均為近支照例封授格格額駙給與封祿其餘均為遠派僅封授格格額駙虛銜雖以次遞降仍推恩至五世以下凡一朝崛起封建親戚屏藩帝室當時人數無多未始非榮幸之事傳之既久至光宣之際愈演愈眾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額駙名位求其一飽而不可得成都將軍岐元

子惠自言幼時貧困夜出挈籃賣蘿蔔行至某處近於其姻家聞聲延入與語慚而逃去余家在舊京時車夫用一重僮即有額駙職銜問之則云非此將生以待斃遜位以後艱苦之狀不忍言矣

屠梅君請歸政之後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聖鑒懇恩披覽然後施行一摺在醇賢親王疏請繼續訓政數年之後而上者也醇賢親王之於德宗義雖君臣恩實父子王既有此請則是時德宗年少聖德未宏將以有待自可默喻屠侍御更陳所見何致遽膺譴怒其故不得而知果如侍御之言者可免甲午中日之戰

可免戊戌維新之局可免慈聖三次垂簾之命可免大阿哥入嗣之舉可免拳匪作亂以致八國聯軍入都之慘可免四十五年九百萬萬賠款本息之費侍御此奏關係豈小也哉

歸政大婚兩次大典三代覃恩賚及赫德其餘軍功督撫提政無論存沒皆叨異數所遺者惟先文莊及沈文肅二人文肅歿已久或一時遺漏文莊以浙撫任內奏請緩加旗餉增練海軍與醇親王設施大政全然相反致忤邸意故不及李文忠函則謂邸於此事並無意見云附錄緩加旗餉疏如下

疊准部咨籌辦海軍經費旗兵加餉二事此皆國家根本之計遠大規模臣雖至愚極陋何敢稍有異詞惟兩事並重當先重其尤重者兩事並急當先急其尤急者方今外洋環伺迭起釁端我所以隱忍議款者以海軍未立也彼所以肆意挾者亦以我之海軍未立也聖謨宏遠創立海軍衙門籌備船械操練兵輪此至重至急之務萬不可再事遷延稍緩須臾者也至於八旗兵丁皆我朝開創之初從龍舊旅自減餉以來不免拮据議復原餉固理所當然臣禱昧亦所欽仰惟兩大政同時並舉需餉太鉅天地生財

只有此數府庫進款歲有常經自咸豐初年用兵以後外備強敵內防伏莽各省防勇萬難全撤雖益以釐金洋稅仍若不足臣忝撫浙江已疊將支絀情形一再陳奏各省情事雖不盡知然屢准戶部咨催協餉開列清單即如江蘇廣東素稱豐裕亦復欠數甚鉅其餘各省大略相仿今驟需鉅款勢必紛紛欠解部議處分雖嚴然只能竭其所有勢不能強其所無兩事兼營萬難兼顧不如略分先後期於必成可否飭下戶部將各省協解餉款通盤籌計不以歷年派撥之數為定而以各省實解之數為額究竟每年能

添解若干如不能兩事並舉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
功歲提三四百萬專意海軍待海軍就緒庫有儲餘
再議旗兵加餉庶循序漸進事有歸宿溯查旗兵減
餉三十年固屬異常困苦亦已支持到今臣非敢謂
加餉之不重不急也而以海軍關係較之則尤為至
重至急故為此萬不得已之說或亦一舉兩全之計
至國家億萬年丕基當籌億萬年久長之策八旗丁
口眾盛數十百年後蕃衍生息其數更倍於今即兵
餉復額萬無給足之理朝廷亦更無養育之法其應
如何安插疏通擬請旨密飭親信王大臣從長計議

徐圖補救是非臣之譎陋所能擬議毫末者也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到硃批創立海軍自係當務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資操練而固根本至欲另籌安插疏通輕議更張尤屬非是原摺着即擲還

順直水災常熟翁文恭南皮張文達各作書畫使面十售貨助賑每件二金都人未之前聞賬局司帳亦不知二公筆墨之身價也忽為一不知姓名人所見盡數買出賬局以為利市往二公家再三請益二公不允都中以為竒談日往局問訊者數十起而卒不可得矣

四庫全書於 著作抉擇綦嚴集部尤甚名望稍次
皆在屏除之列雍乾學者時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於
定例不及著錄嘉道以後更無論矣光緒中葉論者多
主續修四庫朝旨允於會典告成舉行未幾即有日本
之賅會典成後新說繁興百政待舉無暇及之矣

阮文達公大考眼鏡詩首二句云四目何須爾重瞳不
用他時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減頗以老健自喜閱詩
大喜拔置第一文達因是驟躋顯貴出膺疆寄入贊綸
扉躬際太平之盛晚歲優游林下壽臻耄耋每逢慶典
屢沐恩施儒臣之福莫與比倫皆一詩之功也蕉窗隨

筆謂其諂事和紳授以意旨固屬誹謗之詞然公以詞臣在朝焉知宮禁細節縱非有意刺探其間諸內廷行走親近之臣固屬當然之理和相既有師生之誼聖躬康泰平時自宜談及適逢其會形諸歌詠遽邀上賞乃事實之不可諱而不必諱者也光緒壬辰潘文勤公為總裁相傳有鐘鼎闕節亦是類而已

舊制六部中戶部刑部以省分司戶部以廣東司為首領司刑部以貴州司為首領司皆以所管之省地僻事簡令兼其事凡部員到部分司平時點派例差如陪祀當月之類均由首領司呈單自新進中選取之陪祀者

春秋時享隨駕前往當月者輪班值宿本署匪惟無功之可言稍不自慎尚有過失部員皆以為苦刑部專差有監斬一事尤為畏途新進部曹咸不能避稍有門路往往輾轉求免視李蕤客日記作書致各方請託之狀亦可憐矣每司旗人正掌印一人漢人正主稿一人以旗人掌印為重近年旗籍瀕禿者多漢官稍露頭角亦有以正主稿執政者俗謂之當家司員初至謂之散走既而隨印稿到堂畫稿謂之吃麵吃麵者見堂官面也見面已頻隨事訊問應對合宜堂上既知其人遇有差委謂之烏部印稿開單堂官點派不在單內者不點不

列首選者不點散走得差旗人以幫印行走始漢人以幫稿行走始旗人洊升幫印而掌印行走而掌印而正掌印漢人洊升幫稿而主稿行走而主稿而正主稿循序漸進亦不越次郎中員外主事補缺章程掌於吏部不出定例之外補缺之後或得候補京堂保案而內躋卿貳或得京察一等外簡道府雖無成法惟資勞才望四者必居其一當時職官倖進者未嘗無之然而鮮矣光緒中葉帝初親政各省鄉試考官命題頗有忌諱甲午科四川省鄉試正考官朱琛副考官徐仁鑄第一題必也正名乎適朱琛請假回籍徐仁鑄先回京上召見

問曰何名之可正蓋上以宗支入嗣鑒於宋明尊崇所
生之弊諱言之也仁鑄對曰向例正考官出第一題第
三題副考官出第二題及詩題未幾朱琛以大計免文
字忌諱微特對上也同官亦有之辛卯科四川省鄉試
正考官李端棻副考官陳同禮字潤甫吾鄉懷甯人也
其後與余家聯為婚姻第三題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先文莊擬墨中有句云伊呂老匹夫闡墨刑時
潤甫請於文莊以一字易老字言張子青相國畏言老
文莊笑而許之

姦案格殺勿論按律應在姦所登時捉獲苟非然者不

能引此條為例光緒間粵中有本夫與婦隨人逃後兩年踪跡得之於數百里外因並殺之者援例釋罪部員挑剔勿允時李勤恪為粵督楊蓮府制府為入幕之賓改判詞云竊負而逃到處皆為姦所久覓不獲乍見即係登時薛雲階尚書在部見而大賞之立允其請舊案中女子在樓上見牆外有小遺者指其陽示之羞忿自盡死欲構其罪既無言語調戲又非手足勾引一老吏為批曰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乃定獄薛尚書謂此二句尚不如新案讞語之警策云

黃婆以元至正間自崖州附海舶至上海烏泥涇始教

人紡織木棉為布創為絞車以去核為推弓以彈茸為紡車以成絲由是徧傳海內而松江太倉棉布之利尤甲天下上海又為松太之最黃婆歿後鄉里醵金葬而祀之道光六年以河道梗創舉海運用上海沙船集事於是士民謂沙艦之多由於織布市議建黃婆專祠以報其功上官格不入奏而祠已成包慎伯為之碑文以先棉之祀比之於先農先蠶文載齊民四術今上海租界繁盛幾無隙地黃婆祠所在則人無有知之者蓋當時既不列祀典年淹代遠久已傾圮無餘地址以償日昂貴亦侵佔皆盡殆滅迹矣念西洋商務果其專心銷

貨弗借兵力無意侵佔土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須
商人列肆更不用使者駐京則其奇巧之器創始之人
吾國方且馨香頂禮之不暇何至戰爭哉佛教東來賢
士大夫多愛其玄理即明末耶教航海而至以私人性
質無國際交涉學者猶樂與之游不似末造民教相仇
其理則一也合肥李文忠武進盛愚齋尚書通商惠工
功德在民有不可磨滅者文忠始購紗機愚齋身親其
事二公之澤較黃婆為多而且徧惜今之人思想薄弱
竝世之人無敢儔之前賢往哲比於先農先蠶斯乃世
風遞降所致非人力所能為矣

先文莊乞歸田里凡八上章皆蒙溫旨李文忠公書曰
近年以來未之有也其後文忠與余偶言及此曰此許
恭慎之力也事後乃知耳人告尊翁言醇賢王以緩加
旗餉事盛怒之下得閻文介一言而解文介終年不得
見王尊公惡乎知之云文忠之言自必有據然壽州嘉
定兩相國致文莊書至今猶在皆云朝邑之力壽州書
云加餉為邸意是劾邸也嘉定書云大疏既上丹初譽
不容口同一當道而見聞不同如此章京中有同年友
傳語相告則云醇邸見疏大怒曰漢人太無良心做旗
人官而於區區之餉猶吝之耶朝邑曰王母然使疆臣

人人如浙則國家不患貧矣章京之言未必全虛而又
有同異可知朝政之不易知人言之難盡信

又有一事類此者文莊與徐季和京卿為庚申會榜同
年嗣以女字嘉定相國之子惕祥過從甚密相國為京
卿叔父相形之下不免稍疏然親友之誼未見因此生
隙也其後京卿章奏附見鄧鐵香集行世曾密保人才
以鍾德祥為第一未久德祥兩上封事彈劾文莊其中
内幕與京卿不無關係文莊始終茫然次歲德祥以贓
罪遣戍兩請捐費邀免均奉嚴旨申斥京卿雖舉主而
封事留中人不之知政府亦不能盡記故未獲咎及京

卿視學院中請修學宮責命紳民出資波及寒族文莊見奏乃歎其年誼之薄也

德祥彈章兩上一由湖北巡撫譚繼洵查復上以措施失當任用非人致招物議諭令吏部議處分及部議落職上以宣力有年平日辦事尚屬認真特從寬典明見諭旨國史立傳定興為總裁改云部議留任上諭加重可謂竒談壽州孫文正同在史館館員錄諭旨以請命文正曰國史三十年復修屆時憾者早死不復能舞文矣然不十年而國以亡今商務印書館國史列傳所載猶是定興主筆之文未之改也一由尚書裕德侍郎廖

壽豐查復四川官運局羣以為利藪自丁文誠時已然矣文莊履任夏菽軒中丞時為鹽局總辦輒以舊令尹之政相告名目甚多無非公款取息作為公費而已文莊曰以往之事可置勿問嗣後勿任再取我非奏定之款不敢取諸公中其時並不知後有參案也及兩使既至中丞請秘勿宣然冊籍俱在豈能盡掩兩使據有案者入奏上以寶楨於款項出入未經整飭札提公費等多不嚴明惟鹽務補救之功不可沒免其置議兩使又以官運濟楚公私交病為言上以唐炯夏崱相率徇隱均議革職薄責後任川督未加更正文誠擒斬太監安

得海頗負重名縱有小疵微論其舊日局員之不欲洩也即文壯與兩使之意推之朝廷免議微旨莫不如是清史稿列文莊傳於丁文誠之後以吳武壯傳與諸淮將合為二卷並不知武壯為文莊舊部繼為統軍故後文莊曾為請建祠有案可稽者清史稿又曰繼丁寶楨弊絕風清之後不特叙事兼議有背國史體裁似秉筆諸公於當時朝報未曾寓目作史之難如此不可不知也附錄請建吳提督專祠疏如下

臣查已故廣東提督吳長慶原帶慶字營於同治元年隨今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自皖至滬及臣以

編修奉旨赴滬經李鴻章在江蘇巡撫任內照會募
勇剿賊並將吳長慶慶字兩營撥歸臣部由松江進
兵規取浙西該故員身先士卒所至有功而克復嘉
興府城厥功尤偉李鴻章請卹原摺言之甚詳已蒙
洞鑒今該紳等具呈前來出於至誠懇恩准將已故
廣東提督吳長慶在浙江嘉興府立功地方建立專
祠列入祀典春秋官為致祭以抒輿悃而彰崇報
吳吉人副戎生性伉直在浙被議奉調至川先文莊用
為管帶駐峨邊防夷副戎曰杰在浙統兵多於此矣文
莊曰領軍不在多寡盡職而已汝不記為卒時事耶副

戎曰唯公用之敢不從命副戎時來省每至督署輒談
夷狀副戎曰吾初至邊輒有夷人殺人越貨追之則逃
吏云向例任其叛也而誅之免興大役吾意彼能來我
豈不能往其後逐一逃人窮追至彼寨攻克之令獻罪
人斬以徇自此一勞永逸連歲無劫案其後副戎守鎮
海礮臺終身光緒末年猶及見之時浙紳為文莊建祠
於省城副戎持異議謂宜在鎮海將自募貲為之副戎
旋逝世未幾國變其事遂寢

異辭錄卷三

李文忠以大學士任北洋重鎮雖不入閣辦事而憑持國柄法越之事舉凡用人調兵籌餉應敵交鄰諸大政朝廷均諮而後行武進盛愚齋尚書常云是時吾與眉叔日在傅相之側公於簽押房外另開一室處吾二人以應不時之召回憶年少殊無所知雖云仕優則學究無所取資半載之中受公陶鑄平生得力之處無過於此眉叔者丹徒馬建忠也均於是役知名以弱敵強雖甚支絀未至敗績中外尚無異言公明瞭兵事不宜開釁猶未知兵械兩絀不可以戰其巡海疏中有云內衛

京畿門戶外控藩屬鄰邦俾北洋海疆千餘里有事得
資援應尚稱緩急可恃有云渤海門戶深固不搖有云
修築新式礮臺講求制勝機宜俾聲威既張敵情自懾
讀公之章奏似嫌過於自滿啟上驕志光緒十四年戶
部奏言不購軍械十五年上諭嗣後購買機器軍火各
項物料均着先行陳奏當時節縮經費專為頤和園土
木工程之用公以漢臣而膺寵眷未便與人家事此不
能為公咎者然北洋海陸全軍緩急足恃與否渤海門
戶深固不搖與否公於事前似未盡知不然觀常熟日
記未開戰先常熟曾至津督促宣戰公當以去就爭之

何至輕於一擲情見勢絀底裏畢露百患皆作陵夷至
於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釀為他日神州陸沈之禍春秋
責備賢者公不得辭其罪矣

日本久有雄圖憚於啟釁而未發項城為辦理朝鮮商
務委員好事喜功實有以致之先是醜邸致書李文忠
云袁道捷於肆應巧於偵察是其所長其人年少未可
恃也文忠終愛其才未忍遽擯及朝王喪服求免弔祭
欽使雖漸有異志然在中國徒虛榮而無實利奚必有
此舉以樹敵項城督迫益急挑剔字句不符揭其行賄
禮部卒行天朝禮制在西人為見所未見日使尤蓄怒

禍機潛伏有識之士咸知患在旦夕矣

自赫德掌樞之後政府外交倚之如左右手質言之即倚英為援也是時英畏俄甚俄謀印度不遺餘力光緒中葉俄人請護照入藏游歷者踵相接英亦嚴為之備駐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屢見奏報兩國猜忌益切英利用我阻俄南侵與我交睦初伊犁之役戈登位已崇自請脫英軍籍入伍戰事雖息其旨微見英海軍少將琅威里就聘任海軍帥所謂同袍者非歟文忠暮氣琅威里排去英知我不足與謀日人從而結之英日既協勢乃交迫將戰總署使赫德咨英使英使以慎重勸而不

力阻既敗乞為和議亦不許文忠晚年憾英輒言島人無信謂英於戰前宜洞若觀火而不我以告成敗既見欲早為計又為所尼不至敗績不止也

海部成立福建船廠學生位至提鎮多有妻妾築室劉公島上平時自為嬉樂琅威里治事嚴無論旦夕一聞令師船齊集將帥士卒同甘苦行則艦長司機泗則兵官下海軍中苦之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艦定遠海軍提督丁汝昌在鎮遠至香港當是時中國海軍等次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方以提督之榮炫於其鄉人暮歸帥纛移於鎮遠問其故部眾拒不受命怒而辭去海

軍之敗兆於此

四種之四

項城聞變懼為日俘將先歸舉唐紹怡自代紹怡請以中州之人能留弗去者與之俱守汴籍人莫敢應適項城中表某甲至漢城謀事未成慨然自任項城立授為隨員議協登舟次日敵軍大至紹怡夙與英使朱邁典善避入英館禮遇甚優某甲蹤跡而往雜居僕役之間及相偕返國甫登輪船入大沽口突抱持紹怡入海泣述始末謂紹怡辱己以辱國項城兩解之而不責其後項城治兵用理軍需屢以侵蝕敗項城不咎中日戰事方起是時當局要人李文忠為海陸軍帥手

握全權直隸提督葉曙青為大將身當前敵項城為行人通使命合詞請班師以待天下公論政府未識敵情不知日本之不可勝惟懼勝倭之後俄人乘勢而動攘以為功不知日本歷年備戰兵力財力遠出我上惟責海陸軍統帥意存畏葸顧慮延宕且懼商民之齟敵糧又恐日兵登陸強劫軍火欲拆卸過關鐵路屢次皆見上諭當軸諸公心目中視日本渺小之甚猶可說也而自顧左右無一親臣欲與人戰豈堪妄動讀史者輒謂宋人於女真蒙古輕於啟釁然史者鑑也諸公讀書而不知鑑於往事殊難辭責

行軍之事未有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自戶部奏定光緒十四年之後不購新械武庫已空如洗戰費既開一則議購英國新式三快輪再則議購智利兵輪七艘三則議購德國魚雷獵船四艘言明能行二十八邁四則議購英國阿廠新造大快輪五則議購德國大炮一百二十尊船械不敵政府未嘗不知而敢孤注一擲壽伯符詩云袞袞諸公膽氣粗竟憑意氣喪皇圖為庚子詠也然甲午亦復如是

中日之役主戰者高陽常熟奔走高陽之門者項城為常熟之耳目者通州張季直殿撰萍鄉文芸閣學士也

項城歸自朝鮮力詆文忠設計之緩使從己謀可以制敵於先光緒九年殿撰從吳武壯率師援朝先據漢城拒退日本身親兵事謂確有勝算是科會試與學士同出常熟之門互相標榜欲以奇計自見實為主戰派之首領

葉曙青以步卒二千當倭一旅團全師退至平壤未始無功然區區小事侈陳功績大開保案宜乎受人指摘吾鄉吳鑑泉觀察與於是役事後痛定思痛言惶遽之中失履以襪行苦不堪狀蒯禮卿京卿笑云所謂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言之可哂

葉曙青名志超先為騎將逐擒賊餘眾於淮城東擒斬
逾萬擒首賴文光奔揚就獲東擒以平志超以功洊升
直隸提督治兵有法行營中自立武學以練軍校至今
其裔孫猶有列名於軍伍者衛汝貴者盛軍偏裨周武
壯剛敏兄弟相繼薨汝貴代領其眾李文忠頗賞之常
致書文莊論吳武壯輦金朝貴而及之云公部下少人
材不若周氏兄弟則筱軒為之也志超汝貴帥師分道
至朝鮮以間色服裝持舊式器械用密集陣法而且無
工兵為營壘則戰守咸失其宜無輜重以輸運則前後
不能相顧一旦與日人遇寡不敵眾緩不濟急其敗固

宜項城為丁汝昌請卹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軍中聞潰卒言汝貴持刀立陣前督軍力戰日人頗失利未幾援軍大至勢不可當其敗也譬如機器以引擎鍋爐馬達速率之不敵出貨固宜不若僅歸咎於貨出之一部誰任其咎以余觀之朝廷賞罰之公雖汝貴亦應賜卹遑論乎汝昌

我師集平壤勢均相率乞文忠公子伯行星使為帥張幼樵副憲時參文忠幕爭曰謂將門有子仲彭季皋宜當此選公之弟且不以能戰名何有於其子文忠徐言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副憲曰此為公也非自謀也文忠

乃復諸將電云方兒向未親行陣吾更難內舉不避親云

平壤之敗詔奪文忠三眼翎褫黃馬褂次日伶人趕三演丑表功去保兒插譚云我有汗馬功勞奈何奪我三眼翎褫我黃馬褂其持勤恪公子經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無賴怨趕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執而鞭之趕三尋死余嘗戲問佑三弟叔雲云令兄奈何尋死名伶叔雲曰謂吾兄殺人者未免譽之過甚吾兄聞淮軍敗傳相受斥正不知匿於何所矣余亦為之失笑

將戰當局知器械不利海軍客將獻策購新艦別成一

隊襲敵後路多方以誤之使彼不敢輕出全力萃於我師中堅誠良計也然屢議而屢敗彼外交利而我鈍益束手無策惟恃兩鐵艦而十寸口徑之破彈時只餘三枚津滬各局能鑄較小之徑二又半者強配之以應敵八月十八日我陸師聞平壤敗將渡鴨綠江為後援海師泊於口外食時遙望濃烟一縷知日軍且到我軍本作雙排如篆書二字形以鎮遠定遠致遠靖遠超勇揚威為一隊而鎮定兩艦列左右角來遠經遠濟遠平遠廣甲廣丙為二隊而致經兩艦列左右角强者當先弱者後本英將琅威里所練陣法提督丁汝昌率諸將

立於望臺上指揮諸艦應戰客將踴躍謂堪一試今下陣容大變橫列為一字陣強居中而弱為輔愈弱者愈落邊際弱艦覺處危地退避稍後全軍遂成半月形汝昌不諳軍事總兵劉步蟾掌旗號實為此謀以圖自免定遠望臺為平時規遠之資下有巨礮戰時折疊弗用步蟾將發巨礮未計及此一轟而裂汝昌傾墜不復能與戰事號旗之千經一礮而折我師失所指揮眾心益渙日軍作雙行魚貫而至船迅礮捷如疾風驟雨勢不可當攻我軍之右直衝而進以達於後圍起勇揚威兩艦於陣外而礮之塔廣甲驚遁敵艦比叡赤城西京丸

受重傷不支而逃日移軍攻我之左復用前法穿插使致遠經遠靖遠來遠平遠濟遠廣丙七艦與中軍鎮遠定遠截為二段夾攻之致遠力戰被重損將湮欲毀一敵船與之俱盡駛入日礮密集之處幾至而沒管帶鄧世昌救起不欲獨生奮擲自沉死事最烈同時經遠管帶林泰曾戰死船燬來遠靖遠濟遠均着火濟遠先逃歸來遠靖遠且戰且熄火鎮遠定遠奮鬪甚猛其時敵軍尚有九艘以四艦當之自日中至暮勝負不決日船小於我速率倍我不敢夜戰令船松島受傷至重幾弗能興乃全師而返我師亦旋

丁汝昌夙將騎兵以統海師朝廷用人自為失當汝昌屢受督責欲戰自知不敵惟求一死塞責大東溝之役倉卒應敵不知學理立定遠望臺之上致被震仆反謂日礮擊毀傾覆受傷朝臣不知機械之學無從指駁外人見之無不匿笑然汝昌見危授命較之臨陣脫逃之方伯謙服毒呼救之劉步蟾高之奚止一等於以知舊道德猶勝於新知識

諸軍至平壤正當論功請獎志得意滿之時總兵聶士成先歸回直募勇不任覆軍之咎其後守連山關隘不當日軍要道反以見功海升直隸提督可謂至幸和議

既定獨領一軍拱衛畿輔周旋朝貴頗為一時所重其於葉衛之失機歸過於李相之輕任當淮軍氣盡之時尤能以此自別然士成為魯伯陽之姻曾假以巨資賄買上海道缺損其資三之一不啻擲黃金於虛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誠不能一例而論庚子之役士成力戰陣亡死事頗烈上以多年講求洋操原期殺敵致果乃竟不堪一試責其不能退八國聯軍時論頗為之惜若追論平壤之事則可矣

承平日久北洋淮軍僅存三部一盛軍殲於平壤一親慶軍餘部即先文莊解兵柄後吳武壯代領而留衛畿

輔者也武壯征高麗薨張光前黃仕林分駐旅順寇至皆潰走一銘軍劉壯肅曾與文忠要約繼為統領者必以劉氏子弟是時劉盛休為將文忠知不能戰而恥於全軍覆沒不以當敵文忠始終維護此軍幸而厄全己亥文忠復出督粵光前往賀述及曾至無為謁文莊而拒弗納文忠曰汝敗軍之將不見宜也既而仍用為粵中防營統領文忠於淮部究有念舊情也

宋慶旅順守將也劉盛休大連守將也慶調赴邊禦敵於鴨綠江岸盛休調赴平壤前敵乃以趙懷業新募六營守旅順徐邦道新募四營守大連倭師過鴨綠江中

朝震蕩幾於手足無措不啻驅市民而戰之安得不敗
文忠庖人羅之婿某甲為信義洋行猶太德人滿德之
商夥奔走於諸將之門承買軍器諸將至督署求見某
甲輒為伺文忠起居而恰當其候諸將大驩咸樂與交
易及敗日出一軍渡鴨綠江趨遼瀋復出一軍由海道
至貔子窩取大連旅順如風掃葉吾國上下無智愚賢
不肖咸知不敵時帥府方主購械而料其無益或朋比
某甲蝕其金而盡予以敵者建德周玉山制軍時以開
缺按察使掌前敵糧臺力送至軍輒取復文為證弗任
運輸不繼之咎諸軍見敵盡棄軍實而走器械盡失即

良窳無所分文忠內幕不至有簞簞不飭之嫌於是諸將無罪可逭衛汝成聶桂林趙懷業黃仕林相繼就逮劣械一案文忠甥張楚寶觀察在天津司軍實獨知其隱輒陰伺之而不肯言暨事外洩羣矢集於觀察報載文忠手批其頰時先文莊以事怒表兄程邦柱而眷念舊誼不忍遽絕一聞此事笑曰吾甥固勝於彼也

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閣學士曾授之讀學士與妃兄志伯愚侍郎為至友密近宮闈舉動尤為眾所側目甲午大考翰詹學士一等第一蒯禮卿太史為隱語云玉皇大帝召試十二生肖兔子當首選月裏嫦娥為通關節

傳為笑柄及魯白陽紫二妃以受賄貶貴人時東事起
侍郎上萬言書慮陪都有警自請募勇設防奉旨赴熱
河練兵方在軍中未踰月左遷烏里雅蘇臺大臣都人
為打油詩曰一自二妃失寵來伯愚烏里雅蘇臺冰山
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齋木齋為當時清流與侍
郎友故連及之

田莊台之戰吳大澂為統將當平壤之葉志超魏光燾
領重兵當平壤之衛汝貴狼狽尤勝於前役常熟翁相
當國均置不問且使回任供職異日翁相得罪大澂連
坐輿論無有冤惜之者

日本軍鋒所及當者輒靡是時其兵未若後日之衆皆在沿海一帶與舟師相接應且利以入關無暇他顧九連鳳凰兩城雖克勿守金復海蓋均下舍遼陽不取卷甲西趨急攻牛莊山東榮城文登既得旋棄兵艦游弋已近大沽口外其意可知聶士成守連山關以克復鳳凰城為己功依克唐阿長順守遼陽不失以為陪都保障且盛稱東山獵戶之力而遼陽州知州徐慶璋因此而有徐青天之稱所謂虛報戰績者非耶

德宗入繼憲齋中丞上疏請尊宗所生上以醢卽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曉諭之詞曰吳大澂果有此奏迨中丞

兵潰於田莊台奉諭議處其中詰責之辭曰徒託空言
都中集為聯云果有此奏徒託空言是役都中詩詞聯
語甚多茲錄五聯一曰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覆沒
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禮翁孫十八子三
代同堂謂常熟濟甯合肥也三曰送臺灣翁孫雙定計
使日本父子兩全權四曰相國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
世間荒五曰衛達三呼寃赴菜市劉坤一掙命出榆關
又有詩曰軍書旁午正倉皇又見尚書訪鶴忙從此儒
林傳雅話風流猶勝半間堂甲午冬東單牌樓二條胡
同翁常熟尚書宅逸出一鶴尚書自書訪鶴二字於門

外故有是詩

中日議和之始張蔭桓邵友濂為專使蔭桓請訓時上諭以償兵費可許割地不可許總署為擬漆書云有關重大事件須電奏請旨兩使銜命至長崎日本問有全權否對曰有之惟須電奏定議日人謂權力不充拒之不納而示意須李相來朝廷不得已而使之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為俄德法三國干涉日人懼惟取臺灣而歸我遼東是時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勝中國所謂彼勝於此則有之是時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軍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復茫

昧所僅知者唯聯英一國而已大東溝之戰日本陣法
識者謂以中國舟師噸數苟駕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
餘當時伊東祐亨海軍知識猶極幼稚與其言戰毋寧
謂之厯練膽識姑試之云爾日軍力竭而遁既而餘艦
補充商船改造仍耀威於海上乃舉國一心之效吾國
艦隊殘不成軍伏匿不出江浙閩粵四省督撫作壁上
觀政府設施唯知詰問北洋以窘淮軍上下離心離德
自取覆敗我愈鈍敵愈利天也馬關和約羣雄環伺伊
藤陸奧豈不知遼東之為禁嚮而幾幸中國之昏闇侷
得侷失皆於俄頃間中國富道遂舉此以例孤懸海外

之臺灣屢求乞於倫敦迄無效果其愚誠不可及然與
彼時日本之軍事外交相較亦百步五十步之間耳
當時西人議論謂日人明知遼東割讓必啟外人干涉
曷不早為之計使伊藤博文於中日約定之後留李相
勿遣以遼東歸之脅與訂中日聯盟約亞洲門羅主義
其庶幾乎

臺灣之不能自立無智愚皆知之唐景崧劉永福未嘗
不曉然於中其所以敢於拒日者離亂之中渾水摸魚
計也景崧七日而亡永福一戰而潰人早料及固無足
異楊西園尚書遵旨內渡率所部歸不傷一人不折一

矢身名俱奉其識固加人一等矣景崧同治乙丑進士
少有文才曾作謎云蕩婦燈下製郎冠打唐詩一句碧
文圓頂夜深縫甚為京師一時傳道

和議既成慈聖頗欲根究主戰者之罪以高陽老成且
為穆宗師傅不疑之及意專注於常熟於是吳大澂已
復仕而尋免汪鳴鑾突然被譴俱常熟里黨其時常熟
之帝眷未衰猶為曲諒故僅披其枝葉而未傷本根也
李文忠以洋務為世詬病嗣子伯行侍郎尤被其禍甚
至謂其婚於日本皇族袁爽秋太常先與有兒女姻親
之約甲午之後至絕其婚其為眾口所不齒如此人三

成虎不足為奇莫奇於當時士大夫隨聲附和者之眾也惟劉壯肅及袁項城賢之壯肅曰伯行至金陵應秋試吾入其寓之門無門焉者因而入其室主人方讀文專心致志若未見客之來也者吾近察之書几上置角黍一盤糖一匙因近墨盂讀時目視書而手取角黍蘸糖食之誤蘸於盂墨瀦淋漓於口角於此足徵其好學壯肅始終敬禮之項城小站練兵東海為掾屬偶然談及項城曰公等知伯行為何如人東海曰吾習聞京師南城士夫之議論知其李傅相之不才子也項城曰彼以李傅相之故而屈抑其能苟非為傅相嗣者其名位

必不止此以吾觀之朝廷不欲求賢則已果欲得人此
真天下才也其傾倒如此洵項城得志坐鎮北洋遙執
朝政侍郎素與有舊段之貴為居間攀援而得任英使
過津侍郎執下屬禮甚恭項城以蘭譜答之歡若平生
既而項城罷官居涇上侍郎三載任滿而歸以武進盛
尚書之薦署郵傳部侍郎入京供職道出彰德咫尺之
遠未往謁見旋繼梁燕孫之後任鐵路局長將項城左
右素養於九路者裁撤大半侍郎久於外省未諳酬
酢禮節致忤權貴非其本懷然因此與項城絕以晚節
終

中日戰罷高陽李文正用項城為將以新法練兵於小站文忠自馬關歸偶與語及曰余敗軍之將候袁大少爺成軍後可以一戰項城聞言憾之終身

先文莊督川八載遇教案兩次未履任前有重慶教案教紳羅元義糾眾械鬪致傷人命文莊至梟元義以徇法使爭之不許而亂立止大足教案薄給以資令移教堂以去民教均服甲午之冬解任受代新督兩易其人未及至蜀而事發是時民仇教甚不數日中蜀境教堂幾毀其半適當中日戰役之後公使教士氣談甚盛朝旨罷川督職以謝觀於中東戰紀本末所載路透電言

英法兩使皆自言功而不知其故其後聞於李文忠公
曰軍敗於外禍發於中是予之過也夫惟時英使日至
譯署譯於恭慶兩邸前請錫川督職予方議日本商約
遇恭邸問曰川事奈何恭邸曰任如何必不許是日恭
邸以他故先去而慶邸諾焉予素知川中教堂多屬坎
拿大今茲教徒呼籲正坎產也坎雖屬英而隸藩部英
使曷故而爭譯署曷故而許均出軌道之外觀此可見
數十年前之外交

初次償日本款在日兵臨境之時太后以部款不足恃
出內帑二百萬兩張樵野侍郎時在戶部召見時言於

上曰臣任戶部奉職無狀致動內帑俟庫款稍裕當先
籌還上變色曰斯何時也何須預籌及此侍郎窺伺上
意不滿於太后因受帝眷不免過獻殷勤故及於禍
甲午以前譯才絕少任廷芳羅豐祿皆北洋一時之選
李相入閩辦事豐祿中西文並佳得留直隸祿位如舊
廷芳隨李相至京議日本商約日譯路透電文令人以
精楷寫之呈諸李相一日問曰汝自書耶對曰然李相
曰嘻羅豐祿謂汝不識字何其言之甚也顧視其公子
李皋曰固勝於汝適僕人以路透電至公子請曰譯署
索取曷令就此譯之廷芳大窘轉求其解且問文體於

公子而草草錄出字皆如指頂大李相一見曰汝年尚
未衰目力胡以類於老光今日未携爾眼鏡來耶一笑
置之先是有浙江許甲者與李夫人有戚誼需次直隸
李相以其年少命其至幕府美人畢德格處講習西學
甲漫應之而終未往將及年餘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
攝影用甲通譯甲聞之大窘急走告畢德格先見某乙
為道其情約以手作勢而唇吻任意作聲李相不通外
國語言文字見甲與洋人應對裕如以為可用之才曾
不知其口中喃喃作何語也有間以為洋務局員老輩
之易欺如此又數年李相出督兩粵舊日吉人星散僅

携醫士麥信堅自隨道出香港酬酢中應有祝辭皆畢
德格預為之捉刀麥信堅背誦而已大廷廣眾之地竟
能魚目混珠此今人倖進之心所由起也

文忠使俄慈聖召見於便殿問曰汝知使命之意乎文
忠對曰未也慈聖曰中國敗於日本汝辱斯甚國恥如
何今命汝西行聯絡歐洲抵禦日本慎之勿懈文忠至
歐乃有中俄密約與俄主面訂同時雖洩於外多出各
國外交家所揣測其真相未顯也中俄皇室相繼傾覆
條約畢露

李相兩次出國皆以嗣子伯行侍郎自隨緣侍郎曾習

英文以為行李之便而已馬關定約李相與伊藤會議
場侍郎欲有所言李相輒使勿發隨員中苟有所見
則令臨時畧書數字觀之以便採用此人人所共見者
也初中日和議文忠知難辭謝然辭氣之間不無躊躇
高陽李文正矢之曰好為之所不與公禍福相共者有
如天日約定而文忠大受攻訐及俄都使節將行朝旨
命仲子隨往文忠為伯氏固請以行文正曰父子同日
受命主恩隆甚於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歷舉日
約之任怨且譏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闕未幾文忠
面聖竟得所請而去文正亦無以難之也

刑禮卿京卿學識宏通吾鄉人士近代以來殆無以加焉京卿以光緒九年成進士朝考文字為豐潤張幼樵副憲閱卷所見大為激賞擬為首選高陽同為閱卷大臣抑置稍後既而副憲娶於李相之女京卿娶於其弟之女殊不相悅副憲語及閱卷事輒曰吾目盲矣京卿通籍正當清流風氣大盛之時不免稍有沾染畢生尊高陽南皮若山斗甲午後乞假南歸及李相使俄遇於滬上李相見之責斥備至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揚長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無如之何也京師貴人門役對

於有求者輒斲之以取利至於榜下門生衙門屬吏為之通報曾不少游移於其間惟張文達之門者以躉者稱賓客來者多畏之一日京卿至門者問曰汝數數來者何耶京卿曰我想中堂同行者忍俊不禁

燕俗重氣義居燕久者亦沾染其俗門生傳衣鉢最為密切因師生而及年誼年誼之外復有鄉誼論其交道古義可風毋惑乎其鄙薄南人之寡恩也京中有譏貧乏打油詩云先裁騾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二兩銀者惟座師乃克有之朝殿老師京錢八千而已然三節兩壽均不可少總數為不輕矣門生以此敬師苟並

此而吝之是絕望於宦途也故詩言及之楊涓春觀察為工部主事時貧至不能舉火乃上書假貲於孫文正其壬午鄉榜座主也文正出書其家人說曰門生而乞助於師耶文正曰唯然必與之彼非情急而肯作此請乎及文正由總憲授工部尚書觀察正其屬下因以第一優差琉璃窰予之知其匱也於此可見前輩師生之誼重至於年誼近年以來惟聞仁和王文勤舉其年家子善化瞿文慎為樞臣入參密勿其事最著然科分關係數百年來京人視之幾同結社每科一人之興而京外官僚以下至微員末秩依附而起何可勝道同鄉之

人生同里閭若在本地人人皆是奚足為異移而外出以希為貴便有香火之情京師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別既多桑梓益視為重於是設會館以為公共之處始而省會繼而府縣各處林立此等天然之黨籍較之樹一義以為標幟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閉關時代由座主之關係或州域之關係天然成為同志謀公私利益而共守倫常大義以輔國家太平有道之長基較之罔利營私漫無限制者損益相去不啻倍蓰矣

往日之訟師惡名也其事則律師之事也家敏齋購宅外隙地上有土邱相傳以為無後之墓地主請移之去

敏齋曾任甘肅隴西縣令知有不合商之本地訟師王清臣使一無賴某甲自承為先人窀穸遷葬方將掘土市中別一無賴某乙持香燭至邱前拜哭且訴謂其家三世祖墳非甲所有掘之出憤去言必訟既而掘至邱下數尺中無所有乃知稱墓之誤甲方驚訝清臣令往錢家坡亂冢中覓一死樞移至其家啟視仍封如舊朝夕奉祀以備訟事質訊之日官問曰既為爾祖當知其為考為妣乙支吾莫對甲滔滔具陳樞內情狀驗視果然乙遂敗

日本二次債款屆期常熟為大司農仰屋無策求計於

恭邸及合肥相國合肥與俄使議密約借羅布一萬萬南海張樵野侍郎曰一萬萬何濟若得二萬萬將三次兵費一次償之既省借息且免日軍駐費合肥以為難既而謀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動英而俄約漸洩英使基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國借款列強利益均霑何獨偏於俄此約果行中國鐵路應借英款且另闢通商口岸以為報俄使又以洩漏密約相詰總署甚窘南海居間調停兩國分借迄無成議時中國通商銀行方創始總辦盛宣懷與海關歐人某訂草約借五千萬兩通商銀行作保電告總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無之事

也通商銀行資本號稱百萬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擔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國商人紛紛奔走合肥之門百計承攬一經查核轉瞬皆虛南海謂常熟曰公毋與合肥謀矣吾師外交如甯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僱用人也乃以鹽稅釐金作抵籌借商款將戶部暨總署全案查交赫德議乃定從來洋債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為詞而禍自此伏矣

張樵野侍郎患慈眷之哀使英時立豫甫為之謀曰歸宜有珍奇之獻及反獻祖母綠寶石嵌金銅鑽鐲於太

后獻紅寶石嵌金鋼鑽於皇上祖母綠以重價購於法宮舊皇室御用物也紅寶石為洋匠偽製光彩奪真先獻上上諭命並獻太后由立豫甫介總管李蓮英以進蒙恩賞飯惟豫甫覺其偽常謂人曰樵野竟於上前魚目混珠可謂一身是膽

丁酉秋各部尚書九卿皆以別故難與總裁之選李文忠欣羨得一試差以補生平之缺憾時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為擬策題五道備用善化瞿相國方簡詹事懼不得學使而知來年會總之無望頗有希冀之意一日當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預賀其簡在帝心文忠

曰吾老矣縱有是事其何能為所望者與子同膺簡命耳二公寒暄之辭夢蕉亭雜記以為先得消息蓋傳聞之誤

欽命試題光緒年間多壽州孫文正公代擬以書一冊折角為記上呈四書文經文以監本進無可更改詩題初出於唐宋詩醇繼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編斯文精粹復改用御選唐詩光緒丁酉以後帝年已長擇句無須乎人故自壬午會榜之後孫文正公從未膺衡文之命洎科舉末造迭掌文衡乃由於此

甲午之後各國使臣皆彼中一時之傑利於彼必害於

我自不待言英使竇樂奏法使施阿蘭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羅福尤稱魁首滇越邊界簽約之日恭邸取閱地圖施阿蘭強之畫諾及章京以圖進悔已無及不特感地千里並緬甸既脫而亦棄之竇樂奏大嘆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時總署大臣匪惟弗悉敵人趨勢即外人之性情禮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為侮而在彼不覺在我以為禮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見譯名曰海靜恭邸曰君來尋好而名旁有爭音非佳象也吾為君留靜之左青為音而加立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悅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悅以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

文譯音之字外人視之何足輕重徒費口舌而已未幾各國使臣入覲畢隨擴者循廊而退海靖徑自階下敬信挾其臂使從行海靖奪臂去衆賓中有從之者於是朝儀大紊總署諸臣憤海靖無狀擬加詰問南海張樵野侍郎不許旋德使館來書責敬信失禮事聞於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氣益張卒奪膠州灣自此而後譯署聞海靖至幾於談虎色變矣然德取土地藉口於教案俄與我有密約繼索旅順大連灣巴布羅福措詞為尤難而亦如其欲故當時說者言海靖以剛巴布羅福以柔及其成功則一也

俄之大錯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會縱德以取膠
島俄因勢而祖旅大俄主權重大臣爭之不得遂啟日
俄之釁數百載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數十世輿圖且以
此而變其色英雄能造時勢豈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
一顰一笑固未可輕也

德據膠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為梗致書總署言中國
威名夙著而平素輕己之某大員不欲與議於是文忠
擯不與聞而常熟翁尚書南海張侍郎受命專辦膠案
盡從德人之請唯魯撫李秉衡獲免於咎常熟頗自幸
言國體所關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則川案之無人材

雖被黜亦無關於國體可以概見常熟亦笑無以應也
德俄協以謀我膠案即結未幾即有俄租旅順大連之
事適當戊戌會試文忠方希冀試官聞俄使巴布羅福
有所請求知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無望矣時公方
中讒於此種外交更無能為力於是俄租旅大法租廣
州灣英租威海衛得所求而去及慈聖臨朝意索三門
灣百計恫喝而無所得使臣解職去自此外人需索戛
然而止乃知兩階干羽威格有苗古人並不欺我
畢德格者曾為天津美領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籌
築關內外鐵路為中國鐵路之始基公子伯行從之習

英文曾見曾侯日記中所謂美人白遜克者是也公子
李皋朝夕與游亦從問學文忠入閣辦事居賢良寺與
聞安政苟有事至使館必使之往德據膠澳銜朝命晤
巴布羅福俄卒無所助此中國昧於外情猶未知俄德
兩君會於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國與南海張樵野侍郎生連帶關係自康案始
乙未會試常熟披落卷得有為而中式有為有知己感
欲上書自見以張侍郎為其鄉人較為親近乞為書先
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納侍郎問之曰此天下之才
也吾無以處之及丁酉歲有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

新遂薦諸朝恭邸曰額外主事保舉召見非例也不可無以先之乃命於總署見會年節伊邇無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慶邸合肥常熟南海見有為於總署未幾有為上書言事上交總署議奏章京持以請命於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駁乎不應曰然則奈何曰擇其可者而許之於是議准二事曰商務曰礦務總署諸公以洋洋數千言條陳十數事僅允其二懼失上意不得已奏請軍機會議樞府諸公惟恐任咎擬旨會同王大臣議迨奏上准者過半有為自此獲上及有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黨實非二公本懷

年終密考少則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蓋以備萬
幾之暇知其人之大畧非為作傳以概其生平亦非為
作論以較其長短固無須乎多也向例由軍機大臣資
望在先者呈覽政府中新進不盡知也丁酉年終李文
忠問翁文恭曰近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與蘭孫
抄錄密考不勝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為之文恭曰
子密篤於交游懼其先以報喜也以當時錢侍郎之資
望尚不能預於機密他可知已宣統以後則攜出謄錄
視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盡行滇
督李仲軒制府於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於是失密考

之本旨視如例事樞臣亦公然攜出錄副無復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後輩之禮翰詹科道樞廷向有此稱相沿成俗俄祖旅順大連案李文忠主稿畫諾後一日遇許筠庵尚書問曰旅大事奈何文忠曰與之尚書大詫曰中堂不知譯署有同官耶而自為政也文忠曰爾足不至署謂予能日至而家請命乎爾無多言他日子將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書為之奪氣翰院之制後輩無禮於前輩直呼至清秘堂服罪文忠蓋以此窘之尚書雖貴未敢抗也周鏡漁廉訪為軍機處領班章京時有新

進傳到前問其字廉訪立呼蘇拉入室蘇拉者清語僕
役也謂之曰汝領此君出以我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告
之于有公務未暇與叙寒暄也廉訪手裁過峻未免令
人難堪部曹之中雖無前後輩名稱然尊卑判別出於
天然新進到部分司入室以後僕役引見本司所有人
員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畧有問答乃列之至
末一庄同官籍貫姓字官銜寓所均令僕役開單記之
不敢面詢也次日按單登門往謁或遇或不遇不遇則
再往繼而因友及友介紹屬託漸次相習乃擇日宴請
同僚杯酒聯歡自此而後升沈進退皆託命於印稿縱

有年姻故舊轉相攀附不能逾此範圍之中矣

越縵堂日記近日頗有盛名常瀏覽一過記之如下

純客記所讀之書全無宗旨嫌其太雜經史子集無一
不有讀之未畢隨手札記難免首尾不貫如經學之禹
貢雖旨尚書古文疏證詩毛傳疏左通補釋左傳賈服
注輯述小學之駢雅說文佚字史學之紀載類篇野獲
編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紀年金石學之金石史石
墨鐫華別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經堂遺書焦氏叢書蛾
術室全集景紫堂叢書多長篇巨帙或專門名家在他
人畢生精力所在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評語謂

之讀書孰能信之最可笑者叢書目錄抄寫多種連篇累牘視為珍秘甚至指紳錄亦刪節記入無復著書之體同先以來文人不篤志於學咸以書籍作談柄為欺人之計悉是類也

點閱之書日記中僅見三種一周禮注疏一吳梅村集一戴東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終卷又一日讀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於惠氏馬氏焦氏補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實邵氏南江札記王氏經義述聞邵氏規過持平同時並進一日而終雖精力過人恐無此理

論誠字工夫須自然不須逼促惟學問之道苟非上智無不從勉強而行之始者純客平生近於放浪皆此說誤之也純客於小學未識門徑始譏陳珊士孫蓮士作字從豕體同治五年四月以後日記摹仿說文則誠之謂何謂酒壚之壚史記作鑪漢書作盧按盧為本字鑪壚為後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論謂天數一故引伸為媻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從壹且誤壹為壹益生紛糾文山詩話據博古圖單疑生即散宜生按單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記其邑人陳致英之書契原指莫非盲說津津樂道尤為無識

讀史札記較有可取然多單辭片證蓋於頃刻之間逐
卷尋覓而得之非若王西莊趙雲崧輩有所見而錄之
積少以成多也明季雜史略有考據亦皆細故無關宏
旨謂柳如是歸錢牧齋後遇宴客仍出勸觴雖載全紹
衣鮎埼亭集及計六奇南略抑何足記謂梨洲涂澤學
術以相炫耀苦貧不免請託以莫沾潤呂晚村託買祁
氏書梨洲擇其奇秘者自買而以其餘歸晚村梨洲晚
年燭籠上題召試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徵辟博學鴻詞
陸清獻與呂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於鈔本國
初人傳雖不知其真偽然何必隱善揚惡

讀國朝人集常數十種不倫不類莫名其意詩宗七子
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見姑不必論至近人詩詞摘
句圖不免明季山人之習數數見之尤足令人生厭然
在此書中猶為上乘蓋純客一生學問惟詞章差強人
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論經學則以焦里堂為偏譎論古文則
言方姚之陋詆曾文正之未純而茅鹿門並不菲薄可
謂別有肺腸臧氏拜經文集有妾服議引禮君為貴妾
服總以貴妾為妾長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誠有未安辰
羸生公子樂又為秦女五人之一而趙盾謂之賤則妾

之稱貴不以有子亦不因姪弟明矣蓋喪服之制論其報施而已本無親疏貴賤之別故子為父三年父亦為子三年夫為妻三年妻亦為夫三年同爨互為總即君臣主僕初無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雖書缺有間其詳不得而聞然以理推之子於父在不為母服三年則妻於夫在亦必不為子服三年君為貴妾服總則貴妾亦必為君服總君不為他妾服則他妾亦必不為君服蓋夫人薨曾為繼室始謂之貴此可斷言者純客泥於貴妾為姪弟之說以妾服為後世所不應有謂臧氏之議獻媚於阮文達之死妾何其誕與

於時人謾罵殊甚謂左湘陰為菴昏李高陽為要結取名閭朝邑為獸心狗冠之徒張南皮為僉壬禍首張豐潤為妾人為宵人陳閩縣為輕險之士又謂南皮豐潤為鼠輩閩縣之劾張靖達為狐狸孤捐王湘綺為江湖僥客吳憲齋為吳下書畫清客趙撫叔為妾子于晦若為風狂周星詒兄弟稱為周斌猶以為不怨也他如戴子高楊海琴鮑子年何子貞李山農陳壽卿吳平齋皆致不滿或加醜詆適成其為無而已

嘗合一時之人而論之謂嘉慶以後學者游談廢務奔競取名於光緒十年政府易人則曰易中駟以篤產代

蘆菔以柴胡於朝臣則曰大臣非闇陋則偏愎小臣非鄙猥則譁張可謂一網打盡

又嘗合一處之人而論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無一可用曰江西無學者曰杭人之詩以江湖塗抹為事曰吾鄉粵逆之變持節者逃竄搢紳之屬輸貢賦庭受偽職毒鄉里者不可悉數曰攘竊為閩人之慣技曰顧黃從祀出於福建子之請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筆言張文襄升遷之速由於日本人致書請見為上所知名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為合肥太翁入學之師其落第之時叫罵尤甚指摘瑕

疵不遺餘力主試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純
客謂舉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為毋亦近於
是乎

甚至妻妾爭鬪無道處之亦藉口誅筆伐之能以洩其
忿尤可笑者姬侍當夕並入紀載然則日記將兼為淫
籌乎

相傳純客居京師以日記為廣通聲氣之用不如其意
則於日記中貶之因之借日記者不絕於門如滬上人
之讀小報也潘文勤乃其師也不受其節敬而反贈以
金每至節下輒問其僕曰李老爺餼料已送往乎不爾

將跽人都人至今猶有知者

咸豐以前春秋兩闈懷挾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親政搜檢王大臣漸從寬四年乙丑科會試有舉人遺書於地吏以奉於王王納之袖中曰奈何以帳簿入場釋之去十二年癸酉科鄉試有生籃中書籍紛紛墜地王顧左右而佯作不見此猶可曰掩耳盜鈴也光緒間考生皆以四輪藤箱滿載書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規而不禁北闈中不許亂號槍替猶少南闈號術僅閉一日夜近於兒戲殿廷考試惟重試題出處始猶數人相約分携佩文韻府藏於靴筒繼而各納箱內閱時置

諸小几之上無人過問監試王大臣頻喚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責任所在僅防火燭而已

沈文起左傳補注自序末曰今險忤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挂誤餘子何不仁之甚也蓋聖世之賊民而已矣其言本為同時之劉申甫龔定庵宋子廷諸人而發然未至是也自國初漢學進為道光中葉之西漢學識者知其不祥以為漢德將衰之兆為西漢學者以漢學對宋已大獲全勝無鑽研餘地不得不別出一途以自見繼之者即有周人經說更高出西漢一等然為求學計非求仕計大言而已學派競爭與世無涉也

不意數十年後有南海康長素公羊之學以孔子改制
為名欲先講學而後輔政成進士後朝考閱卷大臣故
抑之以歸部曹其弟子新會梁卓如鄉舉出李端棻門
下一見大為激賞以妹妻之戊戌會場已薦卷中式矣
忽為主司所覺察黜之榜後領出落卷房批云還君明
珠雙淚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於新學與其師互相標
榜遂興戊戌之變釀為庚子之亂以此與申甫諸君子
相為比例固不得遽謂之同亦不能斷定其異也
康有為為孔子改制之說值中日戰役後人心思治之
亟而入於幻異說乘之而起於是學風為之一變有為

中式光緒乙未科進士朝考其同鄉李若農侍郎在閱卷大臣之列惡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舉時代通行之例於鄉會試總裁朝殿試閱卷大臣皆尊為老師自稱門生有為見侍郎謂為先生問故對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蔭軒不幾為相公乎京諺優為相公故侍郎以是質之其後梁啟超往見侍郎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粵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論如此

有為求用世之學以得君為重曾兩謁豐潤張幼樵副憲問何以得志於高陽相國副憲在光緒初方露頭角鋒厲無倫有參奏高陽風說高陽陽與修好陰實畏之

副憲遣戍之後不復起用曾致書合肥相國於京師就商出處末云蘭師何以處我合肥持示高陽高陽若弗聞也者其交誼如此其得君之術抑可見矣及有為往見副憲豪氣全退謙讓未遑陽為不知

有為雖為新黨魁首而文筆繁冗實不足以動人上皇帝萬言書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將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謂敢於直諫而不可謂之善為說辭謁見大員輒云小變則小效大變則大效不變則亡聞者慙置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當時情事能令觀聽一傾者厥惟時務報自新會梁啟超變法平議刊載報

首描寫老大帝國致敗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黨宣傳之力遂能風行一時京城內外幾於家有其書人人爭譽其美遂入其彀中隱為所動而不之覺茲將變法通議中憑空杜撰者擇錄如下

論學會云西人之為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礦學商學工學法學天學地學算學化學電學聲學光學重學力學水學熱學醫學動植兩學教務等會乃至於照像丹青浴室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眾有樂至數百萬人者

論譯書云諸國都會之地度藏漢文之書譯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縟如國朝經說猥陋如禪官小說莫不各以其本國語言繙行流布其他種無論矣

在令人言之鮮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於外務羣衆心目之中頗為傾服而與之俱靡既愛其大體亦不暇議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趨於其所指引之地使風氣轉移於無形於斯見之矣有為字長素不知其何所取義京城士夫習聞其言孔子之教以為長於素王也因而啟超及順德岑孟華悉被以嘉

名曰超回曰軼賜孟華主知新報文氣蕭索與其師同更於肉食者鄙薄過度每一論出毒詈醜詆不遺餘力久之讀者由厭生倦咸棄去不半年間康梁之赫赫聲名漸如燭火矣

有為進士改部曹啟超落第舉子不得意於仕進之路求用於世乃別出一途以希自見以廣義言之有志之士當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顧謀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謂曾拒其重賄言臺諫中如楊深秀宋伯魯皆受百金之月俸為之爪牙殊屬不近情理故劾者愈衆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貶未幾禮部六堂同時並罷以

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參預新政稍涉機要皆令四人擬詔軍機大臣不知也及成徑達上所軍機大臣亦不知也有為又請開懋勤殿置十友隱奪政權於是人人怨恨而大禍作矣

有為先奉嚴詔促其出京事洩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楊深秀及有為之弟廣仁同時被逮有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慶舟中上海關道以邏卒伺於太古公司埠頭將俟其至而執之及舟近吳淞英國兵艦阻其行隨有兵官乘舢緣梯而上以圖象詢得有為挾至香港有為曾以事之始末告諸港官載於西報謂其倖脫法

身 爾 金 三
網為威爾斯籍數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蓋以此
云太后怒外人為逋逃主義和拳滅洋邪說乘之而起
無識之徒羣起附會遂有庚子之變

有為亡命南洋島中游說僑民集資立保皇黨八國聯
軍事起徵李相入京議和行至滬得有為書勸清君側
逐母后時上海居民十方雜處恃租界為護符揚言無
忌為舉國諛辭之所自起李相偶聞人言及此輒笑曰
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蓋至是已微知亂萌矣
有為旋命唐才常密結會匪游勇謀據武昌已而才常
及其同黨駢誅於市雖無成功然定計在辛亥革命十

年以前不可謂不識時務者也既敗以餘資設時務報館欲以言論之力轉移人心於思亂之一途積久似有微效有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諸列傳之末而論事實則不然也

國初人解經引經注之別見者以示其精而業頭不可少之書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經引經文之他見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同時之儒者或專攻小學或避而考于史地理各有所長自經籍纂詁出為訓詁之淵海自皇清經解出為經典之集林自敷文閣刊方輿紀要於地志一覽無餘自廣雅堂

輯史學叢書於諸史各家咸備於是人人可以掇拾不
廢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學風一變而為鐘鼎
石刻作矜竒炫異避熟就生之計經史大義置之度外
再變而為宋元舊板本朽腐復化為神奇趨時之士各
手一編求其歧異之處若國史館之校對官若書班房
之對讀生不知學問為何事矣世道愈趨愈劣至於如
此等而下之譯書亦然海禁開後士大夫稍稍講求新
學五臺徐松龕譯瀛寰志略無錫薛叔耘作為續編侯
官林文忠譯四洲志邵陽魏默深益以歷代史書及明
以後島志鈞稽貫串而為海國圖志其後譯局盛開京

師之同文館上海之製造局以及教會附設如廣學會
益智書局之類譯出西籍不下數百種鴻篇鉅製不乏
其人即天文地輿動植物理化之類何莫非專門之學
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語矣至抄撮之教科
書猶之乎往日高頭講章不在著述之列當作別論
南北風氣不同性情亦異微特滿漢不能一家即畿輔
與江浙亦分兩派同光之際南皮高陽東海濟甯前後
入值樞府聲氣相應南皮之弟文襄及定興兩相繼之
均北方之學者壽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師並不同
化合肥則更無論矣 入關之初以異族入主中華

其視各省一視同仁迨居京已久漸染北俗遂親北而
疏南同一書房常熟無論如何得君終不若高陽之內
外融洽同一樞府善化無論如何有權終不能出慶邸
範圍之外合肥入閣辦事幾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
狀日戰以後威望大損區區譯署旋即屏出若非商務
大臣之命移督兩粵拳匪之禍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
終者天也當戊戌之變禮部六堂同時奪職朝貴洵懼
咸慮自及或言憂亂聞於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紅
頂白鬚者見於萊市而亂始作未及兩年而至庚子言
事諸臣均遭其禍而南人為多仁和相國幾亦不免袁

許二公被參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幾得罪賴榮相力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幾奉詔懲辦首禍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預言先知者而談言偶中遂成語讖

常熟當門既久以古大臣自勵頗不悅於維新異說之驟起力諍於上前至稱康有為之才勝臣十倍正負氣之語措詞切直更失帝眷放歸田里慈聖重臨朝憾者撫拾前說以辭害意遂獲譴然慈聖隱痛在於甲午戰禍之首一日兩詔與吳大澂異案同罰尤見微旨

常熟書法在石庵完白之間於本朝可稱第一每歲春

聯貼出常有人抄錄聯皆集句都人傳誦茲錄所記憶者如下最早一聯云騏驥思千里鷓鴣守一枝甲申一聯云夔龍新治績鸞燕舊巢痕丁酉一聯云經濟慙長策風雲入壯懷戊戌一聯云南圖捲雲水北極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門聯作預兆觀曰今年殆有水災

帝既親政朝廷大事慈聖初不與聞甲午戰役知其必敗苟不遽至於亡國猶忍弗言焉則下此者可知矣安維峻奏事明明離間母子而如弗聞焉則等此者可類推已然維新急進之徒未能唯所欲為終不得志項城至京譚洞同往見人心疑貳於是有頤和園脅皇太后

之風說未幾項城果授侍郎不復受直督節制說者謂
為有因或奔告直督榮文忠文忠使折歸而由慶邸上
達且調鼎軍駐津防變項城過西沽見戎幕棋布於鐵
路側心知有異趨詣榮文忠報密慈聖聞之即夕還宮
翼日下臨朝訓政之詔尋逮治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
光第譚嗣同林旭諸人盡反帝變政之所為 垂簾
之制遂與國同休

魯伯陽以候選道員特簡上海關道諭旨自內出樞府
幾無從檢出其名命下之日內外大譁事聞於深宮珍
瑾二妃頗受慈聖申斥降為貴人先是內務府郎中玉

桂授四川鹽茶道召見之日德宗詢以公事未能諳悉
降官同知兩宮受人離間潛生意見近於尋隙蓋自此
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
事理不明則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專就以上兩端而
論則魯伯陽素重而玉桂素輕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
當時帝猶親政故慈寧宮禁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綱
也及戊戌政變追憶二妃之過以文芸閣學士曾授之
讀且與妃兄志銳為友亦遭波及而加速治已近於苛
庚子西狩崔監竟致珍妃於死地尤嫌其酷
慈聖三次臨朝之詔出於帝自請楊崇伊適有此奏自

居其功或以勝保為例諷之不悟及出為漢中府逗留
不往延至聯軍入京文忠議和崇伊以濟定會務居賢
良寺李文忠日夕見請自効往西安行在通政府聲氣
文忠笑謝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為以嚴旨促出宋伯魯以褫職先行倖免於罪時
案猶未顯也既而事洩都中頻傳將有大獄楊銳劉光
第譚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無家不欲連累居
停主人譚嗣同以父繼洵在任歎曰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殊有俠氣及檻車赴菜市論斬嗣同大言曰官高
者獲免獨歸罪於末秩耶參與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

職至此始露本來面目

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同參新政上求治過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詔密諭銳云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銳等復奏前列四條大致冠冕堂皇末謂古天子有親軍漢之期門羽林屯兵唐之宿衛

皆是今立國之要在乎強兵宜身為之先振起民風云云嗣為太后所見妬者讒構其間指為惡意銳等以是得罪宣統初元銳子慶昶繳手詔於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當時有人見者述之如此康有為未出京時候官鄭孝胥被薦入都召對獻策練舉國人為兵使朝內外羣臣尚武請上自習體操都人謂之三練謂練兵練官練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宮中舉事之微旨以訛傳訛遂有圍攻頤和圍之說適於斯際發見銳等請上自攬兵權之奏其死也宜哉

黨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馬建忠於途亟下車密

問曰公自賢良寺李傅相處來與曷迴車復見傅相為我乞命張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傳相書云但得終老邊廷於願足矣李文忠之慈眷優隆倘為二人掩護未始不能稍動天聽惟公恥甲午戰敗常思晚節自見豈肯為他人用移督兩廣雖承蘇元春交涉失敗之後以重臣蒞鎮出自慈聖之意然都人揣測中實有捕康密詔於時希功求進之徒日奔走於門要約於公生得有為者賞若干獻首級者賞若干大廷廣眾言之無諱嘉定徐協揆曰公如得逆首宜進封侯有躁人在側僥言曰或進封公公笑曰且進封王此猶出於戲言然公常

云慈聖之憾康梁甚於粵中洪楊捻中任張粵捻為亂
 欲得天下康梁謀逆欲脅太后此戰國所云河內大梁
 及身三者以身為上也公履粵督任後除盜安民勤政
 之聲頗著中外於人人心目中之黨案視之蔑如也朝
 旨命掘康先塋公明知故縱騏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未已於茲益信

張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虛驚二次是歲端午日慈
 聖召見左翼總兵英年令傳諭步軍統領崇禮云張蔭
 桓有查辦事件著先為預備英年奉詔使緹騎先至錫
 拉胡同待命崇禮與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詔下於是侍

郎家室得免驚擾是日慈聖駐蹕頤和園召見慶邸剛毅廖壽豐皇上侍側太后問曰張蔭桓遇事專擅彈劾者眾爾等有所聞否慶邸曰總理衙門惟蔭桓一人稱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聖怒曰若蔭桓死將如之何皆莫敢對移時慈聖色稍霽曰予知蔭桓能所詢者專擅之跡耳慶邸曰蔭桓在總理衙門遇事有與同官商者有徑自決者蔭桓與外人私交往來行蹤詭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顧謂上曰其嚴斥蔭桓使知警戒翼日侍郎先至軍機處看參摺旋與軍機大臣同召入見侍郎頗陳辯上諭之退得免罪八月詔捕康有為日縱騎

至錫拉胡同直入侍郎家搜尋有為不獲而去鄰人不知咸疑為抄沒或作謔語曰事不過三殆將及矣翼日捕康黨六人廖尚書擬旨兩聖閱畢久之始下蓋上意尚躊躇也是日慈聖問曰伊藤覲見何以為贈上以寶星對慈聖曰務選其精者令張蔭桓為之若無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拏問至提署復交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溥高麗統監而不為觀光大陸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國聘為輔佐康有為作奏章自薦為迎送專使令李端棻上之弗許先是有為說上開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魯楊深秀康廣仁梁啟超楊

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為十友有為言無不聽則隱然公孤師保自任也及謀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異奉詔督促出京幸免於禍伊藤旋去戊戌之事因敗於日本而然當時首禍之人皆欲以日本為法伊藤欣然而來廢然而去政變於是乎畢

葉曙卿軍門逮入都張樵野侍郎出戌皆房縣知縣曹景邨任解役獄中住屋為鄰飲食起居均甚安適惟需費甚巨侍郎廣籍且沾洋氣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萬以外侍郎無已求教於軍門軍門曰余入獄日實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數本八千以二八折扣減至此

耳獄吏尊嚴二人皆嗟歎不已

張樵野侍郎久為李文忠之門生下吏外簡公使內擢
卿貳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員出身而吐屬風雅亞於
詞林臨事明敏鄰邦人士咸樂為歡兼權譯署居高而
愈見才歲久而益習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
下既尊且親侍郎攬權有年不能復讓遇事把持文忠
或有未允輒曰吾師過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
不之顧文忠無如之何吾鄉吳蕙吟侍郎同在署中名
位相埒偶批一稿侍郎見之大吃曰誤矣誤矣吳侍郎
為毀所批而後已戊戌政變先以英國借款受臺諫攻

擊幾至籍沒慈聖聽政與康黨諸人同捕入獄嗣以查無實據幸免駢戮然侍郎為德宗親臣曾有進呈洋貨一單為慈聖所見終不慊意遣戍新疆瀕行之時上書文忠乞哀求救蓋悔之晚矣

舊制六部滿漢各六尚書十二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學士管部為七堂雖云位尊為上仍視乎其人而已薛雲階趙展如沈子敦為刑部侍郎時即主部政常熟久縮財權甲午之後慈眷大替不得不屈於麟相孫文正素性嚴正戊戌變法時有獻替及慈聖聽政讒者以公曾進校邠廬抗議一書遂有官制之改革撫拾書

中節目上達大聽慈聖聞之微愠云不意孫家鼐亦附和
外間揣測以為公將得罪是時公為吏部尚書兼管
順天府尹東海徐相以大學士管吏部恒藉故排擠公
上疏乞罷溫詔慰留再請乃允李文忠戲曰請罷官而
反得獎諭吾亦胡不可以為此請也然徐相竟以庇匪
得罪以死公復出仍縮銓政天道好還如此

孫文正請以校邠廬抗議發各衙門閱看擇要施行岑
西林時未得志將上條奏望江余壽平中丞方為侍御
與西林交密薦張鳳梧為之擬草鳳梧者堅白制府之
初字也拉雜成八款西林欲足成十問壽平壽平曰得

當而已八與十何別既上以改官制一條合乎馮氏抗
議制曰可西林以裁缺京堂得簡粵藩此疏之力也未
幾慈聖臨朝制度復舊談新政者皆得罪孫相且以馮
書引嫌去官西林以中興勲舊後裔仍得調陝西鳳梧
從行改字堅白二人遇合甚奇

戊戌黨禍李端棻陳寶箴徐致靖濫保匪人皆獲嚴譴
長白榮文忠曾保陳寶箴長沙張文達亦曾保譚嗣同
各自請罪先後交部議吏部將兩案同日上奏時文忠
極蒙主眷文達因緣獲以一并減等
戊戌秋慈聖曾有電旨召先臣入都以疾不能赴未幾

宗室貽穀以長白榮相國之命來曰上意向用甚殷能以私詢勉一行否余辭不敢言既而悔之以父執中李文忠孫文正嘉定徐相國皆至戚也未以情告而自專可乎次年拳亂作遂不復出

文莊電奏未至之時文忠曾力勸之來且預為計畫將到京事宜先至宮門請安又為訪樞臣問請安召見後如何待之皆云上意可知或先賞還原銜翎枝以待後命時文忠已老猶為此奔走不遑可見舊誼之厚

德藩亨利親王來游非聘也西法可以禮可以不禮之宜如親王例與國君相為賓主輿衛用帝制在中國以

前所未有會典不載樞垣譯署聚議久之乃定使慶邸
禮郎迎於郊外載以黃韁綠轎覲見時太后坐上侍側
德藩三折腰弗答宴之於樂壽堂宴畢游園上往相遇
以示答禮乃曠典也外人意猶不滿庚子和約成外邦
大使均待以敵體漸染西俗矣

剛毅為蘇撫以清剛著初與榮相比專排常熟政務處
設於甲午之後三人皆在焉偶因議事不協榮相怒曰
公奏上治榮祿罪所不敢辭常熟雖受聖眷而絀於慈
寧避弗與校乃己及太后復垂簾聽政常熟已去位榮
剛勢均力敵各不相下因是有隙一日剛毅薦龍殿揚

之材勇上問如何對曰若昔之黃天霸上知其未學滿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責也既退榮相哂曰公以龍殿揚喻黃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綸自命乎世綸在當日誠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劇則以下等戲角充數相與一笑而罷

榮祿剛毅同時在樞府榮祿簡為武衛軍帥宋慶聶士成袁世凱董福祥各師隸焉剛毅奉使兩江兩廣清查外銷各款悉使報部供給軍用京師為之語曰榮祿練兵剛毅籌餉猶是外人揣測之詞兩相同直勢不相下特假寵命以出剛相於外兩江方畢兩廣電旨即下兩

廣事竣剛相拜表即還亦知遲則有變也

近年吾邑賢令以楊霈霖張琴為最霈霖日巡於鄉凡溝洫之淺者督令掘深道路不平責其修治民不從命霈霖復往過即予鞭朴捕務嚴厲一盜就獲輒施五木鞠實窮治黨與以故賊盜絕跡四境安然琴葺治書院勸誘諸生講求實學二公皆得罪邑紳賄買御史毛舉細故彈劾落職御史風聞言事本武后制度流弊如此蘇元春湘軍舊將所謂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當時帥節握於文人之手曾胡李左皆以科第中人躬親師旅武功多有可觀於是武人好文寢成風氣豫軍之張

勤果淮軍之吳武壯結交詞人墨客頗受虛譽而能得
溢美之辭湘軍之鮑忠壯英雄末路李文忠公函稿言
其欲為總督皆是類也元春行輩較後撫仿前輩不餘
遺力光緒乙亥入朝京朝官中鄉寅世戚均有贈貽揮
金如土至於不能自給時人稱為叫化孟嘗君元春已
奉准徐練兵之命未幾與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糾參遂
敗

光緒己亥十二月己酉詔立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
儀為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下詔之日召見朝臣於
文華殿六部九卿咸與焉諸臣畢入太后先言曰皇帝

有旨帝乃出詔書於袖樞府領班禮親王世鐸捧之而下其時惟一二要人知其事餘者默默而已既出羣趨禮部就觀隨班者衆秩次頗亂徐小雲侍郎取詔書於禮部之手朗誦一過聞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國子立為帝而本生父以天倫之愛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醞賢王為始王當國十餘年所設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餉以固本也興辦園工以希寵也大練海軍以強國也李文忠特為致書各省督撫脅取土木之資而猶不足則盡移海軍經費而用之戶部希旨奏定光緒十四年之後不購軍械七年而至甲午日本

開釁戰艦巨彈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較小者大東
溝戰役情見勢絀距醜邸之薨已四年矣後十餘年端
邸子立為大阿哥參預朝政引用拳匪欲一舉而蕩平
八國釀成大禍又十餘年醜邸子立為帝獲封攝政王
儼然人主之位迹傾其宗光宣兩帝皆以近支入嗣懲
宋明之失諱言尊崇所生而假以政柄

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禮豫錫
之都統時主講會輔堂出試題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其弟子某主講通州書院同時出試題云反復之而
不聽則易位皆有絃外之音都統講學高陽東海欽服

甚至兩相科第遠在其前書札往來輒自稱後學傾倒
如此本朝理學名儒都統為最後一人受其感化只北
方學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為多故建儲之策與有力
焉

同光以來每逢慶典李文忠常得異數紫纒三眼翎本
朝賜近支八分公以當古之九錫人臣所不能有然其
後繼之者實繁有徒光緒中葉內廷行走諸君全用紫
纒東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勞膺三眼花翎之懋賞
幾於不甚愛惜之物德宗三旬慶典文忠得方龍補服
出於會典之外嗣政府中人出言其故乃知軍機處開

出羣臣之名德宗註簡便文字於下如花翎則書一翎
字雙眼三眼花翎則書雙眼翎三眼花翎議叙則書一叙
字從優議叙則書優叙團龍補服則書龍補俾軍機大
臣持出擬旨文忠下為龍補二字擬旨者巧立名目增
飾而為方龍補服遂為創典文忠謝恩摺曰在微臣特
拜新恩在他日將成舊典于晦若侍郎筆也

舊制親王無執政者成親王在樞府本是特例自太后
臨朝以懿親為輔恭禮兩邸相繼為樞府領班始成為
故事然光緒十二年訓政期內禮邸自請開去軍機差
使以符定制其後二年德宗親政禮邸又辭出樞府請

復舊制雖溫旨慰留仍於舊制未敢擅更輒委之數年以後及慶邸入直終於清世沿以為例

孝匪初起稍識事理者計日能待其亡矧徐筱雲許竹簣立豫甫三侍郎袁爽秋聯仙蘅二京卿素稱通達者乎惟自世祖以下聖主明君相繼在位過於漢高

惠文景武宣一時臣下奔走之材多輔弼之佐少相沿成俗面折廷諍竟無人焉筱雲竹簣爽秋三人疏遠外臣豫甫本姓楊漢軍旗人仙蘅為莊王包衣滿洲之俗見上自稱奴才豈敢違旨焉有犯顏強諫之事其奏稿為鈔報所未載其詞語為廷臣所未聞反令外人不平

代為請卹者蓋五人早知必敗平時當有不謹之言拂首禍之意召對之下不能隨眾附和致違上旨事誠有之理亦宜然倘云直諫而死是未知清朝之臣下對上制也

聯仙衡閣學崔佳氏包衣旗也包衣為清初奴虜子子孫不能脫其籍旗主愈貴愈貧愈受其虐閣學隸莊王府由詞林出任府道入參譯署本非莊王所喜庚子之亂日夜圍攻使館不克召廷臣咨詢對曰果犯天下之不韙殺外交官他日洋兵入城肆行報復恐將雞犬不留太后怒曰聯元汝何言耶我老婦胡畏莊王奏請

歸邸懲治遂棄市

許哀棄市從端王之請也原詔附片辭連仁和以慈眷素優留中不發詔下仁和詫問附片何在長白曰公毋多問矣仁和會意而止事後樞府中人咸謂仁和素機警而此際忽茫昧蓋近於魯董運中不知其然而然也立豫甫尚書居近西什庫與天主堂素有往來拳禍初興西兵入衛使館分四十人駐西什庫天主教堂至市購麥肆主畏西兵不敢售教士請於尚書家為之解說而與之尚書久典內務府擢任戶部歷任優缺素有富名在混亂之時本為流俗所羨妬緣此遂謂其通敵以

聞於上而誅之

匪勢蔓延始僅在外府州縣以為嘗試既而王貝勒引至府內演習其事遂不可為京師之中輦轂重地無論何處匪徒指為隱藏洋貨即舉火焚燬無人敢阻未幾神壇徧布於九門且有差役時出逮捕鞠問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於天紙灰上升則釋之否則視為有罪為之首者自稱大師兄亦天父天兄之亞也攻使館及教堂不克使館環列於東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間奉旨勅建於光緒初年由西安門內蠶池口移於西什庫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請於羅馬教皇多次始允其

事始末案卷附載於集中至是匪徒公然出示改東交
民巷為殺洋雞鳴街改西什庫為殺鬼巷鄙俗幾不可
耐諸王公貝勒信以為實其才識已可想見

巷戰既開武衛中軍乘勢行劫兵半旗籍幾不知世情
時孫文正公退職閑居盜入門聞主人姓名逡巡不敢
遽進曰中堂在衙門耶抑在家也僕對曰中堂已罷官
盜不俟言畢而遽入盡奪取所有而遁事過文正笑語
人曰京師賊匪猶畏法禁詢知勢位去而後敢動余乞
骸骨且年餘若輩殊不之悉何其昧於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後外人皆謂吾國不宜於武事改不任戰彼

以為人各有能有不能無足異也庚子釁起羅榮光守大沽礮臺敵艦大至彼眾我寡榮光力戰拒之卒以兵無後繼奮鬪以死同時聶功亭馬景三兩軍守津與聯軍遇雖敗頗有殺傷較諸甲午為優

湘軍未造劉松山老湘營部下尚有三入於拳亂者稱曰平江余虎恩隨吳清卿中丞東征與曾文正之孫廣鈞同駐軍榆關外虎恩宴客廣鈞之營務處方某與焉廣鈞責其擅離職守就執之虎恩怒曰速釋之不然吾即縛汝廣鈞懼而逃及武衛軍成虎恩統中軍經拳亂而罷曰長沙方友升張文襄時督鄂令率師勤王駐軍

直晉邊界法兵克保定出巡遇之令其退弗應法兵徑前搏擊友升大敗潰走時岑雲階中丞為晉撫聞敗告急李文忠尚不知有戰事也電奏中責其染軍營習氣小事報大未幾法兵退中丞致電言謝云王爺中堂信孚中外造福於西云云於此可見當時全權大臣尊貴無比之形及臨敵疆臣震懾失次之狀一曰新喻張春發仕至廣東提督從李秉衡引兵入衛道出任邱往平間攻破教堂兩大所以為功秉衡師至楊村遇聯軍迎戰敗績春發移雲南提督為魏午莊制軍論劾遣戍未幾釋歸

互德西德人而為八國統帥微論條頓羅馬斯拉夫東亞人種不能一致也即以法兵論豈有服從德將之理雖云各國公認姑作如是觀而已互德西日記譯本記初受任使時自以為莫大榮幸既至中土無一國之兵能從其命徒自矜於伐不已所謂厚顏無聊之極至者也猶不知悛竟使天津稅務司德璀琳向李文忠勸進文忠曰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爾觀吾子有似乎皇帝者耶笑而遣之

互德西有一事為聯軍所稱譽者厥惟懲辦禍首當時中外之人皆以此為先務值兩宮西狩慶邸季相在京

方議和約莫肯先發洎乎各國使臣咸以為言政府迴護前非不能盡情處治西安地遠兵力所不能及瓦德西購置駱駝百千頭作西行之勢議和大臣以聞於行在乃得所請

徐蔭軒相國繼高陽之後為守舊黨首領平生最惡外人而家居東交民巷之中近於各國使館朝夕所經觸目皆是每出門入市輒閉其眼曰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見不聞無窮西兵入城扼要為備將戰前數日巷口稽查甚嚴徐相行動已不得自由及拳匪縱火焚崇文門大街禁肆譟而入東城根東交民巷東長安街御河

橋三處守衛西兵燃鎗拒敵行人不通徐相前門被塞
乃啟後戶走向西繞正陽門逃出都人嘲之曰山鬼小
施術老僧由竇遁矣其後聯軍入京其子承煜勸其自
盡而死此老終身談道學不意齊家一節未之能行
練拳術能禦火器紅燈照飛行空中擲刀殺敵因而有
祖師聖母種種神怪各號皆自戲劇中來適合愚民心
理瑞王瀾公及近文宗室內廷宮監其知識適等蚩氓
故氣味相投一見為之大喜慈聖臨朝雖久究為見所
未見三人能令市虎別眾證確鑿寧不能使信為實乎
當時士夫未嘗不引以為憂特劫於權勢不敢不隨聲

附和趙展如尚書奉命查辦歸人問之曰拳民可以成
事乎曰不可故懲辦首禍諭旨謂其奏對尚無失辭而
牽連被罪當時政府諸公及議和大臣頗欲寬其處分
卒為外人所持不免於禍詔賜自盡之日命備醖酒尚
書體魁偉其家人因平時慈眷希冀有恩詔薄其醖屢
飲不死傳詔大臣久待無以復命尚書以皮紙蘸酒自
蒙面而卧乃氣絕

毓賢處斬甘督李廷簫奉詔先懷金往示毓賢知其意
曰我有罪宜明正典刑奈何自經溝瀆廷簫老成持重
人也處覆巢之下聞言悲憤歸途中自吞金死毓賢誅

前一夕書楹帖於門其首二句臣殉國妻子殉臣我殺人朝廷殺我云云翌晨居民轟傳頗有蠢動之勢毓賢急往受戮甘省地方寫遠劄子無能手斬之不死戈什某曰奈何苦吾主奪刀剄之亦自刎

戊戌之歲啟秀得以內務府大臣掌管鎖鑰內廷中第一優差也榮文忠入相慈眷至隆仍使總管內務府乃以啟秀入直樞廷名位雖高不免有奪我鳳凰池之感啟秀顛預誤為東國之鈞參預朝事提倡奉匪與徐承煜同時受顯戮雖云奉詔然有外兵監視行刑亦孔醜矣

禍首之中榮相本居前選李文忠夙與有蘭譜之誼又知榮相慈眷極隆非置之西安政府凡事不易動上聽故力為維護不令預於罪人之例謂其身為將帥在戰役之中雖明知其非而無所退避措詞猶為得體項城時為東撫於榮相未赴行在之先極意資助其行又先為之地於其所往與李文忠相較可謂英雄所見大畧相同己亥之夏文忠小恙聞於山東或說項城以電問疾項城曰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時項城資望在疆吏中為最淺乃作此言抱負正自不凡其後文忠疾病有勸其保繼任之人者文忠曰繼任有人在我不欲保

耳此老先見之明至死亦復不弱

李文忠功業之盛宇內共仰同光之際國家與外人有
疑難之事待其一蒞而決匪惟信義之孚乎中外抑亦
威望之大足以攝之高麗之役我師敗績公之聲譽亦
稍稍衰矣倏有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都羣情惶懼公
復為全權大臣入都議約各使意見已不一致其本國
又有輿論參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國兵官均需干預故
情形極為複雜每一條例皆幾經商酌而後定及全文
錄出示意吾國其言曰但得諭旨照准現時撤兵節令
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須遲至九十月以後遲一日

則多費百萬秋後須多一百餘兆云公為代奏奉旨俞
允建德周玉山制軍時為直隸布政使歎曰誰為全權
大臣者直畫諾大臣而已

公法惟行於勢均力敵之國弱小之於強大不適用也
拳亂中德使克林德被害德主命將出師攻入我國都
城要求懲治禍首脅取逾額賠款猶以為未足必須皇
帝母弟醇王親赴彼都謝罪可謂法外行允醇邸抵柏
林德主強其行一跪三叩之禮醇邸以電請命政府無
如何勗以善體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為背教受人跪
拜亦如之德國輿論大不謂然外部密戒吾國使臣力

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禮幸未辱命德之於醜即奚啻
回紇之於唐德宗然德宗即位銜回紇終身醜即攝政
無惡於德甚矣古今人度量相去之遠也

庚子賠款最難堪者美外部估算不過三萬一千萬倡
議各國減數我利用此說與各使竭力商酌均不允會
德穆使密告文忠云美兵少且早撤故允減數他國斷
不能比遲則匪特不減且有加焉文忠懼因奏言美國
借此討好並無實在把握乞速准行奏入制曰可四萬
五千萬之議乃定美外部既有此說議院以浮收賠款
為恥將以返諸中國而不知何途之從伍秩庸侍郎使

美因以為功與訂專約以此為中國學生赴美學費歐
戰事起德奧俄三國失所依據賠款均得免英法日意
不能獨存亦自動停止於是或以文化為名或言水利
紛紛然自行處置大率彼國人得此機會遂設一機關
引吾國數人為之助以示兩國人民之意吾國之國計
民生則置之度外而美國外部海大臣之善意義舉遂
無實惠及於中土僅成為一種史冊上過去之事實而
已

雷美人倡此議時洋顧問畢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
為有此說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

能動聽此老經事多知空言無補之習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國浮報需索逞憤於拳亂之後雖有加重之罰而國人不以為不端及時過境遷殺人越貨之行究有慙德不特倡議之人棄不肯取其餘諸國一經道破不得不與之俱化矣南海張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為愚不可及公豈真愚者特前輩忠厚不以夫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豈意減數一舉屬於良心文忠不信歐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猶昔之故與

俄約屢議不就楊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視電旨是不持在巴園中且在監視中矣未幾楊儒跌傷旋中風死其

子以身殉頗有疑案然弱國之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即橫死亦宜

善化瞿止齋相國之尊人與先文莊王文勤卞制軍頌
臣俱於咸豐辛亥科鄉舉止齋少年科第久縮文衡素
見知於尊長制軍曾保其才歷官浙江四川提督學政
皆在文莊任內欽重逾恒迭經密保然外省督撫於京
朝清貴之官無能為力也其參樞府由於王文勤之薦
前輩於故人之子重之如此止庵體類穆宗為高陽李
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賞識之止庵著恩遇紀畧卷首即
載召見時事太后云從前李鴻藻說你好現在他們也

說你好原註云他們指榮文忠云以余所聞蓋文勤也
止齋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將兼樞譯兩
席其時八國和約要求樞臣兼外部以免隔閡時政府
樞臣三人榮文忠名列罪魁幸而獲免自無此望王相
鹿尚書均兩耳重聽未可貽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強
者未可以對外而止齋之當選不待面聖而都人早料
及矣

止齋與長沙張文達生同里閤同案入津同科舉乙榜
其成進士入詞林則止庵較早一科久居京師為同縣
同鄉同學同年相好殆無有居其右者庚子之歲先後

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於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別相逢訴說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迴鑿之後銳意新政中興輔佐非異人任抱負尤為不凡文達謂止齋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緣湊合非人力所能為也今茲樞府求才正虛席以待吾輩明日入覲使我獲參機務當薦公為江督公若當國何以處我止齋曰苟幸得贊樞府則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對燈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雖一時戲言足見京朝清要之官猶不知樞臣地位其後止齋當國殊無力以報文達文達不得志輒舉以告人且曰今總督

無望即巡撫亦不可得矣文達旋與項城締姻適中止齋之忌交益疏遠神離貌合竟抑鬱以終止齋臨喪哭之痛蓋有不能言喻之隱也

定興鹿文端拙於言論內調樞廷耳已重聽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時一語雋永為福不足為害有餘李文忠薨聞於西安行在兩宮震悼詔加優卹已將侑食太廟樞臣出擬懿旨定興突問曰祀於何處時議配享文宗則咸豐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勳配享穆宗中興勳業不乏其人未可顯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時上年正富則懿旨之中不易措詞因而擱置

異辭錄卷四

慶邸當國項城遙執朝權與政府沆瀣一氣所不能達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顧雅遠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項城結為異姓兄弟先以項城命請於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蘭譜辭而語東海徐相請婉為之復項城聞之曰善化視學河南吾弟取為生員吾何敢然未幾侍御以細故退出察院僉以為誑也

道光乙未以後進士用庶吉士留館日漸其多仕途擁滯常有二十年始開坊者翰苑中人頗以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館以寬大之政無有以知縣歸班者雖在榜

末亦得知縣分省即用 官制至光緒末年而稍稍
雜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為多庶常改官無論何處輒
生愛士憐貧之感在猥濫仕途中尤有鶴立雞羣之象
長官一見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進士縱有殺人之罪
抑亦可以末減也者於是務財好利之士散館之時咸
以末等為樂趣為捷徑往往故為小疵以冀名次落後
既而謀出是途者日多供不應求愈逼愈緊甚至文理
不通詩句出韻以及一切犯規違例污卷曳白之事無
所不為此亦世風日下之證也

日俄戰後和約於日本無利夫人而知之矣當時俄使

維德之強項殊非吾國之比維德一聞日本使小村壽太郎有需索之意立與之絕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請未晚也汝令乃以戰勝國自居耶小村壽太郎曰然則孰為戰勝國維德曰無之惟其無戰敗國是以無戰勝國小村竟無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項城厲兵秣馬名為中立陰以助日是時北洋陸軍為三鎮鎮統三人曰段祺瑞曰段芝貴曰王士珍或問將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狀貌善也平時無多語氣度亦不惡但

辨別事理之功未必精

密問段芝貴曰奔走疏附而已問王士珍曰為人精細

處事有條理然不可以為大將帥一鎮以出其不能馭矣

善化於先文莊始終契合每見親友必問起居且聳息求教合肥相國昭雪川案初以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於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莊清風亮節內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開復建德以措辭為難擬助賑捐二千兩較易著筆往復通函中而文莊即世建德請郵疏云功業與劉銘傳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則又過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適在軍機處值班善化命查壯肅舊案持以上定興鹿相見之曰否否廢員焉可比擬式甫

對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榮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鎮南關處分非其倫也及恩詔下定與猶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後善化謂人曰滋軒以南北派別不協華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遷怒於督臣致有違言則難乎為疆吏矣

光緒三十二年立憲法改官制設外務吏禮學法度支陸軍農工商民政郵傳理藩十一部漢尚書五人外務部瞿鴻禨吏部鹿傳霖法部戴鴻慈民政部徐世昌郵傳部張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時在楊翠喜案之後慶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載振

退移度支部尚書溥頤繼任農工商以鎮國公載澤掌度支肅親王善耆掌民政使宗親分潤以自謝過而漢尚書缺無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減為四人宣統初元郵傳部陳璧以罪免載洵欲代之而未得幾關於王前載溥溥倫毓朗輩亦逐逐思逞或為之謀曰今漢尚書四人盡去之無以服人曷若圖諸滿缺未幾農工商部尚書溥頤禮部尚書溥良次第外簡三年內閣成立設大臣十人外務梁敦彥度支載澤陸軍蔭昌海軍載洵民政善耆司法紹昌學務唐景崇農工商溥倫郵傳盛宣懷理藩壽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覺羅一人滿一

人漢三人而蒙古漢軍尚不與焉光緒之末京師諺云
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滿滿排漢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戶部以山東司管鹽雲南司管漕廣西司管
錢法貴州司管關既為利藪所在遂稱鹽漕錢關四大
司咸豐軍興漕糧罕至滇銅久絕關稅為洋關所奪於
是滇黔桂俱降為小司而號福建山陝為三大司山者
山東陝者陝西陝西兼轄甘肅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
官文武俸祿各衙門錢糧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順
天直隸錢糧也江浙既平漕運稍興雲南司官吏復勃
然起於是稱山陝雲福四大司丙午立憲盡改官制戶

部改度支部以賦稅名目分司而舊法蕩然矣

陶齋制府自考察政治歸氣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視政
府諸公蔑如也謂善化曰公宜專心於政府舉我為外
部尚書以自代善化笑而謝之授兩江總督諭迅即就
任或問其行期則對曰余必遵諭旨中一迅字其實不
然慈聖春秋高富國久唯其言而莫之敢違自天子至
於羣臣均以其一人之愛憎為榮辱視其一時之喜怒
為進止陶齋恃有內援故不欲外值憲法議起與項城
同在都城會定官制互相標榜正富有為之際何肯輕
於離京值言路彈章相繼不絕項城既絀陶齋始敗興

而去宣統初元調補直隸總督入覲過天津語署任那相曰吾舉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長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將養病軀稽首謝矣時人言籍籍謂其將入樞府者甚眾至京見世相世相徑告之曰無稽之談不可聽公速赴任可耳乃大沮喪既而怒政府之不已援獻策攝政王廣開幕府招致賢才朝夕與處陰以奪樞臣之權慶邸輩怨之益甚照像業發交部議處陶齋與總管太監小張德本為舊友適同在東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長跪為壽貝勒所見又乞哀請為緩頰以為布置周妥在議處中仍請訓出京

若無所事吏部即於是日奏上請予褫職攝政王尚無
惡於彼頗欲全之間諸樞臣莫有為之言者王猶豫良
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謂孝欽皇太后若在誰敢然者
直令人不敢置對卒從部議

兩宮西狩峯雲階制府為陝布政以師勤王扈蹕入陝
至山林險阻輒下騎身衛鑾輿以行夕則披裘卧於行
宮外舍慈眷頗隆擢撫山西移督兩廣朝廷倚之以鎮
南服拳匪之亂兩宮倉卒啟蹕長白榮文忠猝不及扈
從慈聖於途中見武衛軍潰狀怒曰恨行時未殺榮祿
項城時為求撫於亂軍中迹文忠所在資助以往西安

且百計經營為解深宮之愠及文忠秉政項城任直督
內外允協文忠卒慶邸代之時慈聖春秋高恣為娛樂
好貢獻慶邸宗支稍遠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內廷
以固其寵歲費巨億竭其祿俸所入兼廣納貨賄猶乏
於用項城乘間與之交結月有貢品至京珍寶奇巧盈
於慈寧宮門內外咸受導行錢譽聲日起朝廷大政咨
而後行任用之專比於往日勲舊項城大練六軍取朝
旨使各省助餉攘招商電報兩局於武進盛侍郎之手
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屬鹽利於官設天津銀號試行公
債以通有無挾勢斂財因財助勢名震中外時樞府六

人自慶郎而下定興善化皆先進蒙古榮尚書入樞廷
得項城力長白戴尚書以練兵處舊屬而躋顯貴慮變
常有同異東海徐尚書舊為項城掾因汲引以升諸公
畏人言亦稍自別時北洋威力日逼樞臣無能與抗疆
吏中惟西林在粵有重望與項城埒粵中多盜治以重
典彈劾不職動輒數十人之多人人畏懼粵海關書吏
周某賂慶郎得使節立捕治寘法同時拜疏請重樞臣
之祿以愧之時慶袁相比惟憂西林為梗政府諸公處
覆巢之下轉危為安亦惟西林是冀臨桂于晦若侍郎
入都議憲政見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從之西林以

密電書本為贈二人之交自此始會議憲政輿情不協
南城言路彈章相繼不絕項城稍絀官制改革之後樞
廷惟留慶邸善化二人項城見之益有協以謀我之懼
自請開去八項差使居恒不樂經冬足不下樓亦不見
客時東三省事益迫楊杏城侍郎說之往東項城心頗
動適慶邸疾求醫於北洋項城使段香巖統制偕醫往
日伺於邸側於是慶衰交益加密項城意變西林雖至
無能為矣

趙爾巽為東督攝乎日俄之間無所措手自訴於朝請
簡重臣巡視邊境詔使振貝子暨東海徐尚書往及歸

過津見項城項城先宴兩使於中州會館循舊例殊無足觀道府而下繼設宴款待諸隨員仍於中州會館筵席戲曲均後來居上主賓正歡樂間忽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望之項城當先次東海次振貝子主人中之段芝貴招待入席俄頃間女伶楊翠喜出演備極妖冶合坐為之注目而貝子心曠神怡不覺手為之拍板旬日之間翠喜不出演京津轟傳已嫁某貴人矣又久之東海受命為東三省總督段芝貴署黑龍江巡撫近代以來道員推任封疆者殊不多見頗疑為賄得未幾翠喜之事漸聞於外乃知以色進也先是西林以粵漢鐵路事

操切幾激大變移督四川請覲不許至滬託病逗留久
不赴任聞朝中多故聲言之蜀及潯合舟登陸作匡廬
之游即於其間具疏請覲由鐵路疾趨至京時監察御
史趙啟霖趙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諫著稱夙標清流之
目皆協以謀當軸聞西林至啟霖迎至保定計議既定
西林宮門請安初次召見即調補郵傳部尚書留京內
用連日奏對盡發慶振父子之覆啟霖旋揭奏翠喜事
慈聖乃嚴責慶郎納賄內閣侍讀潤奉因事過乾清宮
達聞御音悲厲蓋幾於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
慈意滋為不悅命醇王及壽州孫相查辦凡依草附木

者有冰山將倒之勢項城在津聞報大驚立召楊以德
至今於一日夜出翠喜於慶邸以德素有幹才遂至京
以驛車挾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黃村乘次日京奉
車至津項城先使人利誘勢怵鹽商王竹賢令自承為
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贓證於是乎滅迹時長白世伯軒
相國在滿人中素著忠悃而與慶近且都中輿情以為
袁絀而岑用一也徒苦老慶於滿人無利適慈聖往淀
園過萬壽寺稍憩召世相獨對世相殊不為左右袒微
露慶岑夙有嫌怨慈意稍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為其
父兄泣陳冤屈且曰奴奉於母家雖一履一襪皆凡予

資令復何恃四格格為慈寧弄物尤動上聽查辦大臣
醜邸孫相重臣也諸王府第聲息相通豈有不知振貝
子納妓之事奉詔之日王指詔末水落石出四字語孫
相曰聖意在此既見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輕發
語耶王年幼諸事宜諉諸壽州庶慎已免咎孫相之年
事老矣畢世在京久直毓慶宮於宮庭知之頗悉戊戌
之歲曾以進呈校邠廬抗議一書幾被其禍旋乞骸骨
洎兩宮西狩獻易位計者均得罪慈聖漸悟其離間待
上稍寬復召用孫相回鑿以後以慶袁相比梗於其中
兩宮意見未全泯也袁岑爭權羣矢集於慶振父子至

揭其狎褻之罪慈聖命上母弟及師傅任察其情悔禍
之意益顯然聞孫相曰政局視吾一舉足為重輕此外
人無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動影響皇上安危甚鉅每念
及戰戰兢兢之不暇豈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懲治慶
邸園禁其子博輿論之歡欣鼓舞固自易易然慶邸親
臣也非常熟比無辭可令出京遇年節吉日遮如意蒙
召見與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內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
在太后側如故項城在北洋如故時時能為慶邸作捲
土重來之計且來間媒孽吾輩以去其毒何以禦之吾
老何足惜但不能為己市直而為上樹怨且今之與項

城為敵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懼無以持其後即使得志亦將順焉矣耳安見其矢忠於上勸毋以慈勸子以孝如古人之所為乎當時朝中黨派情勢孫相之言洞若觀火馬嗣派內閣侍讀潤奉往津調取王竹賢楊翠喜口供覆奏查無實據其事乃畢京曹通例部屬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員仰體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後二年孫相查陳雨蒼案調用隨員仍內閣侍讀中書之類且多查辦楊業之人而調取各部案卷互證參稽一一舉其左證毋稍寬貸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實而別有用意也

慶邸勢利之交金錢作用夫人而知之託活洛氏陶齋制府於無意中與壽州孫文正語時為慶邸憂貧言王府費用每年輒三十餘萬雖有祿俸養廉相差甚鉅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諸北洋然究於何項開支何人過付無人能測也按新軍擴張至六鎮隸於練兵處慶邸領之一切賄賂之妙用悉具於此六鎮每月皆有截曠之餉不下三四萬項城悉輦以獻慶邸僅以夾單上陳如各營官之於統將也無文件為據無案牘可稽知者絕少故屢經言官指摘無從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隸省僅二四兩鎮餘四鎮悉隸陸軍部鐵寶臣尚書為政

仍效項城所為斯時尚書進而項城絀幾往東三省蓋
有由也及鳳禹門將軍為四鎮軍統並操兵餉之權繼
續前事於是尚書權力日衰而將軍又襲前人衣鉢焜
耀一時在慶邸初無成見終始為一利字而已聞翠喜
案中慈聖面責之曰汝為財耳國亡財於何有大哉王
言惜未能發其聲而振其贖悲夫

慶邸當國時京津道上有赫赫紅人曰董柳莊者名遇
春相傳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門役老董之子世襲其事
無案可考莫知其詳也時遇春甚顯奔走於勢要之門
善於迎合諸貴人之意為廣交要路動以萬計因之連

捐帶保至直隸省候補道一時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陞任而日進不已者有不論階級而速化者有以廢員而破格起用者皆緣之以進聞一次納費多至十數萬少則數萬其陸續費用亦至十數萬數萬不等其他萬千以下之數道府以下之官更僕難數遇春以此博得慶邸歡心愛之重之在其他親友之上偶聞遇春言慶府事較為詳細特是遇春非讀書人語無倫次必以意會之光緒三十三年西林馳入京覲見彈劾慶邸邸鬱鬱不得志有慰之者輒歎曰今闕情於余者惟楊杏城董柳莊耳楊侍郎聞之報報然有愧色曰

余與董柳莊等耶遇春曾得罪於項城故雖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傳項城微時與遇春約為兄弟偶值乏時尚賴其資助戊戌八月項城護理北洋大臣詔下遇春方飲於侯家后妓院中聞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嘗假我銀百金其隔座中聚飲者有項城中表劉燕年提軍在焉以告項城項城惡其妄言褻威如陳王之於傭耕故人銜之甚至武衛五軍成立保案聶軍奏保遇春以直隸州知州候補項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現充號房號房者即門役也榮文忠在樞府面奏號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凱誤也附片遂留中項城益驚歎其能力

之大不說愈甚而無如何也其後項城權重時扼抑之使不得進故遇春落拓如舊惟怨當時權要曾由彼進身者既貴之後不為己援而不知其終身否運由於一時酒後之狂言也

相傳陳友諒敗亡其客渡海越遼陽至長白山麓寓一頭人家報仇之志久而彌堅時明運甚盛無如之何也客善青烏之術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機暇則察視地脉聊以自娛而已居處多年與主人家庭漸相習燕俗重義氣見五代史高行周傳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蓋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篤於友誼主人視客如兄

弟骨肉始終恩禮如一客老且死謂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圖報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氣運敢以贈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傳之悠遠雖無確據丁未以後滿洲改為行省游宦者日漸其多歸而言其風土人情僉謂其人善與人交殊無滿漢之見至今猶然吾鄉涇縣翟氏先世即陳友諒臣下友諒兵敗國滅餘衆効忠不去擁其宗裔遁至河南先汝之間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涇縣其先河南總部猶寄供養之費繼而居涇之人讀書入泮甘食明祿遂絕不通載在翟氏宗譜翟展成孝廉

言之頗詳觀於此而知陳氏覆亡人心未去遼東孤客
理固宜然客姓氏不傳毅勇之忱較之田橫島中五百
人一死塞責者難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視子房仕漢其
志報韓何以加諸

劾治權貴効命疆場皆美名也而莫難於一死梅村詞
曰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便一錢不值何須說選
想明末刳腸決腹諸君子前仆後繼死亡枕藉士氣不
其壯與至近年誅姦與盡節可謂別開生面當時參李
文忠幾等於嚴嵩魏忠賢然具疏者備受無知輿論之
贊許而無纖芥之禍事過境遷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

朝遺老不肯屈節避居夷場輒以

否則

仍不失祿足代耕之樂梁

星海方伯以妄論法越事嚴議降五級調用及鑾輿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鄭荆道未幾陳臬開藩又得罪慶袁而投劾去國變之後南北奔走以張少軒之薦繼陸文端值毓慶宮授太保使楊左諸君子地下有知當有實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謂直言極諫者戒先宣之際臺諫中江春霖趙秉麟趙啟霖以彈劾不避權貴著聞於時然皆有背影

仕民國為肅

政史姑無論名節即以其生平彈劾慶袁章十餘上國
變之後乃甘為之臣將往時談忠說孝面目一掃而空
亦孔醜矣項城不念舊惡寬予擢用而於條陳外部事
宜隱攻善化之李灼華以暗通報館為名明攻善化之
惲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嘗
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兩妻者死挑者娶妻
仍擇長者取其能詈人也項城用人蓋用挑者選婦之
法但定情之夕皆以死爭者令以身許殊難為情耳
趙秉麟趙啟霖江春霖三人在臺諫中非特同志也而
且同謀楊翠喜崇雖啟霖發難因是左遷 具疏爭

論謂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為黨也孫相查辦不滿其意固無待言未幾孫相與從遇於正陽

門洞轂擊肩摩之地騎者先導指揮途眾令輿得過

之父與孫相己未會榜同年進士其年家子也

遽來書云遇公於正陽門下車為廝役所鞭者再不意

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橫暴如此伏思相公之體制雖

極尊嚴而御史之法驄亦何容鞭辱云孫相得書亟往

詣避不見孫相曰吾為謝罪來也主人雖不

在室胡可徑去下車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禮而歸俄

頃間即來亦下車登堂行禮不見主人而還京中

頗有知者問 輒諱言之蓋自覺其已甚也孫相騎士名陳元其後為東海徐相紀綱之僕民國改總統制東海為國務卿稱相國陳元為傳宣官 適於其時充肅政史自無有不見相國之理滄桑一變

易為總統大學士軍機大臣易為相國御史易為肅政史騎士易為承宣官而 如

故陳元之為陳元如故 遇陳元不知若何感想陳元遇 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於隨蹕之役始識總管李蓮英未幾開府山西移節兩粵屢叨異數慈眷極隆聲望之美南北相當貢獻

之品絡繹不絕足抗項城皆李總管為之內也滬濱養
疾與武進盛杏蓀尚書交一見如故武進喜知名之士
文人墨客結習花晨月夕莫不以氣節為談資西林居
處稍久遂與俱化頗以名臣自勵入覲至京各宮監欣
逢舊雨且患難之交靡不心悅西林視之蔑如也及貢
廣西土產狗魚兩宮知為珍味命付庖厨蓮英曰是物
鱗類而有獸形恐具烈性不宜聖體命奏詣湖中蓮英
曰觀狀頗惡縱入水中魚鼈之屬無噍類矣且恐夜出
傷人乃棄之西林於是乎寵衰會粵中輿論與新督周
公不協上命復舊任過滬與諸名士交游託疾不行上

海道蔡伯浩觀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會梁啟超舊景相合如一以為逆黨之證進呈御覽遂得罪

攝景之法極其淺近兩片相合尤輕而易舉光緒十年間招商局得旗昌洋行業產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馬建忠總辦局務沈能虎為副建忠甚之密以能虎與妓女合影獻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為罪嗣見能虎僅加斥責而已能虎末秩微員謁見上司殊不敢對文忠既未明言尤難申訴退而告人曰苟以傳相影加於其上無不合也時傳為笑柄後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善化罷相林贊虞侍郎有連帶而去之勢上將擇相於

是壽州定興同日召見命長白世相從之入對是日定興奉詔再簡樞臣壽州曰上知我重聽尚未知定興與我同病也自是而後慶邸專權如故南皮內用猶無能為遲論其他定興旅進旅退雖隨班而上於事一無所聞下直後輒向軍機章京詢問本日例行公事猶得一知半解至於密勿不能參預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聞而衰齡

林贊虞侍郎為諫官時以風骨著非清流諸君子徒託空言之比善化相國少年科第以經濟文章自負與侍

郎素相欽重庚子回鑿之後善化入相時侍郎洵升專
閩內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樞廷共任艱鉅楊翠
喜案振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聯用上諭中水落石出
四字嵌入句中云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
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侍郎讀畢歎曰好文章慶郎
銜之及善化放歸田里詔下侍郎又大詫曰進退大臣
如是之輕率耶召對時力請查辦太后曰查辦若實歟
咎更重是善化去職深宮正有成見不言而喻而侍郎
不知也未幾遂出樞廷任豫撫

京師輿夫四名諺云頭一個洋洋得意第二個不敢洩

氣第三個渾天黑地第四個不知那裏談者比以軍機大臣向例樞臣入直在御案右旁跪其跪墊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對其次則跪處由漸而遠諦聽上諭不能詳悉即有陳奏上亦不能盡聞仍由居首者傳述故樞廷諸臣雖云同時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餘率非問弗對京諺以輿夫四人狀之情形畢肖

于晦若侍郎久參李文忠幕書牘多出其手清史稿謂奏牘多出其手乃相傳之誤侍郎長於宋人四六因學紀聞論文所舉各條侍郎優為之故文忠謝恩諸奏望而知為所作至論事摺于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為如

有集思廣益之處幕中人材濟濟非止一人豐潤聯姻
後時參末議日中豈復有待郎在光緒乙未之歲文忠
自馬關歸入閣辦事寄居賢良寺侍郎始為記室之長
是後章疏寥寥無幾出任兩廣侍郎又未從故文忠奏
稿八十卷雖謂其無與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體之文
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運用詞藻可以
達人口之所難宣光緒末年侍郎以西林勢敗之故出
使德國充考察憲政大臣無異宋人之遠謫臨行一奏
慶邸讀之稱賞至再南皮素與之善攬言曰此人歸國
何以處之項城以手指地曰莫善於此意謂軍機大臣

也南皮乃不復言

滿洲一足跪之禮名曰請安非真長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滿洲人無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內廷行走滿籍大學士以下相遇皆然則不足為榮辱從可知己至卑賤遇尊長則雙膝落地名曰跪安漢京曹相見均長揖外官則自知府以下謁長官均請安謂之行旗禮可也謂之有加禮則未見其然也嘉穀堂集書阿文成公遺事內有一條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為郎官時無此禮云是乾嘉時已以是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實非也光緒

末年釐定官制不分滿漢於是漢人學旗禮者日多反以請安為時式可知移風易俗未為難事

京官重禮節然禮與諂不同匪惟無諂於同官也亦無諂於長官京曹雖有尚侍無論王公大臣其屬僚除送稿畫諾外鮮有至其宅者粵東陳錦濤以游學生考授編修供職度支部大清銀行其時澤公喜學生頗信任之武進盛尚書以為譯員籌借款遣往歐洲見銀團解釋用途駁駁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變錦濤走滬謂人曰滿洲宜亡以少年不經事王公為長官令吾輩口稱章京叩頭請安謔者曰京朝官無是禮也苟非爾自往

口稱章京自往叩頭自往請安誰令爾行家式甫為軍
機處章京時項城入值樞廷式甫持稿往見項城不知
樞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與項城微訖作聲式
甫更退後項城覺而起自是項城益加重視式甫由幫
領班躋正領班項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
威其斯之謂與

職官入朝奏事始不執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掛壹
百零八顆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間一大珠以珊
瑚翡翠為之謂之紅綠佛頭佛頭或即笏頭滿洲制度
無考不可詳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

子二懸之左一懸之石婦人二懸之右一懸之左謂之
記念最初用法殆為以笏記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
結繩之類歟俗語謂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
下垂者謂之背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觀於此而知國
初入闕悉從明制是荀子法後王之說也章服雖有更
變畧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蓋兩用之

林贊虞侍郎任豫撫時李季皋侍郎由蘇臬調豫二公
素識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軍政向來督撫專權兩
司兼督練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將門之後莫展
其才與項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為未幾陸軍部派

員查實林侍郎緣此內調適逢其會林侍郎上章稱許李侍郎推崇備至一則曰國家柱石之臣再則曰李某克家令于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書來極其撓謙叙述彼此交情謂如父兄之於子弟於項城及後任吳中丞均有微詞樞臣調停其間將李侍郎調浙臬而兩解之李侍郎以病辭官留京不行二公素行均持重無私雖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萬不能合作然未至於傾軋其所以誤傷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學不足相濟故兩書之中詞意不無重輕以致於此故言為心之聲不可不慎也

慈聖晚年不免於寡人好貨而無與於政事項城西林皆以貢獻互相鬪富因其官高愈增榮幸未必以之登進也且此端微開於李文忠而張文襄繼之在當日督撫為見所未見亦非項城西林開其先也辛丑回鑾後朝廷惟懼外人圖己項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為倚恃候官沈愛蒼中丞時為京兆尹窺知其隱步袁岑後塵藉交通宮禁之力脅取各省數十年久已停解之順天固本京餉成兵三營更近在肘腋之間思間項城之眷卒以職位較卑為所齟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門蔭起家簡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見蒙賞飯是日項城

約之午膳臨時而侍郎以電話辭夕至其宅項城問日間之事侍郎告以故項城大驚曰尊寵極矣漢大臣中惟余與岑春煊受此恩遇問席中見何人侍郎曰派太監伺候項城益訝曰上視子與余輩等耳然終光緒間侍郎並未大顯沈李二公猶曰先澤也壽州孫多祺以道員需次直隸善於觀風望氣交結宦寺求梯榮之路而終窮先是辛丑之歲任河南祥符首縣適兩宮迴蹕奔競之術百出不窮行宮門外趾為之穿一日之間龍光三接時誇於眾傳為笑柄然其後潦倒極矣光緒末年由李總管獻菊花百盆言家貧只此區區之物聊表

忠悃慈顏怡悅賞御書匾額多棋自天津寓所具鼓樂
候於鐵道側迎歸招搖過市慈聖於此類事視為無足
重輕不能由此而獵取爵祿也

帝自西狩以來漸與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懲國家
多難宗社安危惟帝足賴途中調護備極恩勤帝亦服
事惟謹欣欣然有祥和之氣象回鑿之後長白榮文忠
公輔政未幾卒慶邸代之頃城西林南北重鎮協力維
新天下稱治民亦勞止范可小康帝性直率於戊戌之
事頗有遺憾心所不平輒形諸筆墨曰某某可殺類似
宋寧宗皇子竑書彌遠富決配八千里而不知禍作於

肘腋間也讒者果扶以訴於太后宮闈嫌隙復生帝無
尺寸之柄鬱鬱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頗有謠傳至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始以痼病聞於外詔徵四方良醫
時下懸壺之士如陳蓮舫類者貪得御醫之名遠近咸
集屬聚輦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醫入請脈不以詳
告令自揣測古法望聞問切四者缺問一門無論何人
均為束手及書脈案稍不對症即弗肯服有時摘其未
符病情之處御筆批出百端詰責批陳蓮舫方云名醫
伎倆不過如此可恨可恨紛糾年餘之久所患益劇雖
日視朝步履非復前狀戊申十月癸丑朔時享太廟遣

恭邸代行禮是日樞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臘矣為太
后予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撫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
病之中忽中止聽政咸知為不祥之兆時政在慈寧人
心未甚震異也太后體素康健喜服臧品因以致疾甚
劇時慶邸往奉天驗收普陀峪東陵工程未歸兩宮病
重樞府諸臣皇皇無以為計二十日慶邸返先與項城
計議項城曰吾輩漢臣惟知國賴長君其他非所敢言
醕邸曰若仍為臣無不可者不然不敢承僉曰宜入見
乃請起太后召見禁地森嚴至是而益密樞臣每人至
輒問曰誰歟對曰某乃開一罅內之入旋閉之又一人

至亦如之畢入恭邸尾於後衛士曰未召王拒之於外
太后在寢室稍頽飾倚衾坐見諸臣先問皇帝病况慶
邸對曰疾大漸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載灃之子入宮
讀書醇邸辭曰臣之子幼載濤之子長願太后善為計
太后微愠曰汝糊塗此如何時而猶作是言邸立汝之
子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為攝政王汝雖無才能擇有
才能者為佐勉之毋懈慶邸請兼祧至再不許乃皆退
出及立儲詔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
及知者太后以光緒初年早有成議今上生子為穆宗
之嗣有約在先然樞臣擬兼祧之諭亦合乎禮之變未

為違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千萬半在南苑半在大內皆用紅繩束之庚子之歲乘輿播遷輦運不及乃遺之去八國聯軍入都世相時以內大臣居守用日兵為衛洎駕返而無所失慈顏大悅世相以此驟貴孝欽皇太后崩宮監黠者盡其所有以獻孝定皇太后而闖人之勢因此不衰

孝定皇太后旋崩宮禁內事仍為旗員把持辛亥後大內用度想出于此何時侵蝕始盡亦無可考李蓮英所謂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後內監權勢莫逾於彼然孝欽太后家法綦嚴惟內務府中司員在其宇

下不能不常與周旋當時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宮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諸臣莫得晤其人蓮英從不輕出識面尤稀顯后晏駕之四年正月火神廟會移於香廠忽於游人中有人私語曰此李蓮英也視之乃黑醜大漢適成其為北方之強者而已小張德繼為總管與京朝官吏時有酬應毋壽賀客盈門值驟馬市大街修治道路為途所必經警吏為之先期竣工猶子某供職軍諮府已入宦途與張紹軒軍門聯譜隱有亢宗之意清末風氣人人觀念頗以為軍門之榮親貴王公反介軍門以結於張德為取悅宮闈之捷徑軍門落職居京以此

之故出為江防軍帥授兩江提軍頗負時望履任之始無貲以往張德之母假以五萬金而後成行燕人重義氣張德一家視軍門如骨肉鼎革之際軍門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搖惑事雖不終東南方鎮未之有也追惟終始之際其情感未嘗不自是而來歐陽公作五代史立宦者傳一門皆取其有關於國事者吾於李蓮英張德竊有感焉

頃城以戊戌之變得罪先帝懼禍之及倡為立憲說尊民權重民意俾無故不能誅大臣楊杏城侍郎為之計曰立憲官制各有責任不能兼差公為光祿總督是未

受立憲之益而先受其損矣先桿者俗語他無依附之謂也項城不聽既絀於官制之會知其策不行乃獻交鄰之策陰以樹外援當是時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於美議加兩國使臣之級為大使不得要領而歸日本人忘之有行反間於攝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國也在三日之內美之援中國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憂三日之禍而待二十日之援謀臣失策為不忠度支部尚書澤公以武進盛侍郎為謀臣袁盛之仇固結不解澤公亦不悅於項城所為譏之曰歲費益鉅萬僅得大使之虛名豈計之上者項

城乃被逐於外而遠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歸是日有旨先令其待於外常熟私付不
過如甲申之屏出樞廷甚至開去各項差使而已詔下
捧而流涕蓋以師傅之尊等於斥逐不稍予以禮貌誠
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歸適當夏令樞廷諸臣來時稍
早皆釋冠帶室內憇息詔自內下衆方趨視善化學問
本高年力正富略為觀察一覽無餘旋即束帶整冠入
內謝恩趨而出無一語戊申項城放歸是日樞廷散直
攝政王復召世張二相入內出詔旨初更嚴厲世相力
爭僅得開缺回籍項城奉詔面色皆赤強作穉笑云天

恩誠厚時孝欽顯皇后之喪仍在宮中先帝奉移觀德殿項城時為恭辦喪禮大臣之一輪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當直奈何世相曰吾為子往項城半跪謝之乃出為歸計聞其家人恐有後患力勸為外國之行項城意不之動家人長跪許久號泣隨之乃以電話召張鎮芳都轉至京議之為籌貨奔計也談至經夜翼日與乘京奉車至天津都轉在一等車至城站下項城做服在三等車至老龍頭車站下寓利順德飯店使都轉往見直督楊文敬無他意乞資而已都轉尚未言其來意文敬聞項城至大驚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來若然必以上

身 卷 之 四
聞都轉不復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雖然必
往慰之母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轉之言已先入
矣楊哀由是不睦項城旋得趙智庵楊杏城兩侍郎電
話促其速返乃還京就道三公之出樞廷情事相同而
處之不同如此

南皮張文襄在京嘗言泗州楊蓮府杏城侍郎兄
弟非一母所產易實甫在側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決
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龍一豬也或問侍郎曰子孰為龍
為豬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斷之人果成進士雖殺人亦
可以減罪吾兄詞林中人定為龍余定為豬文襄又言

番禺梁彥孫太史與杏城侍郎必感同氣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時尚為詩鐘一日拈得竒態二字五唱黃紹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竒皆好姊妹楊家態並濃南皮大稱賞稱為鐘王其於侍郎無往而不加貶辭諸如此類洎慈聖上賓項城斥去醮王攝政頗倚任南皮為重鐵寶臣尚書長陸軍部與濤貝勒同領禁衛軍深相結納謂濤貝勒曰袁黨之勢已摧若去楊士琦則根株盡絕濤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為何如人曰誰為楊士琦者余胡不知尚書曰王於觀德殿之下喪服哭靈諸臣之中有大紅鼻子者即是人也時先帝之喪奉移觀德

殿故尚書云然良賚臣統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輒云大紅鼻子非佳物也

攝政就職慶郎威權大損見頊城屏逐知將及己遇事更形退縮宣統年間政局情形極其複雜鐵寶臣尚書喜於軍權在握忽出為江甯將軍世伯軒相國於諸滿人中員一時重望忽與吳郁生同時罷值樞府濤澤參預密勿權在樞臣上傳聞濤將柄政召周袁岑已忽寂然足徵當時起落不定之象慶郎依違其間時或於彼有利二年秋朗貝子與東海入直濤之力也慶郎知朗之易與玩之股掌之上權勢日就恢復又荏苒經年改

慶內閣而後國亡

世伯軒相國索勒豁金氏今之張禹孔光也未嘗篡漢然王莽之篡實二人陰以縱之索勒豁金未嘗貪橫然慶邸之作惡實彼有以成之慶將以黷貨敗者屢矣楊翠喜案幾不免奉查辦詔泣曰臣罪實當誅不實奈何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於此際初未嘗為慶陳辨而呂對之時唯唯否否今天顏不覺而為之齎項城放歸田里慶邸有聯帶去職之象謂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請退毋逆輿情而逐我世相為之緩頰而慶之貪橫得與國同休其他大政因之遷延不舉者不可勝舉丁巳

近臣中雖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獨不然是真

良賚臣統制與世伯軒相國在晚清可謂第一流人物
世相以龔懦亡國統制清剛適與相反其覆邦家亦與
有勞焉統制以豐沛子孫東游學於日本而歸飽讀兵
書熟諳世變適逢其會夤緣得為濤貝勒幕賓處大有
可為之勢時在光宣末造甯不知巖牆之下舉動皆足
致禍乃一意新法練兵招致非類釀為肘腋之患天之
生才在前數十年則為多隆阿在後數十年則為良弼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軍諮府初名練兵處統制為司長

項城陰忌之調至第三鎮為標統其鎮統某夙以屠名
統制辭不往時慶郎為練兵處督辦復調回京項城不
可言將不用命以去就爭相持之際皆訴於慶郎慶郎
兩解之命統制往見項城言謝項城聲色俱厲促速至
軍曰汝好為之且擢汝為大將不然斬汝首統制出汗
流浹背謂人曰生平所未見之嚴威也在軍三月仍調
京用項城用人善於操縱諸如此類然在前數十年則
為胡文忠在後數十年則為項城亦天實為之耳昔人
謂明末流寇皆胡藍獄中功臣後身雖寓言而有至理
清自開國以來朝廷頗負漢將微特年羹堯張廣泗柴

大紀以寃死也岳鍾琪部下健將紀成斌曹勳輩俱不得善終相淮將帥中興之績足與創業比隆賞功亦薄至亥子之際所用漢將莫不負朝廷殆亦天意與

鎮國將軍載振使英賀愛德華七世加冕禮歸授商部尚書諸王公艷之僉思作海外之游以獵取高位貝子溥倫之美觀賽會鎮國公載澤之歐美兩洲考察憲政貝勒毓朗之廈門招待美艦鎮國將軍載搜之美充一等參議貝勒載洵載濤之各國考察海陸軍政使節駢翩不絕於道諸王公年少未學聲色狗馬之外他無所知舉動皆足以辱國洵貝勒至英倫館於王宮客舍有

食堂各國王公貴人來者皆在馬洵帥其護衛以往護
衛咸北五省籍華人傭於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
省籍居多護衛引為鄉里食時與俱同席者以為大辱
英倫船廠商人聞吾國海軍大臣至盛席作樂燕之諾
將往矣已而不果校閱師船約以己正逾期而往及至
柏林譽德之強宣言於眾諸多失辭英人憾焉濤貝勒
至英英幾不受適愛德華七世殂強以弔使往許之期
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諸王在外皆有挾妓之名搜充參
贊尤無忌憚

濤貝勒考察陸軍之役從者皆軍將惟李季皋侍郎以

將門之子廁於其間途中聳息貝勒聯絡邦交以為牽制之計貝勒意動舟過檀香山觀珍珠灣險要防日本也工猶未竣規模之宏遠經營之完美為生平見所未見向所濡染於日本東京學生之言以日本為天下莫強者觀念稍變至舊金山吾國使臣張蔭棠迎而登陸易車之華盛頓車中蔭棠曰王之來也專以軍事與抑朝廷其有本指與貝勒曰無之專以軍事來也蔭棠曰王其秘之與余實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實無也蔭棠曰然則王胡以來昔歲唐紹怡來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惡我者懼咸曰其中必有物紹怡返已逾年忽

焉而已四方熒惑已甚而王適至若又無所見而來無所聞而去人其謂我何然則王胡以來皆不應蔭棠曰國家之危將在旦夕以王之尊親使於四方苟利於國觀時而動何等不可者不然亦偽為之庶無貽羞於此貝勒深然之至華盛頓見總統塔夫特於白屋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為之通譯白屋者美宮也制度簡略其側有小園賓退主人導之園游及門賓曰昔者聞君宣言列國以敵邑之土地政事權利為不可犯引為己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賜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是夕宴賓於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謂貝勒

曰吾國與中國對立於太平洋東西兩岸中國之無患
吾國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隨之吾總統自麥金尼羅斯
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國之土地政事權利為
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繼之而在位者舍
此莫由也中國之事當王者貴一人有慶兆民賴焉非
若此邦政俗一興一草必每人而悅之也昔大彼得游
學而歸而俄始大以俄俗類於中國君權獨重一正君
而國定也子歸曷不疏請幼主遊學於歐美以為變政
之計各國通例國主之宴非有故席間無頌詞此時賓
主歡甚塔夫特謂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樂仍以頌為

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無恙也祝其學之日進也祝攝政王之行無不宜也膳畢塔夫特請貝勒入於室塔夫特曰國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禮力拒之不敵公論宜為之援若已先與之人誰與爭言竟登樓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語又曰國家之強由內治也內政不修何以禦外知其將往歐洲也則曰於子之行求友匪易莫之日法之俄皆與國也烏能舍而親子惟德意志尚無他耳目勒居華盛頓三日相形於人自慚於己頗為發憤曰我之存亡僅於人微有牽掣耳人猶如此我何以堪乃電致攝政王書具述其事情速為計至

英英不禮焉英人以銅官山爭鑛澳門勘界達賴喇嘛
革去封號責難於我如呂相之絕秦適愛德華七世殂
奉朝命以弔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見德皇威廉二世與
於宰相和魯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德相與外部
衙署相屬畢士馬克之相德也其子為外部大臣居處
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傳視外部大臣如掾屬時
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觀各軍視諸險要越四日
在克虜伯廠始得電諭令聘德將練兵於北徼外借美
國資本興農工商業為並交兩國之計乃謀於使臣蔭
昌蔭昌曰昔余東歸德主謂余曰子之國孤立於東吾

國孤立於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勢不孤乎余歸夫誰與言今有此旨機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資用德將未始非計然用其人多不過數百耳奚足以動之不如並用兩國之資俾知其利大以悅其心乃使蔭昌往見希音何魯威而叩其意僉曰可哉問其節目曰且徐計之求見德主道意則以舊例所無辭福納根漢者接待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備學堂教習時位至正參領願達意於德皇以電話詢諸侍從武官長次日黎明以復訊來曰寡君使余從貝勒游於波斯墩行宮李侍郎及蔭昌相見勒往及門行未數武倏見德皇牽一犬至

若相遇也者。是福納根漢。福納根漢退。又行數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與貝勒並坐其上。李侍郎蔭使左右侍。德皇曰。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歲使吾子為亞洲之游。乃有條目。今未可也。吾國與中國過遠。今日之事。必與美共之。乃無患。尤其要者。在於內。未有內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奧遂至俄。俄人亦不禮焉。俄皇拒而不見。辭言舟游芬蘭海中。行無定所。固請且私於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觀禮。駐使薩季謙宴於其館。俄外部大臣伊思渥爾斯克坐與李侍郎相近。問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館中。遇勳貴李公者。誰與侍郎曰。家伯兄不在。

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與俄館最相習其余也耶伊思
渥爾斯克曰今茲王來惜時之不令未隆禮貌滋以為
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來也中俄均為與國賓主至權
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爾斯克曰是誰之
過與我疏爾耶抑爾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為上國
私與訂盟欲以報日也吾國土地許其假道築鐵路為
軍用無所吝惜拳匪之難訂東三省之約苟利於俄吾
無不予也英日之人號呼於側吾不忌也吾之親爾其
誰不知自爾以堂堂大邦敗於蕞爾小國吾失所依而
意有所移焉能責我伊思渥爾斯克曰尚言盟約耶爾

視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凱公然為日本後援秣馬厲兵張揚於眾為吾之敵幸彼眾僅數萬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終滅耳假使彼擁數十萬之眾且將加兵於我吾不勝其怒而出於是君何責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敗於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報日者宜無不為也五洲各國苟可以同仇於日者宜無不與也任何國焉唯盟之尋無與日本釋怨通好之理胡為反之而與日本協以謀我伊思渥爾斯克曰不然此客氣也非國計也國家之事利則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東京獻聯日之策君與相弗善也日俄戰作余罷歸未幾戰敗政

府念前言之驗余進為外務大臣持前說益堅當是時
師徒撓敗杼軸久空生聚教訓非數十年弗克蘇內顧
之不暇焉能謀外既不勝戰焉能不作和計釋日本之
怨與之通好於是外平而內亦成余曰昔中俄親甚英
人慕焉肆其流言於外余昨入公室見英主愛德華七
世畫像懸於壁上而偶像置於案頭英俄相好不言而
喻英之憾俄出於性分之所固有近數百年英國文辭
無間出於口著之書登諸報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
邦國族類有一語涉於親俄者皆痛詆之不貸牽率天
下言論以從其後而排斥乎異己恨毒固結而不可解

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無不可釋也伊思渥爾斯克曰
我師敗後吾國勲爵銜日至深余驟主聯日之說必不
入耳其策必敗先英而後日乃合二國之成於時奧人
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國爭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牽涉全
歐幾出於戰我軍新敗何以待之與英修好以弭戰禍
而息吾民持之數年國勢復振人心之怨無不可釋者
觀於英俄相親益信如中國親俄即今為之未為晚也
及是時不思補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
渥爾斯克言中已含有庫倫之事矣貝勒歸欲自入政
府而引徐世昌為佐以李侍郎為外務大臣陸徵祥佐

之出世續吳郁生於外朝簡那桐為駐防將軍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爭滿洲也錫良稍弱不足禦侮將設督辦鐵路大臣於盛京假德美二國之資築葫蘆島至愛琿鐵路由張家口經庫倫達恰克圖由汴洛經西安達蘭州橫亘西北起岑春煊為熱河都統起袁世凱為陝甘總督用德將校大練陸軍以固邊圉言於攝政王王始猶聽從世續吳郁生皆罷值良弼獻策於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嘗試之銳志遂漸消滅良弼本與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見益深貝勒幕中賓客猶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

以鼠疫為辭而返亦知其無所用矣

濤貝勒至柏林觀操武弁劉慶恩墮馬慶恩者湖北武備學生福納根漢之弟子也福納根漢時為接待官欲藏其拙為備車乘歸貝勒惡之良弼曰人有秦馬者使行則行使止則止使速則速使徐則徐唯所用之無不如志謂之人騎馬雖有良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進退不可謂之馬馱人慶恩非騎馬馬馱慶恩耳奚以責為王之用人騎馬乎抑馬馱人也自是貝勒用人趨於諂諂一派而新學一流亦陰進矣

清末王公當道者惟慶邸用人但知財貨猶不脫本來

面目亦不至大為宗社殃咎振貝子於唐蔚之僅以為
作官引導學之惟肖旋即棄去不用猶傳其父衣鉢洵
濤兩貝勒澤公則非徒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學生一
派乘之而起若輩接近邸第把持部務若似乎在王公
及部員之間生出一重障礙也者至部則曰王爺公爺
之意也在邸則又曰部員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
至潛施毒計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諸王公之自草而
已

澤公用武進盛尚書有貝之財與無貝之才實兼收而
並蓄武進諸於財政為是時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鈞衡重任當之無愧然澤公擁有漢冶萍股票其暗號曰如春謂帝澤如春也雖不敢遽定為賄抑無人能斷其非賄矣

炎涼之態世所不免然不如陶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復以為笑樂光緒三十二年侍郎使於奧陶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議為慈聖弭謗談笑甚歡忽以奧人供應不周多方責難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級而公所奉之命則非也不歡而散侍郎畏其讒先以情上達陶齋歸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為被告而猶不知耶乃大沮喪不復言次年侍郎簡蘇臬致書陶齋

時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陞辭據實上聞且述前隙慈
聖曰彼惡敢然次日奉旨調豫臬旋得陶齋賀電自是
數日一訊屬託其弟端錦端錦者河南候補直隸州充
陝州鹽釐局總辦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憂求許奪情
陶齋書言頻年虧累賴弟鹽局歲助八千既知其事不
行猶請緩三月離差卑鄙不堪言狀直至其弟去而止
是後音問又絕宣統初元侍郎間居京師輒攜二妓至
御河橋旅店小飲即都人所云六國飯店也時倫貝子
猶未得志輒來聚飲興盡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
日貝子引陶齋入略一周旋若相識若不相識者次年

侍郎從濤貝勒考察軍事歸一夕貝勒由電話中言端
四求見俄頃即至嗣後數日必一來食云則食坐云則
坐如晉平公之於亥唐是歲九月粵督袁海觀制軍將
告歸謀缺者衆陶齋忽邀侍郎夜飲賓主二人而已膳
畢盡出所藏四王吳揮名蹟互相鑒賞侍郎曰此誠美
矣猶不若余藏廉州冊為盡美陶齋曰猶有佳者昨觀
公齋非缺堙客一家耶出堙客畫軸懸之於壁相繼而
上於俄頃間而太常之畫滿壁陶齋曰公擇其尤者當
舉以相贈侍郎笑曰三日中粵督必簡人往俟公失鹿
之後如有所賜必拜登陶齋漸而止三年陶齋卒以重

賄得以侍郎候補督辦鐵路時侍郎長兄伯行方為郵傳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餞之陶齋不允亦不辭署於簡端曰無暇翌日送振貝子至英與遇於東車站侍郎挪揄之曰公平日為吾食客不速而來者屢矣聞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屢矣今以侍郎候補固無以加於我也胡為乎若是時送客者眾咸問其故侍郎具述簡端批語陶齋笑謝曰是日適有倫貝子之約然則公仍賜食否於時倫亦在側遂合為一局而餞之

九州故壤疑皆蠻族舊居其強盛之故始於異類之入主舜東夷文王西夷鑽研故籍猶可得其侵陵兼併跡

象所謂揖讓征誅者特古史文飾之辭耳胡羯氏羌鮮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據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遺族外其餘諸國皆盡其所有而俱來未幾即與之俱盡而不復見茫茫禹域真亡國滅種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諸巨量譬如一杯水對一車薪之火不特水不勝火而火猶將勝水其勢然也清自滿洲崛起君臨天下悉主悉臣鑒於前代之事滿人不求文學惟重騎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諸險要畫地而居不與居民雜處不與漢人聯姻備之未嘗不周然二百年間滿人悉歸化於漢俗數百萬之眾僉為變相之漢人

並其文字語言為立國之精神雖俄於波蘭英於印度法於安南百計摧殘而不能去者滿洲人乃自棄之皇帝典學尚知國語餘則自王公大臣以下僉不知其為何物矣清末滿大臣帶領引見太后前則易皇帝前則難以太后不通國語也宣統三年伊克坦入直主重國書未可謂為識時務者蓋已晚矣

遼金元清四代起於北荒有語言而無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經之法造為字紐聲母及合聲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誠為有益無損若本有文字而憚其難讀欲廢彼取此是猶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於裸體惡宮室之造作

而欲復歸於巢穴也果如所言試設身以想則中國文字與西南蠻族奚異王小航自日本歸造官語字母為欺人之計猶可說也 尚知禮教乃立簡字學堂

誠不知是何居心矣 選資政院議員與東西洋歸

國學生爭論無夫姦法律甚力是時淫風流行廉恥道喪僅爭末節何濟於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沈子培方伯以提學使調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項城退歸林下視皖撫甯州朱經田中丞蔑如也督撫年終密考為司道黜陟之機光宣末造雖稍疏忽而大體弗

改撫藩交惡以是方伯終不即真未幾張文襄逝世內
援既斷益覺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終年請假不履撫署
而其他酬應如故楊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覽會審查
總長路過安慶方伯特為出城往晤尤足以驚俗眼而
啟羣疑未幾卒自請解職去二公負氣各不相下君子
之過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變攻城二公在
圍中同心協守及變兵敗退遣散時乞入城購物中丞
拒之方伯曰兒輩敢為非耶中丞曰縱之至內且惡作
劇卒不許論者謂方伯頗漸染於近代學說臨事之時
未若風塵俗吏之能斷觀於辛亥長沙一役可以鑒矣

鼎草以還中丞復出任為直隸都督 然

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將有為也陵後無所表見中丞任
民國為直隸督軍宣統復位敵眾匿津租界謀為不利
中丞偵知之遣邏卒伏其屋側將擒而治之且制止不
使通電綢繆牖戶不遺餘力適政府以張少軒兼直督
移中丞入京為民政部尚書奪其權於是縱敵生患事
遂不可為其後敵軍露布聲中丞之罪云幾為所制而
中丞之心事見矣方伯先入都輒大言曰今後毋談光
宣往事為也宜取法雍乾嚴明政體及賊南歸慰同儕
曰何氣餒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來方伯之志始終不

撓其列科宜在言語文學之間論事功則遜中丞甚遠不能以成敗論也昔許涵度護川督馮萬菴居其屬下頗受窘辱定興在樞府談川事心為不平曰許涵度市井耳夢華書生焉能與接慶邸時坐室中閱文牘若聞之若弗聞也者僥言曰市井猶能治事書生何所用之後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傳老慶之言不可以人廢也

明太祖初從郭子興馬皇后為子興養女明得天下猶奉祀弗衰不以為辱也亦不聞太祖以是之故在郭軍中為人所輕也黔寧王為明太祖養子分封南服與國

同休未為下也

即真為慶郎乾女婿朱綸

即真為載振乾兒論其先世閭閻互通親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聞之將入樞

廷寧州中丞繼直督欲阻之而計無所施急而出下策舉此二者以劾慶郎迫脅政府不得不為之中止犯上為作亂之萌於此可見國勢之衰弱而將亡曖昧之言竟形章奏於此亦可見中國之污點而類此之事如李伯行之為倭主甥婿康有為之進媚藥在今日聞者當為失笑而當日言之鑿鑿雖知其謬而莫敢為之辨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乃山北也然侍御以是左遷告歸遂

不復出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軍機大臣無一定之缺以四人為常創立於雍正七年
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馬爾錫本只四人近世能記憶
者法越戰役之後禮親王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
毓汶五人為最久十九年許庚身卒徐用儀以吏部侍
郎學習行走仍為五人日韓事起恭親王戶部尚書翁
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候補侍郎剛毅禮部左侍郎錢
應溥相繼入直同時九人之多而舊人陸續皆出樞府
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鈔錄秘密文件京語所云摩棹
子者徐錢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書廖壽恒禮部尚書

啟秀繼錢後亦與斯選太后復訓政大學士崇祿協辦
王文韶刑部尚書趙舒翹入直仍留禮王領班西安行
在惟榮王趙三公隨往趙既得罪鹿傳霖以候補尚書
入瞿鴻禨以工部尚書入復為四人迴鑿之後年餘榮
祿薨慶親王奉命入時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
古榮慶以禮部尚書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補內
閣學士入長白鐵良以戶部侍郎入至是凡六人迨三
十二年官制改革軍機處定為實缺慶親王瞿鴻禨同
奉硃諭仍為軍機大臣更以長白大學士世續及閩縣
林紹年由廣西巡撫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復為四人次

年瞿林相繼出醮親王入鹿傳霖復入張之洞袁世凱
又同入兩宮上賓醮王攝政袁世凱出那桐以大學士
入宣統初元張之洞薨戴鴻慈以法部尚書入二年戴
鹿相繼卒貝勒毓朗內閣學士吳郁生入未幾吳出大
學士徐世昌復入仍為四人次年廢軍機處而國旋亡
光緒二十七年廢大阿哥溥儀其時醮王已聘定故侯
熙元之女慈聖不許特指大學士榮祿女與王為婚冊
封福晉意中已有立儲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晉以自
結於上敬而畏之兩宮龍馭上賓王攝政福晉勢益張
頗以簋簋不飭聞於外宣統三年夏五月貝勒載濤演劇

於邸中以自壽王生母之福晉並諸王公皆往福晉方
有娠弗與焉微服入市觀劇且飲於肆而返或奔告王
王大怒馳歸責之夫妻反目太福晉亦不能制次日王
怒不息出乘車擊窗窗折至海子乘船擊几几又折是
日臣僚章奏多被嚴斥輒批云著不准行京師傳為笑
柄謂王猶是對福音口吻也

宣統之世武進結於澤公運籌帷幄之中聲勢煊赫授
郵傳部尚書與聞國政平生志得意滿之秋莫逾於此
當時路政紛歧莫可究詰粵路收股及半而造路無多
悉資浪用川湘兩省田租入股等於加賦集資億萬權

操諸三數鉅紳之手頗有人言武進於是主張鐵路幹
歸國有枝任民為盡塞以前弊竇然未審歷年禍患潛
伏之深彼人死命必爭之處川亂以成鄂變隨起而事
遂不可為矣創議之時項城時在彰德聞之矍然曰不
意杏蓀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
則英雄成敗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廣總督瑞澂滿人中之健者也以蘇松太道陳皋開
藩皆未赴任而辨清鄉袁海觀制軍督粵入覲見項城
項城曰莘如胡久不履新制軍曰殆不欲再生官廳上
手版矣項城曰胡能盡如彼意制軍曰彼心目中未必

有政府在也項城頗妬及晉撫恩壽罷內意已定瑞澂
樞臣薦寶鋆怒聖不悅曰予用一人爾何靳焉項城僥
言山西方有事撫臣為一省首領遠調需時誰負其責
寶鋆升任駕輕就熟較易為理上意重用瑞澂何處不
可者奚拘於一地因之瑞澂沉滯年餘始簡蘇撫時陸
文節鍾琦為布政使瑞澂謂之造糞機器傳為笑柄移
督湖廣自司道以下盡以其所愛易其所不愛湘撫忤
其意密舉余壽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變中丞未奉
其命遽以師往援瑞澂歎曰廝養之卒使持手版迎客
則舉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賢者固未可專方面

也騎妄類如此及武昌 瑞激倉皇出走登楚豫師
船匿於江中城內軍士尚未盡叛與變兵相持一日夜
聞總督遁乃降大軍北下互戰方酣瑞激登輪遁至九
江於是全國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漢

翌日聞

於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見環求起用袁世凱王
不許庚申辛酉宮門抄言官有三數封奏留中不發意
亦為是請也壬戌忌辰也鎮國公載澤與慶邸過於壽
皇殿之院下澤曰姪意須項城一出慶曰屢言之而王
不聽奈何澤曰姪請獨對力爭之出曰王許我矣命勿

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幾王果召慶入下
詔起用袁世凱慶出復召澤入慶輩不知所以坐於直
廡以待澤出宣王之後命曰使朝臣中與項城習者齎
詔前往促之速來善為我辭焉勿介意於舊事也遂令
阮忠樞往彰德及歸要約多端王悉曲從朝廷之情見
勢絀於是畢現

澤公先與項城不諧自鹽政改革長蘆鹽運使張謇庵
都轉時有獻替大得其寵積漸疏通意見其間已早融
洽亂作都轉往來於京津之間澤公因有起用項城之
議其事雖不可知其跡已畧可尋矣武進為澤公謀主

當此之時若似乎不聞不見然於起用項城之事亦大
有力焉鼎革後武進致書孫慕韓中丞使密陳當日之
事為示好之意項城曰彼與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覲
面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蓋武進初意欲亂事即
平漢治萍不至受損不知正宗社而亡之也洵乎國破
家亡求保區區資財為捲土重來之計仍遭呵辱是豈
彼所能料及哉

張文襄有舊將二人一曰張彪一曰吳元凱相傳文襄
有使女嫁為彪妻稱了姑爺閨闈之事人莫能詳世俗
探簿既隱善而揚惡抑作偽以為真不足論也元凱為

先文莊舊部吳武壯薦之往練兵用湘淮紀律彪迎上
意仿西法故凱字營日削而新軍日盛光緒末造湖北
新舊兩派競爭頗烈舊軍抑制已久有爆發之勢元凱
力遏始已卒以時尚所趨舊軍裁撤罄盡悉歸新制北
洋拓張六師威權甚震湖北一鎮一協兵數雖遜而精
過之秋操之典再舉評者曰北軍由淮軍變化而成皆
百練之卒以勇氣勝鄂軍自鄉校選出具有普通知識見
長官訓令能自錄出以學問勝然下級軍校少年盛氣
識力未足

辛亥

擁

彪為主彪曰殺我者寧就戮不然釋我 以禮送彪

過江覓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漢口集殘卒會防營招
水師上岸帥師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門外京漢車站而
守 由漢陽奪取漢口連得三鎮器精衆整兵數一
倍勇氣十倍直前搏鬪彪恥失武昌戰頗力相持稍久
援師不至遂敗朝廷亦不復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
為督辦率鄂軍一混成旅入川平亂中途聞鄂事兵變
端方被害餘衆乃返文襄練兵廿載至是成為

方事之殷也為新內閣謀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國家之
興皆起於亂黨成事即為國家故亂勢一成彼視與國
家相等洪楊之役金陵未復之先彼稱述忠侍二王儼

然敵國不甯唯是南北美之戰勝負未決之時在彼族亦無別也今武漢

難保無蔓延之勢年

少學生潛伏其中咸習於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國令守中立約定從前所訂條約繼續有效將何求而不得吾於起事之始先請於列強將庚子賠款逾期一年而加息焉幣制借款早經借定先假五百萬以應用措詞頗易計息歲不足百萬為財政計亦未為失也且挾西人之資二千餘萬入我此次戰費之中而彼初未之覺俟亂黨布告各國不認八月十九以後吾國之約則此約明明在後功效乃大著戰而

提必加息以償戰而不提匪惟無利即母金亦有礙焉
西人懼於我之敗能不助我乎縱不我助必不至為患
所以樹我之黨而破敵之計也閣議以聞於慶邸而從
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國賠款仰給於關稅漢口
一關其尤著焉者也不幸有亂不能如期而至請遲以
期年幣制借款現在銀行尚未動用請移緩濟急何如
皆對曰諾惟吾無所據以報吾國乞以紅封來紅封者
外部與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復訊先至允緩收
庚款而以幣款委諸承借銀行云閣臣皆喜謂庚款者
彼官款也幣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於預算彼猶以為

可則商款之債票屆時付息不致失信宜無不可矣英
美皆有勢既已應諾其他宜無不諾矣澤公不許曰不
可以失信於外人且吾國之力可任也乃復使胡馨吾
至各館索紅封未幾 照會各國領事請守中立事
成之後以前之約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後之約
概不承認云各國使臣咸謂舉動依乎禮法而外交目
光為之轉移於不覺焉

灤州事起軍諮大臣載濤中夜召李李皋侍郎至其宅
示以張紹曾電奏曰事急矣子曷為我至彰德見項城
使召紹曾而殺之對曰紹曾方握眾為亂焉必其奉世

凱之命而即往今日世變非常人懷巨測朝命之不能行於世凱猶世凱之命不能行於紹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馳至天津使張懷芝往代將其衆王請於上以詔諭紹曾且召之入朝議事候其至而斬之濤曰灤事方有變易將可乎對曰往日一帛之書雖據數千里之地擁數十萬之衆孰不俯首帖服灤軍之變倡之者料不過十數人耳首鼠者必據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強半不知者耶見新師之至趨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誅其反側安其餘衆少時即定懷芝宿將足以辦此濤曰筱石不令懷芝行奈何對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將

告以大局權其輕重緩急懷之此行僅以安眾耳眾心
安則他將至而懷之返矣僅此旬日之間奚為不可濤
曰假而紹曾不受代則如之何對曰濼軍一鎮幸在永
平即如紹曾之說萬眾一心亦僅五千而已紹曾果以
眾叛入犯京師必觸外人之忌吾據庚子之約令鐵路
勿載其兵彼雖疾行七日之內不能至吾眾能戰者禁
衛軍萬人毅軍萬人京旗第一鎮亦萬人以六敵一以
逸待勞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濤曰誘紹曾而殺之可乎
對曰以計誘敵胡為不可苟不欲刑之於市要於豐台
而殺之一也濤曰雖然不可以專乃相與至東海宅告

之東海口亦稱美而唯唯否否氣不復振於是決意取
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條之諭聞項城在
彰德奉命為欽差大臣猶遷延不行於移師征餉之權
要索未已也及見十大條之諭曰彼自棄之於人乎何
尤遂馳至軍

八旗勁旅為朝廷宣力者二百餘年光緒以後氣數已
盡雖欲振作其何能興髮捻之役有塔忠武多忠武最
有名於一時等而下之勝克齋亦頗能戰皆旗人為將
然所將非盡旗營也醜王抽練旗營一日而黜三都統
烏拉喜崇阿明魁特而慶河可謂嚴矣而不聞成軍榮

文忠武衛五軍惟中軍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戰抑且四出劫奪西兵入城全師皆潰濤貝勒統禁衛軍平時養之如驕子恃之若長城及攝政王退歸藩邸貝勒請罷軍統職掾屬皆勸其保有區區兵權以為牽制之計貝勒不允問其故不答固問則曰吾婦泣於余前不欲與於兵事魏桓範曰汝兄弟犢耳古今一轍

唐才常之役實挾士官學生吳祿貞輩以俱來康梁以改革政治宣於眾誑之回國見張文襄說使從己不然則以兵諫眾說而從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軀以當鋒鏑本已不欲故事一洩而全適祿貞謂人曰吾奔至皖和

悅州過江之大通始得附輪而下見偵探二人隨已有
追捕之狀當時即欲投江泗水逸在刻不容緩之際汽
笛一聲微聞二人私語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滬亦既
上日本郵船矣與友偕至浴室一人似偵探隨而同浴
先罷故觸其衣落地內中信件紛出唐才常函在焉友
急擬起嗔曰銀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歎謂友曰
險哉出門車俟於門倏見此人攀轅詢來厯急馳而免
是時吾國何得有許多偵探莫非祿貞驚疑所致然可
見其狼狽情狀祿貞至日本文襄不欲醜播之外學費
續寄不絕未幾距畢業期近學生監督日本人福島書

詢文襄曰祿貞練習成材棄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將留
歸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殺害文襄許諾福島親送
祿貞至鄂文襄以簽押房後一室居之累月察其無異
志乃遣至軍汨北洋六鎮成立設練兵處慶邸與項城
領之鐵良主政忌項城權重欲兼用鄂中將士以持其
平良弼薦祿貞請以闔家作保慶邸從之祿貞因而驟
貴官至統制仍不改其初態武漢變作躍躍欲動為人
所刺死新軍中咸疑項城為之理或然與
打箭爐本四川總督轄境高宗以隸西藏時藏為我屬
駐藏大臣威勢之下猶之乎由此省而改歸彼省無所

謂予奪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侶官職黜陟之柄操之在
我歷任駐使賣官鬻爵漸失天家體制琦善納賄並其
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駐藏大臣備位而已先
緒初松淮任滿回京見恭邸笑問曰藏了頭風味何如
對曰別有風味時以子惠將軍在坐聞之傳為笑柄於
此可見當時西域都護公然漁色不以為諱先文莊督
川之日值瞻對為亂事平仍以歸藏不知者以為姑息
文莊曰今欲安邊禦侮在於規復舊制何須收回區區
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贍也邊吏頗欲以此邀
功言改土歸流之利者甚衆終不聽及定興繼位用張

濟策一試而敗藏人羈縻未叛者又數載趙次山季和
兩制軍昆仲相繼督川始行開疆拓土政策實逼達賴
喇嘛出走遊盡取巴塘裏塘各土司之地分設州縣立
西康行省中國於是乎失西藏未幾川亂季和制軍殉
難藏人乘間內侵邊境因而多故矣制軍之父文穎知
陽穀縣事遭粵匪之亂被七創死兩世忠節人多稱之
制軍喪歸哀輓甚眾中有一聯云繼陽穀公慷慨捐軀
取義成仁世猶有亂臣賊子意譏其兄次山制軍嵩山
四友也

蘇撫程雪樓中丞初以直隸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聞

有署吾邑廬江縣之說已而不果中丞故與旗籍人有
舊因之吉林大為將軍長順所賞識疏舉其材於朝是
時日俄戰正酣中丞與將軍達桂周旋兩大之間頗員
時望長順卒達桂繼為吉林將軍中丞洵升道員署黑
龍江將軍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官制自將軍以下
皆免官中丞內有繫援外隆令譽值新設黑龍江巡撫
段芝貴因楊翠喜案罷歸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撫
調江蘇巡撫由邊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東三省改官
制之後所僅見者也貽靄人將軍吉林人始與中丞為
摯友京朝之事頗恃為重久而益得兩家子弟男婦相

好無尤朋友義重親如家庭骨肉本為八旗舊家之風
及將軍以貪墨參案敗中丞之子與貽穀之子俱隨使
節在俄京聖彼得堡中丞子婦忍手刃將軍之子兩人
之誼遽絕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補道員應德
閔署理江蘇布政使為言路所訐奉嚴旨申斥疑將軍
之黨為害內不自安頗有去位之意 推江蘇都督

項城建民國授南京留守未幾退隱諸公子常往來吉
林與其他旗籍故人編紵聯歡如故益見北人之交堅
若金鐵至國變而不渝也

馮星巖中丞以光緒癸未成進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

放道府遷安徽寧池太廣道不三年洊升江西巡撫
項城之力也武昌變作南昌新軍學識遠出鄂省之下

即起擁中丞為都督中丞託詞讓賢

適中馬毓寶意得解職歸里已登舟矣毓寶逸至江岸
拱手話別中丞謝曰後會有期毓寶誤會以為江湖隱
語謂他日報復如孟明之三年拜賜也忽憶中丞與項
城兒女姻親而兼鄉誼當日

不敵北兵節制

之師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縱去能為後患復挾之反令
作書致項城招使來降中丞不允則軟禁之於一室不
令親友省視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鴉片數

次毓寶許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監者給之而但如其量
止毋得多予居數日中丞給監者曰汝日出購區區之
物不以為煩乎吾與汝金為我買供三日之用監者喜
得沾潤為致如數中丞乘間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
生侍御曾劾其溺職亦以項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
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矣

遜位之先項城授內閣總理大臣楊杏城侍郎授郵傳
部大臣侍郎從唐少川尚書南下與國民黨議和梁燕
孫京卿派署郵傳部大臣署中相見談及鐵路交通之
便京卿問侍郎曰子知鐵路兼水陸交通之利乎曰未

也京卿曰項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則畏有後禍欲不
往而不能雨難之際余時為鐵路局長獻計曰為公備
機車坐車行李車各一輛置於公寓處相近日夜使勿
斷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於公則立以告
是雖往而緩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猶之未
往也至公之屬下自幕府以至驕從皆取給於各路朝
夕相從則在野與在朝何異焉項城於侍郎為舊交其
於京卿之新交則甫見於此

項城於楊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歸往津被拒自是與
楊氏不愜制軍身故以津浦幾興大獄幸邀寬典而奪

宮銜則張馨庵都轉受命項城為之也侍郎如在閭室不知天日輒為呼冤可謂昧於事情矣中興以後各省疆臣率效倣曾文正規模不使其屬下接近子弟故後門生部曲多念舊恩而無從生惡感項城為督撫資淺不知先輩典型長嗣芸臺左參於乃翁故吏無論文武兩途少所滿意文員中惟趙秉鈞沈雲需武將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為許可餘子碌碌不足數也於楊氏昆仲尤多貶辭項城在樞府時左參屢謂人曰如有語於家翁者告兩人勿告杏城鼎革後將召侍郎入為秘書總長左參在德電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須秘書譯

而電稿仍入案冊梁燕孫捕而揚之侍郎不安堅辭不就其後項城亦知內部不協洪憲改元仿前朝之制儲君之名密藏於篋間為第五公子云

張少軒軍門少從許仙屏中丞為末弁性放曠不受羈勒好博屢喪貲而蝕公款中丞將懲處之夫人稱其能縱之去至廣西投蘇軍走奉天隸毅軍殊碌碌無所短長既而隨項城練兵小站充管帶項城開府直隸所部益張軍門得統帶巡防營駐直隸交界鑿與東返扈從至京留充宿衛授建昌鎮總兵擢雲南提督移甘肅皆不履任一時恩眷無與倫比始而宮門內外既而聖駕

左右莫非張部會項城入都覲見蒙恩賞戲見張部兵甲鮮明盈階上下駭然曰如其有變將若之何與樞府謀徒之外鎮值日俄戰後東省徧地皆匪乃調充奉天行營翼長節制三省防軍雖尊榮備至不免有名無實矣

東三省為鬪匪出入之區軍門至任迄無以遏橫行之勢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無確證莫以讞其罪也厯任將軍總督咸優容之暨錫青弼制軍開府遼東素耳其名欲視其人以察其臧否值軍門在京詢知來意不善日游於外以避之使不獲晤制軍不得已一日凌晨

突往見之出謂人曰吾入少軒庭陳設古玩皆裝潢置
篋中如入古肆歎曰美哉室也少軒曰兩宮所賚也吾
曰然則賜第也歟哉少軒曰臣受欽賞年來積至數百
且盈千件上知臣貧輒予白銀曾一次多至萬五千合
計數幾六萬儘茲屋中所有不過如是而已非皇恩之
厚寧得享此以終耶余聞斯言遂無奈何也及履任總
督提督按諸大清典籍品級相等軍門於前任東海制
軍甘居屬下至是則分庭抗禮問之則曰菊帥吾舊長
官也而何比於是卒不相下雖名掛彈章終不為屈
軍門姓好揮霍平時黃金散盡曾不少惜及至窘時頗

受經濟束縛之苦宿衛數載每至年終輒向項城求乞一歲項城拒不見既而以銀帖二千予楊杏城侍郎曰子歸少軒必俟乎爾幸舉此畀之勿溷乃公為也項城惡軍門然畏其聲氣通於宮禁故寬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張未得意時軍門知其有寵於皇后輒先納交甚篤且與聯宗張母有私蓄軍門常貸以濟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為皇太后小德張為總管聲勢煊赫軍門因緣而為顯要洵濤初起猶介以自結於太后下此者勿論已軍門既儕於朝貴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統制有瘡首疾偶行數武常暈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

復每入內庭途中輒三四息大有衰態軍門乘機欲奪
毅軍而代之將樞臣陸部無可無不可既有成議統制
知之往見慶邸求退遣散其眾曰此軍自宋馬以來至
於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斷脰決腹於疆場之上今之存
者皆鋒鏑之餘也忍激之為變而盡芟夷之乎且泣時
當道諸公相忍為國懼不敢發軍門曾在毅軍軍中亦
有為之助者慙慙其前進毋為氣餒以此相持不決者
累月適程從周軍門逝世乃以程平齋繼任長江水師
提督使軍門統江防軍駐浦口軍門雖不悅於出京然
賦閑已久驟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異日革命軍起朝

旨北洋陸軍盡隸項城麾下時北軍之能為異同者惟
毅軍項城入覲及返私舍賓客盈門皆辭焉只見姜統
制一人而與之謀假使斯時毅軍統領為少軒軍門則
前敵諸將領雖合詞籲請共和猶有後路可退有清皇
室不至處於絕路也

蔓延至江南所在新

軍響應防之更甚於 倚以備緩急者惟江防軍是賴
軍門簡江南提督帥師駐甯更遣二營至皖以壯氣勢
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單弱之甚江南第九鎮
變江防軍擊走之未幾蘇浙滬鎮淮浦敵氛大至軍門
堅守不出上海教會遣使說之罷兵軍門曰我江南提

軍非盡復吾土不止初江防軍全部南渡軍門誓死矢
忠報國部將張文生諫曰無益也苟死而仍無濟曷若
姑留吾身以有待焉願守浦口為歸路軍門許之事亟
文生具舟濟師北遁全軍而返自是軍門於文生言聽
計從與白寶山並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爭戰軍門奉項城命與馮國璋分途南下夾
攻金陵國璋由津浦鐵路軍門由運河勢如破竹先入
城欲得其地項城不予以國璋為南京都督改江防軍
曰定武軍移駐徐州初毅軍制度名位高下與兵權多
寡各不相涉惟視乎帥意而已喜而與之兵數立增惡

而奪之兵數立減馬忠武曰吾嘗拂宋忠勤意不數日
間以吾部悉分隸他將所餘百人耳毅軍成於豫中防
檢之日當時染寔軍之習容納游勇有額則補為正軍
平時僅給食而已臨戰趨以應敵勝則銳師繼之不勝
則整師以乘敵懈寔軍常資以集事軍門在徐沿襲舊
法整軍經武眾至五萬虎踞津浦中心為海內重望各
省使者麇集麾下事無鉅細咸就取決名為徐州會議
項城去位黃陂繼之北洋諸將帥不滿於其所為咸有
別圖於是思舊之人心為之一動羣趨於軍門為恢復
計適黃陂免倪嗣冲職以軍門兼代眾怒愈張而於

益利軍門乘機善導倡言復辟各省之使者咸電詢於其府主欣然從命成立密約會黃陂招軍門至都調停各省紛局文生寶山懼於祿位之危恚持勿去幕中文士睠懷故主視事過輕幾如反手之易軍門未有設備携衛軍千人乘津浦車北上及津淮南鹽運使劉某軍門之心腹而所識拔以至今職者也力阻撓之且為之謀曰不如任擇一人為閹老姑留令政府為吾用從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軍門毅然奮起扶幼帝復位以軍機大臣兼直隸總督宰相而領節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軍門平時誓詞復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

符各省使者簽名於密約者無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
軍門以衛軍一營支持數日而敗軍門遁入荷蘭使館
乘隙至津於是乎終身焉

軍門統軍之眾各省無出其右身沒之後遺
產無多雖因經商不善之故多所虧蝕然為數較少比
之同時之領軍者或相倍徙或相什百或相千萬真不
可相提並論矣忠於故主視富貴如敝屣至死不渝初
志後之作者亦將有感於斯人

軍門初至金陵游秦淮河春揚妓小毛子納之為妾距
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寵遣去揚州妓女多住鄉

間亂中投奔親族道出淮上扼於兵從者呼曰張軍門之夫人也時軍門守金陵不下適為眾矢之的淮上軍得此奇貨欲挾以為質迫軍門獻城出降上海報館更造出一種謠言謂軍門本無鬪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於一戰無識之徒轟然和之眾口一辭遂有以吳三桂之圓圓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婦人為之渲染生色嗣知為棄妾謠風乃息

復辟之役康有為簡弼德院長當時創舉用人不拘資格於有為舊職未之計及也有為奉詔謝恩以一品服色往見者知其未脫草野之氣莫不匿笑當道不得已

賜以頭品秩有為奔走經年他無所得僅頂帶榮身而已時敵軍露布曰將帥則烏雲瘴氣幾榻煙霞謀臣則巧語花言一羣鸚鵡出於梁啟超手不為有為稍留餘地無論知與不知皆哂焉有為仕清終未改節暮年耽於古刻游陝西至某大廟買得宋刊經典以歸運經汴洛道中為土人所覺詆為攘奪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滬有為故後有好事者影印陝中宋藏其所缺者猶假諸有為之家始成完璧云